

目 录

編者的話	(1)
播变紀略	碧山野史編年(1)
杜文秀令	王懋程輯(14)
白旗起义始末	保健行(15)
岑毓英复李信古、楊樾齋書	王懋程輯(27)
乙未循回紀略	楊凌霄(28)
丘逢甲信稿	丘琳輯(36)
广东軍事紀	丁文江(49)
陈炯明在广东	鍾德貽(73)
学生軍广告	董巽規(75)
程克日記摘抄	来新夏輯註(76)
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	張若谷 李表东(93)
川陝区革命根据地資料选輯	黃自敬輯(104)
1927年宜兴秋收起义	严学熙(142)

圖 片

川陝区革命根据地文献十六幀

貴州白旗起义遺跡四幀

編 者 的 話

本期發表的文字和圖片為少數民族的革命鬥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軍閥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等幾類資料。

《播變紀略》、《白旗起義始末》記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貴州苗回各族人民起義。《乙未循回紀略》記載 1894 年甘肅、青海一帶回族人民的反清鬥爭。《播變紀略》和《乙未循回紀略》均為反面材料，但是我們剝去污蔑少數民族革命人民的詞句，和阿諛封建統治者的文字，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起義的情況和清廷的罪行。關於各少數民族近百年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本刊也曾刊載過一些，今後希望更多的發表這方面的資料。請愛護本刊的同志們，多搜集原始文獻、多進行調查訪問，賜寄本刊。

《廣東軍事紀》、《陳炯明在廣東》、《程克日記摘抄》和《一九二六年‘倒唐’回憶錄》四篇，記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關廣東、雲南和北方軍閥的活動。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統治了全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垮了北洋軍閥，但由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叛賣革命，使全國人民又陷於軍閥統治之下；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軍閥相互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研究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題目之一。關於這一方面的原始資料，大家都感到迫切的需要。本期發表的幾篇，僅是有關軍閥的片斷資料。本刊今後擬多刊載這種資料，希望讀者將所存的原始資料全數賜下，並請熟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閥內幕的人士，多寫詳細的回憶錄，以滿足歷史工作者的需要，以推動近代史的科學研究工作。

《川陝區革命根據地資料選輯》為研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提供了一些材料。從這些材料中，使我們了解川陝區革命根據地發展的概況，工農民主政權的概況，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革命，以及勞動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工農民主政府的情形。關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的文物資料，現在各地已經搜集了不少。我們希望能夠陸續發表出來，以供歷史工作者研究。

播 變 紀 略

碧 山 野 史 編 年

編者按：本文為1894年刊本，未署作者真名。原書扉頁有“光緒甲午秋季刊於川東道署”字樣，《後序》又言作者即遵義人。據光緒甲午年《爵秩全覽》，當時川東道黎庶昌貴州遵義縣人。又《清史稿》卷452《黎庶昌傳》，光緒17年至21年（1891—1895年）黎庶昌為川東道。可知作者即為黎庶昌。作者為地主官僚，對於各族起義人民和太平天國污為“匪”為“逆”。但據文中所記，可使我們知道，當時官逼民反的情況，以及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貴州各起義軍的始末，可為研究歷史的參考。文中涉及迷信之處略加刪節。

粵籍遵義三代以上為蠻國，漢為犍為郡，唐為播州，宋更遵義軍，明萬曆間始設流官，初隸川省，國朝雍正五年乃割而隸黔。其間禍亂紛更，凡不可更僕數，府志記載詳矣。自康熙二十年逆藩平復，至道光三十年凡百六十載有奇，皆太平盛世，民安其居，無撞抗奔竄之苦。泰極否生，運際下元，遂極今變。不有人秉筆於紅燐白骨間，後之史官何所資為掌故哉。爰取所耳聞目覩者筆於篇，闕所不知，以待鄉人士同心者參補焉，或亦異日採訪者之一助歟。

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辛亥〔1851年〕，髮逆洪秀全反，征郡兵，凡征五百人。

二年壬子〔1852年〕，髮逆陷江南復征郡兵，征二百人。

三年癸丑〔1853年〕，縣役王相毆糧戶，招練城守。

先是溫水土賊叛，知縣楊書魁有令嘗，民之納地丁者請以尖斗易平斗，遂著為例。去年婁一枝署縣事，不戒其下，俾索地盤樣米，民抗不納。今年三月，一枝許免其索；民至，復索之，民譁且置。縣役王相怒，令其徒露刃逼之。民格斗，不勝，奔，訛言將以團仇相。詣副將常勝署請兵，常勝叱去。相因自招練城守。久之，民不來，蓋已赴省控相、一枝矣。相聞，欲激民反，解免；招匪徒夜從城外來，偽為劫城者，以己所部練應之。謀具，會大雨雹，事

阻。明日，宪委道員□□逮相、一枝赴省，所部練乃散。

四年甲寅〔1854年〕四月，訛言起。

有妖道拄杖、挂葫蘆、懸牌曰：“別有天号”，又曰：“出賣乾坤，出賣日月，出賣帝王山河”。有小兒為妖道携去，久乃歸。言至一處，見小兒數百輩。妖道曰：“此鬼兵也，延徧遵義矣。欲【免】劫者以白布書‘免’字貼胸前。”又言天王正鑄炮，日役鬼取雞羽為橐籥。民驗雞果羽有翦痕。于是人心惶惶，一日數驚，或于小兒胸衣書“免”字。有識妖道者曰，此半坡芝蔴坪人任應坤，又名老晚者也。

六月儒教起。

擇鄉間山林環回，林木陰翳處，設講壇。壇立木榜，書聖諭，台左右几凳數十。主家具餐飯，供客必素，初舉箸，喃喃作胡語。或非笑之，引必祭必齋自解。飯罷登壇，鼓鉞並作，蕭然冷然和以胡歌，繼鳴金疾徐中節，其聲鏗鏘，倏而音樂雜陳，竹肉并發，語弗相聞也，第會以意而已。既樂止，二三人衣冠登【壇】誦經，曰《文昌》、曰《救急皇經》、曰《治世寶錄》、曰《善誘新書》、曰《救急靈章》，餘人手香炷侍壇下。未几炷忽動，耳目改失，一人越前大聲曰：“吾玉皇上帝也。躍坐壇上”。餘或靈官，或雷神，或大仙、真人、將軍、元帥以及古聖賢名人，靡不各稱名号；据几席，或無，則据地坐。村人男婦燃香肅跪，目視視神，耳听听神。神言其平日陰私事皆中，虽夫婦同牀語亦應如响，誠以改惡為善。時有譏之者曰：“儒生打儒教，兼用釋與道，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子路慍見曰，不如沿街丐唱蓮花開。”

閏八月朔，賊楊鳳叛桐梓，賊陳壽、李時榮並起應之。

鳳又名龍喜，桐梓九坝人，身頡而長，少狡猾，為諸賊魁，嘗充役于縣。一日有妖道謂之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公者，公殆真天子乎。”鳳大驚，謝不敢。妖道曰：“自古帝王皆起匹夫，公誠有心，吾助之，天下不難定也。”鳳又慮眾不附。妖道曰：“吾已求得蘇氏子，頗有福相，公于所親揚言真主出世，能拜旗起立，得對眾試之，其事集矣。”鳳于是與所熟巨盜陳壽、李時榮謀試之，果然。壽等皆呼萬歲。遂奉蘇氏子，稱姜漢元年。刻木為印，方廣各四寸，曰“別有天号”。鳳自封偽元帥，壽偽十霸王，時榮偽七王，尊其父偽太上皇。陰糾亡命，日夜造刀劍矛戟。鳳與同役熊升有怨，思首劫升寢處焉。升聞，發其事于溫水。經歷□□以妖道事聞府，府令吏查之，則以無事反白。鳳遂偽示榜桐民，署銜“開國大元帥”，更“九坝”名“賽波府”。

賊楊鳳黨陳壽陷桐梓，陳泰階、杜廷柏逃去。

寿板桥人，本积匪，充軍逃归，官不之究。去年王相募練仇民，寿即率党应募，守遵义西城。至是以数百人薄桐梓，吏兵皆先逃散，知县陈泰阶、千总杜廷柏閉門守。賊梯入，搜掠官民財物，褫泰阶、廷柏衣，縱之去。以武生曹联魁为伪知县，更县名“兴州”；招逃民入城，籍城乡民为兵，按田出粮。全邑皆陷，賊遂上窺遵义，更“婁山”名“玉龙关”，“魁巖”名“賽金山”。

常胜遇賊于板桥，前軍敗績，胜不战奔还。

遵义旧設衛兵千二百人，駐城例五百人，除辛亥、壬子征調外，应存五百人；而协副將常胜标实只四五十人，又半皆織紬，日在署为胜織。胜每語人曰：“人生需用者，財耳，何以名为。”至是倉卒募兵，人皆唾不应。勉招百人，將之出，次檬子桥。越七日，至板桥，仅距城八十里。賊迎战，敗胜前軍。胜夜半走还，城閉不得入，宿于校場坝。賊更“板桥”名“南京街”。

賊党李时荣陷仁怀，知县容保泰、千总王明安死之。

时荣本土豪，所居磨盤山苏箭棚一帶，徑道深阻，形迹詭異。至是率賊攻仁怀，知县容保泰、千总王明安不屈死。賊以楊金为伪知县，更县名“新开”。

賊据城东雷台山，参將保山、前开泰县陶履誠出击，軍敗死之。

賊皆以青布裹头，号曰黃兵。二十一日至遵义，明日据雷台山。寿据大营堡，深溝高壘，鹿角森立。会保山、陶履誠帥省兵至，保山謂履誠：“賊众烏合，乘其未定，我以兵渡洗馬灘截賊左，公以兵由高桥攻大营堡右，事必济。”履誠然之。保山遂以三百人渡，賊寿亦以三百人迎之，战于干田坝。賊風忽發兵千人沿鳳凰山下，阻保山归路。保山知不济，遂自刎，全軍皆覆。履誠至高桥，战不胜，退至冷水孔，亦遇害。保山字玉泉，精技击，以軍功历至参將。履誠字实卿，才敏能，知开泰、貴定县，皆有声，至是战死，人皆惜之。

云貴总督罗繞典以兵至，二十八日甲子賊攻城。

先聞桐梓陷，民爭徙出城，知县顧崑揚躬自効諭，發倉米賚守城貧民，城借以固。至是总督罗繞典至，所部候补知州徐河清营东城，清江通判韓超营紅花岡，□□营南城，鎮寧知州□□以提标兵营西城，参將蔣玉龙营北城，粮道承齡为营务处，前知府佛尔国春总理粮台。部署已定，甲子，賊竟攻城西南，城兵發鎗斃賊，賊小卻，夺竹梯二十余架。自是至九月，賊皆攻城。

西乡民王安国团練起。

安国西乡漆树灘人，兄弟五人，家各千金，安国其五也。長目广額，言

語誠朴，有乡老風。道光末年，民苦差役，安国首倡团务，諸役稍稍斂迹，安国家亦以是中落。至是楊鳳攻城，独不犯安国团，于是民皆从之，众十余万。鳳懾其勢，求其第三女为伪皇后，兼請助兵攻城。安国佯許其婚而不發兵。

九月，北乡举人蕭光远团練起，賊目舒三喜等攻之，潰。

大溪里茅石坎庠生陈紹升等，率乡勇敢士树帜为和气团，而举人蕭光远实首其事。光远之言曰：“今人动謂順賊保家，此不惟不明大义，抑自誤矣。順賊則身亦賊，大逆不道，律有明条，一旦賊平，灭及九族，而謂可保家乎。夫賊烏合之众，大兵至即烏兽散耳。况城陷乡团犹足自保，何順賊为。”众从之。于是北通永安，西接沙溪，横直百里，隔絕雷台信息。賊遣舒三喜等分九路攻之，遂潰。

东乡貢生任天培团練起，遇賊于洪江，天培及生員王燦奎死之。

天培河溪坝人，隔雷台仅里許，与弟天叙、天爵倡为团練，賊惡之而不發。会天培游团至洪江，賊分数路截之，全軍覆沒。生員王燦奎亦与其事，皆死之。

十一月，前知府朱右曾破賊水口寺，賊时荣伤鎗死。

先是西乡罗□□有直声，其子理团練事。賊至其家，执□□，使招子降，不可，賊杀之；家有麵匠来救，又杀之；終不得其子。賊去，其子匍匐乡里，請报父仇，且詣城請兵。辛卯，前知府朱右曾，邑举人罗燦奎蹇諤率兵往，团練助之。賊适屯水口寺，我兵縱火焚寺，时荣伤鎗先斃；餘賊窜出者，悉擒斬，無得脫。

川师敗賊于酒店壩。

川师五千人自蕪江进駐酒店壩，賊迎战，大敗。庚午，賊目王大痞子往援，癸酉，战又敗，死者三百余人。賊气夺，鳳以其弟三喜帅兵护母妻据險自保，而雷台之兵仍不退。

十二月，川师复桐梓，賊鳳兵潰于震台山，鳳奔黔西。

时遵义官軍漸集，屢与賊战，斬賊目楊二喜、蔡三保、馮大眼、郭大海、張飞雄等，鳳犹日战不輟。至是川师復桐梓，鳳俱焚营寨，遁。于是韓超会各营收復雷台山。搜得匿賊，言鳳遁黔西，超因追之。

五年乙卯〔1855年〕三月，通判韓超斬賊鳳于余庆县。

本年正月，鳳窜至黔西合安底。賊王三赭巴攻其西門。韓超追至，斬陈寿等。鳳窜永甯州，超復追，斬王三赭巴。鳳又窜归化〔紫云〕，历罗斛〔罗

甸、都勻、獨山、麻哈〔麻江〕，復轉平越，入甕安，至余庆之龍溪，超追圍數重，遂擒斬之。鳳、壽母妻，亦以是日戮于遵義。是役也超功最多。超直隸人，少與豪猾六人共殺人，六人皆被獲，超獨走免。既而折節讀書，學為帖括，並通孫吳兵法。道光間以副榜奉檄來黔，時胡文忠公林翼守黎平，超為屬吏，公每器之。在遵義以戎服謁羅繞典，參而不拜。繞典曰：“奈何不諳儀注。”超曰：“超聞介冑之士不拜。”繞典不能屈。至是與參將蔣玉龍並冒矢石，沐風雨，戡定鳳亂。

難民團匪起，前知府朱右曾平之。

方鳳之敗也，餘匪多附團自免。至是三岔河匪黨集無賴二三千人為難民團，坐索富家米。朱右曾聞之，以百人往捕。羣匪方聚閑，右曾擒首惡二人斬之，遂平。

十月，桐梓賊鄒辰保叛，郡舉人蹇諤督兵往戰，死之；武舉池連培戰不勝，死之。

辰保鳳餘黨也，前漏網，至是復叛，圍桐梓。遵義軍進勦，帥師者丙午舉人蹇諤也。二十八日至婁山，二十九日遂解桐圍。十一月朔，戰于黎思垣，頗有斬獲。進營四岡，山勢陡峻，人不得騎，諤舍騎而登。不半里，遇伏，前鋒不能敵，諤手刃數人，遂戰死。明日賊復圍城，城守者武舉池連培也，出戰，馬陷泥淖中，亦陣歿，矛羣集如蝟。遵義復告警。

斗米百錢。

遵義素稱饒沃，順治五六年連遇荒疫，斗米銀四兩；十六年己亥大旱，斗米銀一兩；乾隆三十五年二麥無收，斗米銀一兩四錢；三十六年大熟，斗米銀一錢五分；三十八年一錢七分；四十三年旱，斗米銀一兩；嘉慶二年旱亦一兩。自是至道光几六十年，斗米二錢四分為平。今年大有秋，斗米僅百錢，只合銀六分云。

六年丙辰〔1856年〕四月，監犯越獄，知縣顧崑揚擒斬之。

初崑揚擒土棍李□□，監之。李即禁中拈香結盟。會崑揚因案出城，李揚言有外應，約眾犯黃昏反獄走。眾不能待，未初，即殺禁卒破獄出。先奔宅門，將仇崑揚家，有家丁持鎗拒之，眾犯乃奔北門。時正修城，諸石工見之，先閉門持械拒，不得出；民復助之，皆就擒。明日，崑揚至，斬二十三人，凌遲一人，釋二人。

十月，顧崑揚殺糧戶。

王相之案，西南鄉民省控相。按察使龔□□訊之，相譏一枝，請與對質，

龔因禁相獄，許民平斛納糧。會楊鳳亂事寢。至是民欲樹碑縣門，崑揚以碑語悖慢，禁不令樹。民冒崑揚。崑揚怒，縛其首四人，杀之，扑其碑。

七年丁巳〔1857年〕四月，督學使者科試郡縣學，取文武士百五十九人。

先是甲寅八月，學使以中秋按臨。適十六日楊逆圍城，不果。至是合試之，凡取文武士百五十九人。

六月，江炳琳杀王安國。

楊鳳之變，從安國者十餘萬人，賊勢以分，事平保守各銜。乙卯丙辰間，鄉里豪猾每假安國名凌眾；安國又鑄鎗炮矛戟，以三六九期令其團人習戰鬥；逆匪楊倫搶劫鴨溪一帶，女士豪周八娘武斷羅閩一帶，皆安國假子女；又傳安國善易；官因疑之。會顧崑揚以杀糧戶去官，仁懷知縣江炳琳代之。炳琳備草履數千，干糧數百斤，練勇五百，將過漆樹灣，遣人謂安國，請備一餐。使發，遽以兵進。安國方迎于門，遂執之，火其居，疾趨抵城。逼供反狀，不承，以香炷其體遍，卒無供。明日斬之，懸示丰樂橋，皮肉堅燥，日久不腐。

八月，教匪挾苗匪叛，稱青黃白等號。

思南、石阡、平越等府，故多苗。苗性黠直，漢奸誘之，以葯為燈草集眾燃之，作胡語，有頃，火焰皆作魚龍鳥獸形；給苗，“此天欲興我，故有此異。”苗信而從之，是為燈花教，自稱黃號。又有粃粃教者，以葯入粃中，供神時，粃忽漲大，苗亦信之，稱白號。黃號據甕安玉華山，白號據湄潭偏刀水，攻掠城野，而苗匪自稱青號與之合。

八年戊午〔1858年〕，知縣江炳琳修新城。

湘江東岸居民多富家，甲寅賊至，焚掠無遺，至是漸復舊觀。炳琳集眾議曰：“東南多事，太平正未可期。諸君聚妻子財貨于曠野之區，猶燕居幕上也。賊鳳之變，可為殷鑑。計不如釀金建城，與郡城對峙，此萬世利也。”眾皆樂從，遂由雙荐山下鳳朝關，橫亘桃源洞香山，沿湘江而樹石，至九年乃竣。炳琳復命兩城家出一人習擊刺，無事為民，有事為兵；街巷皆設卡柵以清內奸，教民巷戰，民利賴之。

三月，白號賊攻綏陽縣署，副將游擊祥福督兵往勦，敗績，死之。

祥福滿州人，與賊戰，寡不敵眾，身被數十刃，為賊所獲。逼之降，罵不絕口，賊炮烙其體遍，仍不屈，遂以爆竹縛而焚之，斷其首置釜中，乃去。

九年己未〔1859年〕四月，知縣江炳琳平蠻王洞，擒賊鄒辰保，斬之。

洞辰保所居也，林深箐密，一山削立，洞在其中，下不能仰攻，上不能俯击，內有暗河，地闊而坦。辰保圍桐梓不下，退踞洞中，自恃天險，屢出剽掠。邑生員張師敬、舉人黎庶蕃从炳琳往勦。初攻以火，不克；鑿石塞洞，又不克。自八年圍，至今年四月，辰保糧絕，炳琳招使降。辰保請盟，炳琳即洞口斬牲為誓。辰保乃降，炳琳擒之，及其黨數百人解省。至札佐，得省符令，尽斬之。辰保臨刑罵炳琳曰：“尔設誓誑尔公，恐一世官九世牛耳。”炳琳曰：“苟安國家利社稷，牛十世何害。”遂斬之。

十月，白号賊破湄潭縣，蔣玉龍敗走來至郡。

湄潭屬平越州與遵義連界，自白号賊起，防堵連年。本年五月，提督蔣玉龍援之，數戰不勝，退入縣城，所部乏餉，為賊內應。二十日夜半，賊沿門放火，亂兵開門迎之，城陷，玉龍與知縣廖□□夜奔遵義。玉龍四川人，本參將，賊鳳平，擢提督。今敗衄，仅以身走免，人惜之。

十一月，黃号賊至困溪，知縣江炳琳帥師御之，敗績。十四日，賊攻炳琳于兩路口，軍覆被擒不屈死。

黃号至困溪，炳琳往御，敗還。知府吳德溥素與炳琳有郤，眾辱之。炳琳憤，復回兵至兩路口。營未定，賊來攻，所親扶炳琳上馬。炳琳瞋目叱曰：“丈夫死耳，安能偷生向長官前搖尾乞憐哉。”^三斬賊數人，將自刎，為賊所持，不得死。擒至困溪，各極楚毒，然後殺之，並殺其左右十餘人。炳琳方目廣額，言語豪邁，自宰遵義，斷大案數十，置站籠、活門神、抽脚筋諸極刑以警內奸。然奸民固以斂迹，而良民亦惴惴不自保，殆刑亂國用重典之說歟。

副將李榮敗黃号賊于生溪水，興困溪一帶边防。

黃号賊既殺江炳琳，益張甚，進至生溪水。李榮御之，陣斬四五十人，鎗斃其偽王□□，擒殺炳琳賊，生祭炳琳而斬之。賊遁還玉華山，李榮聯困溪一帶，為二十營以防之，遵義始有边防。

十年庚申〔1860年〕，鄧爾巽索軍需。

署知縣鄧爾巽，江南江寧人，父兄皆顯官，以少公子任民社；借边防經費為名，親率練丁千人入鄉，擒民富者囊括之，數千金至數十百金不等。其括之也，初令繳若干，先期而繳，則曰：“汝有餘，可再倍出也。”后期而繳，則曰：“汝抗令，可再倍出也。”如期而繳，則曰：“汝好百姓，宜再樂輸也。”不繳者，以三木苦之。所至民人怨仇，甚于盜賊。

吳德溥使团民操陣法。

分城內为四党，党各为陣，聘师教之。三月乃閱視，东为五花陣，西为五珠陣，南北具形而已。鞭鏡队多十二三岁兒，鎗炮队發而不齐，識者知其具文而已。

十一年辛酉〔1861年〕，髮賊至黔西新場，提督田兴恕御之。

髮賊由四川來犯，兴恕調全省兵御却之。

十一月，白号賊至虾子場，进营禹門寺。計長源督团民御之，至老蒲場退还。

長源代尔巽署知县，方童試，聞乱，停試，往老蒲場調团进勦，派团民出軍米。民怨尔巽之索軍需，莫之应，而自往御賊。長源进無可战，退又無名，徘徊老蒲場，与所部四百人皆乏食；民有以甘藷进者，喜而啖之，遂还。民因呼之“計甘藷”。

穆宗毅皇帝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正月，知县于鍾岳平乐安里。

时李德崧知府事，聞乐安里賊匪窃發，調綏陽县于鍾岳知遵义並往勦賊。鍾岳未之任，即糾合团民並所部練勇勦之，逼賊而营。張师敬攻其前，吳元彪攻其后，鍾岳以大队乘之，賊奔散。

四月，沈宏富击黄号賊，不胜，退紮三岔河。

沈宏富隶提督兼巡撫田兴恕麾下，自十一年入黔，即令勦办黄号一股，而以遵义南乡紳衿十人为之筹粮。十人者乘势作威福，民苦之。至是宏富战不胜，退紮三岔河，寻回省。

五月，黄号賊至龙坪，知县于鍾岳調練勇鄔德全御之。

宏富之退也，十人者督团民御賊，民怨苦，不力战；边防諸練，又惡十人者为宏富筹而不为己筹，不之救；于是团練潰，賊遂至龙坪。鍾岳調边防練勇鄔德全率練御之，賊与战，不胜。

修拱安关。

明王公佐聖之死事也，賊由大龙山入，于是始筑月城。江公炳琳更議筑关其下，仰連月城，俯瞰洗馬灘以障北郭，未成而死。至是乃兴工，八月告成，知府寶奉家題額曰“拱安”。

黄号賊至老蒲場，于鍾岳調团練救之，不及。

賊在龙坪不得利，夜窺掠老蒲場，鄔德全以捷聞。报者方至城門，而老蒲場警报亦至。于是鍾岳復調練进勦，且檄北乡团民合攻之。迨兵練方集，則賊已焚掠遁矣。

八月，髮賊偽翼王石達開過境，遣賊目攻城，知縣于鍾岳固守不下；攻副將鄒開貴紅花岡營，亦不下；遂去。

髮賊二十餘萬，初四日，至桐梓攻城不下。初九日，至遵義境。十二日由高坪入黔西，過者七日夜不絕。初未來侵，于鍾岳聞賊過將盡，遣鄒德全往視，德全掠得二馬還。賊怒，二十三日回攻城，鍾岳躬自城守。二十五日，【攻】紅花岡，岡為副將鄒開貴營，整練有度，炮斃賊十餘人。賊無所得利，二十八日去。

十一月，沈宏富入城。

初田興恕聞髮賊至，令總兵沈宏富來援，宏富遲烏江不進。至是始由三岔河入城。所部副將張□□、王□□等營上溪、團溪一帶，撤回所置各边防。

二年癸亥〔1863年〕正月，沈宏富立紀功碑于檬子橋。

時新巡撫張亮基至新站，為白號所阻。宏富欲迎，出次檬子橋。適髮賊新敗于桓江，餘匪由黔西竄回。宏富合團民邀擊之，頗有斬獲。因立石道周曰：“同治二年春正月雲南昭通總鎮沈大破長髮賊匪處。”

副將王□□與黃號賊戰于上溪，鄒開貴救之，不戰還，王□□敗績，死之。賊至螺螄堰。

王□□紮上溪，賊由團溪渡河圍之，副將鄒開貴往救，見賊眾，不戰而還。賊遂破王營，王死之。

二月，張亮基由間道至郡。

亮基新授巡撫，自蜀入黔。初經桐梓酒店壩，團首楊秀清迎之，喜予總首。進至新站，團首王正紳迎之，求總首，亮基又予之。秀清怒，率所部去。時白號賊據鼎山阻亮基路，秀清去，正紳因勢分，亮基不敢進。有王大衢者，導以間道，得至板橋；亮基感之，又予總首。於是三總首不相下，互相攻奪。而亮基由板橋至遵義矣。

四月，鄒開貴與黃號賊戰于螺螄堰，不利。總兵沈宏富、知縣于鍾岳救之，賊退。

張亮基初至，以鄒開貴不救王□□，致有上溪之敗，將斬之。知府李德莪，以王戌守紅花岡功求免，使擊螺螄堰自贖。開貴戰，復不勝，鍾岳、宏富救之，賊乃退。

張亮基由間道入省。

亮基畏賊，邀之，命州縣護衛兵練，虛建旗鼓，自烏江進；而已率數百人

由黔西入省。

吳元彪反獄。

元彪平越武生，短小精悍，有將才。初投蔣玉龍營，壬戌春隨于鍾岳平樂安里，屢以軍功保至守備，紮七星山防白號賊。以餉缺詣鍾岳大罵，直沈宏富在坐，怒激鍾岳，令收之縣獄。適鍾岳出送亮基，其黨遂劫之出獄；叛入七星山，與白號合，縱兵大掠綏陽一帶。

五月，田興恕過郡。

興恕以提督署巡撫，得罪去，由播入川，妾媵三十餘，馬數百匹，兵三千人衛之。

勞崇光由正安繞綏陽過郡。

桐梓道為賊所阻，賊據鼎山，崇光奉命為云貴總督，不得進。因自正安繞道出綏陽，至是過遵義。

七月，沈宏富立紀功碑于鼎山。

賊聞湄潭有警，退歸。沈宏富入據其營，因立碑紀功于山頂。

歲大飢，斗米二金，東南鄉人相食。

時當歲歉，斗米二金，東南鄉尤甚，至骨肉相食。

訛言虫至。

市竟畫虫類蜻蜓，謂能食人，如孺常無故自驚。

十一月，黃號賊破天台寺諸砦，大義砦余信齋固守不下。

去年賊以螺螄堰戰不利，退，至是圍南鄉天台寺。數月，砦中乏水，砦主劉士龍告急書日三四至。知府樊希棗置不問，士龍截手指并書投之，乃調千人往救；至天井台，而砦已不支，遂降。賊於是進圍天井台，希棗兵退走，賊屠之，遂破西山砦。皇坎嘴、后岩溝等砦皆降之，練目宋玉山、蹇子玉亦降賊，受偽元帥、將軍號。惟龍坪大義砦主余信齋固守不下，巍然獨存。

白號賊至四面山，旋至茅台村。

賊由四面山經董公寺、海龍壩、松林，遂至茅台村。

三年甲子〔1864年〕二月，黃號賊至南門關，副將張□□御卻之。

關在城南五里，賊既破諸砦，遂進屯關外窺城。副將張□□出御之，戰于丰樂橋，敗賊前鋒。賊退，追擊至忠庄舖而還。

白號賊至板橋襲桐梓，破之，徐行初遁去。

桐梓去遵義百二十里，縣役潘二、潘三與其黨十余人叛，至板橋迎賊，乘南城無備，破之。初知縣徐行初恐言賊驚其妻，令毋舉信炮；賊至，人不

知，城是以破，行初遁去。

六月，拔貢小京官王怀鈺入川請兵。

川播接壤，众以黔兵不能时援，議請川兵，以拔貢小京官王怀鈺充其使。

新旧城民歃血結盟。

时賊漸盛，逼近兩城；兩城民因歃血結盟，以固其守。

八月，督办七属軍务道員莫超宗偕王怀鈺至。

王怀鈺之入川也，总督駱秉章見之，适新授貴州布政使裕麟在坐，秉章以属麟，麟以属超宗，怀鈺于是从超宗还。

馮澍攻母石圍，敗績。

超宗至遵义，以揀發知县馮澍为保安軍統領，帥師攻母石圍，敗还。

馮澍署县事。

馮澍夤緣超宗，得署县事。以县役王相及余□□、母□□守城要害。三人者新役皆称曰公，时因为之語曰：“一国三公”。

九月，白号賊至董公寺，旋下板桥，復入桐梓。

賊目刘民貴，吳元彪党也，掠董公寺一帶。商有挾貨走間道者，賊追之下板桥，至原田坝不及，遂復入桐梓。

十一月，白号賊燒圍坪，扰掠东乡一帶，破洪江团澤口等二十餘营。

圍坪在北乡四度站，白号自桐梓来，夜燒破之。次日焚鷄喉关，遂走洪江，破張師敬营，並破团澤口五鳳庄等二十餘营。独禹門寺寨所部二十餘营不动。

黃号賊以苗匪破罗閩城一路寨，遂破金山寨。

罗閩为西乡大寨，烟火万家，黃号由南而西夜破之，並破所屬二十餘寨。金山在罗閩北，賊招之降，不应，破之，屠其民。

十二月，賊破彭麻堰、吳村、火石坎一路寨。

所破計三十餘寨，有降者，有屠者，遂圍湯家坝。

四年乙丑〔1865年〕正月，張日崙击吳元彪，覆其軍。日崙被擄，寻縱之归。

元彪合白号破綏陽据之，署知府張日崙率軍往救，战覆其軍。日崙为賊所擄，囚十余日，以三百人送之归；王怀鈺閉門不納，于是有隙。

黃号賊破老蒲場，屠之，並破所屬十餘寨，擒米泥坝寨主喻儉堂逼之降。儉堂旋杀賊来归。

賊至老蒲場，王懷鈺救之，數戰不勝，退走；賊遂破其寨，屠之。進攻米泥坝，副寨主李長卿縛寨主喻儉堂降。賊索儉堂金五百，儉堂輸金得釋；乃与心腹士縛長卿及在寨餘賊來歸。賊走北乡。

三月，黃号賊破青溪、火石坝等寨，四面山降賊，賊遂燒絕北里五十餘洞。

青溪在東北之交，賊破之，淫其婦女，民怒，杀賊匪千人。賊調大隊來，民潰，賊遂破火石坝等寨。四面山為東北大寨，亦降賊，賊遂得專意于北。北民避兵者多穴居，凡五十餘洞，賊皆燒絕之，死者數萬人。

四月，黃号賊破樂岡、樂營等寨，進圍樂溪寨。

樂岡、樂營等共十餘寨，俱屬東乡，賊由北而東，悉破之。樂溪挾三十餘寨，其銳兵冠東里，至是被圍，与賊數十戰，至五月乃解。

黃号賊党蹇子玉攻北興寨。

北興寨在西北之交，賊攻樂溪時，子玉以所部西攻，四十餘日不克。

馮澍大索軍米。

以川師將上，馮澍借軍米為名，大索兩城及北里之未歸賊者。北里以黃□□、傅□□董其事，二人嚴刑追拷，民不聊生。時謂之黃辣子、傅閻王。

六月，雲南布政使劉嶽昭以湖南果毅軍援黔，克復正安州。

川督駱秉章奏，以嶽昭援黔，大軍自綦江入屯桐梓，部將李□□自川南入正安。正安為偽豬王張宝山所據，官兵連戰七日，賊不支，棄城走。大軍追之，杀賊三千七百餘人。

果毅軍進圍綏陽。

大軍連破賊十餘營，遂至綏陽。數道俱會，圍其城。吳元彪戰不利，然我軍以大暑行師，兵患瘡痢者多，遂相拒不戰。

十一月，黃号賊以苗匪夜襲郡城，入之；民巷戰，賊不得進，遂退出。

賊以苗匪五百人夜襲城，以萬人援之于外。時民拒賊數年，皆極疲，賊遂由玉屏山入。及覺，火已發，民拒柵守，精壯分三路巷戰。自夜至晨，賊乃却。是役也，知府倪應復、知縣馮澍、副將□□皆徒跣奔南門欲出，幸民死戰，得不失。然而北城一帶，僅存餘燼矣。

統領果毅軍潘□□、湘毅軍成□□敗賊于四面山，又敗賊于洪江。

二軍皆駱秉章親軍，秉章以果毅軍久圍綏陽不下，使二軍助之。至四面山，值吳元彪以書通宋玉山請救，玉山以五千人援之，与二軍遇。賊兵大敗，擒偽元帥劉昆山，復縱之，使招餘賊降。賊蹇子玉由洪江來援，二軍乘

勝迎击，又敗之；蹇賊仅以身遁。

五年丙寅〔1856年〕二月，果毅決水灌綏陽，吳元彪降，白号賊悉平。

綏陽圍自去年六月，至今年二月不下，劉嶽昭相其地勢，築濠引水灌之。元彪計窮，遂降，更名奇忠，以吳奇忠杀吳元彪，保奏奇忠武職。嶽昭因分所部为二營，曰忠义左營，奇忠領之；曰忠义右營，劉民貴領之。白号賊在湄潭一帶者，聞之皆降。

总兵劉鶴齡破桐梓華光山，擒王正紳斬之，桐梓平。

正紳据華光山，多为不法，自張亮基予以总首，愈驕橫。去年果毅軍进军粮，皆由川解运，正紳縱其党于油籬口、團坪、思樓口一帶擄劫之。劉鶴齡攻之，四閱月乃破，夷其党。北路悉平。

黃号賊目蹇子玉、宋玉山以西南各砦來降，郡西南路悉平。

去年洪江之戰，賊精壯皆盡，遂議降，劉嶽昭納之。于是烏江沿河一帶悉平。蓋遵義軍興至是，凡十二年矣。

后 序

碧山野史曰：播邑后變正多，而紀年止此者，亂小平也。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此紀年所由止也。蓋此十二年中，与吾祖父居者，今其室什無一焉；与吾居者，今其室什無二焉。死于賊，死于兵，死于力役敲扑、疾疫饑孳者，蓋紀之不胜紀也。吾所紀仅事，又仅得事之什一耳。溯甲寅〔1854年〕余年始十二，避賊于乡。乡虽远，时有賊往来，習見之，不杀不掠，强取人一錢輒斬以徇；而官至則隨在搔扰；故民狎賊而畏官。事平后，數年称太平，而旁县賊起，人困征徭，兵食皆取于民，民又畏官而兼畏賊。迨疆圉不固，东南先糜，西北繼尽，孤城独守，民三年中，晝則入市謀食，夕則授兵登陴，習为固然，遂不复更畏賊。而官出一令，守之無敢違，生杀自任，終不出一声，則始終所畏惟官。噫！民畏官則民誠馴矣，而牧此馴者，死之而不惜，天耶人耶！謂天死民，而天不受也。謂民自死，而民不受也。噫，劫而已矣！劫之所在，仁失其仁，愛失其愛。謂仁愛在天，則杀戮偏降于人。謂仁愛在人，而誅夷莫挽乎天。其始也孰釀之？其既也孰成之？吾不知其所以釀所以成，第即其釀其成之显然者，質諸公論，考諸輿情而誌之，已有昭昭不可掩者。如此，知我罪我，亦視后人耳。嗟乎！士君子观时之變，大則天下国家，小則一州一邑，积州邑而为天下。天下非大，州邑非小也；州邑之地，天下一隅也，州邑之政，天下一端也。愚者敗于前，則知者不能挽于后；

况不以知繼愚，而以愚繼愚，相推相激而使赤子涂炭其間，是豈天之咎也哉，是豈民之咎也哉。若其間孝子順孫、义夫节妇、忠臣义士則又有沒而不彰者。吾生也晚，見聞未廣，不尽能知，分綱編目，意主紀事而已。計我邦人必有書者，他日蒼萃而备史官之聞見，夫豈不足相与發明哉。

杜文秀令

杜文秀所領導的云南回民起义，由 1856 年(清咸丰六年)开始，先后克服了滇西的各府、厅、州、县。1863 年(清同治二年)部下文武各官，联名具稟，請杜文秀进位改制。(时称总统兵馬大元帅)，杜文秀用駢文批答，充分表示革命宗旨和态度，是滇西回民起义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杜文秀失败时，清將楊玉科，首先进了他的內城(又称紫禁城)帅府搜索箚，以后存在楊玉科的营盤街(今屬藍坪县)私宅。劍川老塾师李玉潔，曾到該宅激書，把它抄来。1918 年，李玉潔又到我們鶴庆和一村激書，他的学生又轉抄箚，因我收集杜文秀的史料，就把轉抄本送給我。

王懋程 1957 年 6 月 12 日

覽所呈进位改制一稟：具見尔等气憤風云，志安社稷。具良平之卓見，負馮邓之远謀，允为一代功臣，不負千古奇遇。但自古膺景命而握乾符者，德当迈众，必才超羣。若本帅，論德則薄，論才則疏，既不能祖述于唐堯虞舜，又不能效法于汉祖明宗。良因妖官誤国殃民，陷生灵于水火，是以本帅兴师举义，救世道之顛危。正期除暴安良，保全万姓；敢望推尊加号，媲美三王！然当此哀鴻遍野之秋，亦愿切逐鹿中原之想。惟愿尔等文武同心，务慎終于厥始；君臣交敕，期尽人以合天。異日若果天心別注，本帅亦不敢辞也。至衣冠，原有古制。自胡人以外夷之裝，变中国之服，左衽遺羞，等威莫辨。遂使潑旋端冕之風，不复見于今日；正笏垂紳之度，徒想象于形容。况已分职設官，不宜从权取便；矧当出师振旅，尤宜別嫌明微。及今改制，允屬合宜。但事为大体所关，豈可輕率从事？应如何因革，如何分別之处，仍仰軍机会同各員會議拟呈。至举行之期，以明年元旦日为始也。凜之！

白旗起义始末

保健行

写在前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第二册所收凌惕安编著《咸同贵州军事史》第四编《回教民族之运动》，内有《普安回变之役》一章，读后感到标题不恰当，内容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我以一个贵州省回民的身份，近两三年来访问了回民中一些老前辈，有几位是起义先烈的后人，他们从祖辈口传中尚流传下来一些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参考《贵州通志》、《普安县志》及《金万兆事略》等文献加以整理，发现凌惕安原著中丢掉了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起义军的组织体制，更重要的如义军与太平军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直接参加杀戮我回民的史实等十分重要的材料。另外从参加这次起义的民族成份来看，也不仅是回族，还有汉族、苗族、布依族等兄弟民族。这些材料，又一次证明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来残害我国人民，而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都是互相联合互相帮助的。

本文除充实这次起义的一些内容史料外，并纠正这次起义的名称应为白旗起义。

本文采访的老人有：

白绍华 80岁，贵州省文史馆住平坝馆员；白海珍 65岁，兴仁县四区姑屯清真寺阿訇；张吉堂 72岁，兴仁县四区潘家庄清真寺阿訇；马必栋 40岁，兴仁县城关镇清真寺阿訇；马开礼 40岁，普安县青山镇清真寺阿訇；林静安 58岁，安顺县城关区小商贩组长；马秉能 26岁，安龙县城关清真寺阿訇；马愚初 58岁，平坝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科长；保治宣 40岁，普安县青山镇小学教员；保用邦等。

在清朝封建的统治下，各族人民不断地掀起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反抗清朝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继续不断。鸦片战争以

后，清政府对人民的剝削压迫更为殘酷，就貴州一省的捐稅來說吧。咸丰初年，在鹽貨往来要道的仁怀厅設仁岸局，思南府屬与四川省境交界的龔灘設涪岸局，并在黎平府屬的沱口和开泰县屬的流塘各設一局。不管鹽巴或百貨到岸則見十抽一，这种捐稅叫做大厘。另在沿途还設有半厘、小厘、毫金、落地稅等等稅捐名目。又在其他交通要道口子設有查局、分局、驗票局以及地方州县私設的卡局等等，層層剝削。除苛捐雜稅外，当时的徭役也弄得人民苦不堪言。人民处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环境下，实在不能忍受了。所以全省各族人民紛紛起来反抗清政府的暴政。兴仁县一帶的回族人民也就在这个时期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举起了义旗。暴發了所謂“白旗事件”。（《咸同貴州軍事史》称为“普安回教民族之运动”是不恰当的）。

一、起义的直接原因

貴州省普安厅（今名盤县）屬大坡舖（在城北五十余里）、华家屯（距城四十余里）一帶，住有居民三百多戶，其中大部份是回民，他們都是貧苦的农民。按照当地習俗，男女青年結婚时，要以喜果投擲新郎，名叫“打喜”；这种習俗漸漸演变也有以喜果投擲新娘子的。

一天，距大坡舖十多华里的沙陀地方，有一当地官僚地主高家接媳妇，当花轎抬过大坡舖时，大坡舖的回民就攔住“打喜”。这一来，高家認為有失尊严，心怀不滿。

不久，大坡舖回民馬孝，兩父子赶着一匹馬，馱起土布去沙陀赶場，一时疏忽，沒有把馬拴好，馬跑去吃着場坝旁边地里的麦子。恰巧这块麦地是高家的，高家的狗腿子就把馬孝帶到高府去，馬孝在高府賠了礼，并說願賠償損失，而高家概不答应，借事生端，进行报复，竟將馬孝杀死于路旁的濫田中，搶去馬和布匹^①。馬孝的兒子急忙跑回大坡舖，把这事告訴回民羣众。当时馬孝的同族馬忠，就約起人去把高家的那个狗腿子杀掉以报仇恨。高家趁此，便一面誣告到官府去，說大坡舖的回民要“造反”，請派兵勦办；一面暗作准备，要杀害大

^①《咸同貴州軍事史》第八十章作：“沙陀举人高發揚，夙与大坡舖华家屯回有衅，以間殺張凌芳婿馬文才。”（第四編第二叶）

坡舖的回民。

当时大坡舖的回民也推举馬河圖，到普安厅衙去陈明事情的原委。殊不知，馬河圖到达厅城时，听说上面已经下令調兵要来勤办了，只得急回大坡舖，把这个消息告知回民們。回民大众气愤万分，想到：“与其坐而等死，不如打人先下手”。于是在农历十一月初八日〔1858年12月12日〕晚上，張凌翔、馬河圖等邀約回民八十人打向沙陀去，杀死高家的高發揚(解元)、高發祥(拔貢)等三百多人；并占据厅屬的分县亦資孔城，打死亦資孔守备余成龙，千总熊玉發等^①，起义战争的序幕从此便揭开了。据说当时义軍每到一处，就要豪紳富戶筹集粮餉供应，不找貧苦人民出半文。义軍提出了“打富济貧”的口号，并派人四出联络附近被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羣众，共謀打倒清朝封建統治和地主們。

二、佔領新城，奠定基础

回民起义，震惊了当时的反动統治阶级，急忙調遣附近各路的地主武裝——团練来“勤办”。那些团練全被起义軍打败。普安厅同知夏成業，急忙稟告兴义府(今安龙县)知府胡霖澍，請求救兵。胡霖澍是一个妄躁喜功的傢伙，調动兴义府和兴义县的团練七千多人来打，分筑七个大营于海子舖、馮家庄、水田等处，並亲自指揮作战。起义軍探知情况后，就分头攻打，大家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把七大营全部消灭。胡霖澍見事不妙，在晚上悄悄逃走。胡霖澍硬碰了这一下，知道單憑武力是不行的，于是他又改換另一副臉孔，派遣普安县知县刘岱鏌^②、普安厅同知夏成業到大坡舖請求講和（这是敌人第一次向义軍講和），賠償起义軍的损失。

大坡回民起义，立即得到附近被压迫各族人民羣众的拥护。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新城竹山砦以陆王松、王巨林为首的一支布依

^①据《咸同貴州軍事史》，張凌翔等打沙陀的时间为十一月初九日。亦資孔守备为彭天相，千总为蕭本忠，均逃走。十二月顯猫平之役，永安协外委余成龙陣亡。与本文記載有出入。(第四編第二叶)

^②《咸同貴州軍事史》作刘代英。

族队伍，参加了起义軍；粑粑舖以張有六为首的一些回民，和貞丰州楊九领导的苗族队伍，也起而响应。这时候，起义軍的势力即伸展到普安厅通往新城（今兴仁县）的要道口——卡子坡一带。义軍随即分一部份力量由桂雨金率领，去攻打普安县；另一部份兵力由張凌翔、馬河圖、陆王松、馬小固等率领，去攻打新城。

新城是普安县的一个分县，其地处在盤县、兴义、普安、关嶺、貞丰、安龙等州县的中間，有路通往这些县城；这些县城都住有回民；以这里做一个根据地来发动和指揮附近各县的回民起义是十分恰当的。起义軍当时也看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所以一面派出一支兵力去攻打普安县，使之牽制敌军；一面則以主力攻打新城；目的即在此。

起义軍分头攻打普安县和新城，普安知县刘岱鏌連忙派人到潘家庄向义軍請求講和（这是敌人第二次向起义軍講和）。这时，义軍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力，也就暂时应允不去攻打普安县城，但攻打新城的另一支义軍，則一直前进，沿途消灭了东瓜林、方家营等处来阻的团練和刘岱鏌派出的兵力后，于九月廿三日^①將新城团团圍住。这时，反动头子刘岱鏌吸取过去七大营之敗的教訓，不敢再战了。又急派人向义軍請求講和（这是敌人第三次向义軍講和）。可是他一面派人請求講和，企圖麻痹义軍；一面却調附近的反动武装来打击义軍。一切反动派的嘴臉都是这个样子，起义軍也是明白的。

正当义軍圍住新城的时候，不几天，安南县（今改名晴隆县）和新城县屬巴林的团練数千人就前来增援敌军，妄想解圍，这些团練刚一接触，被义軍打得大敗而回。九月廿九日，濫木桥的一个团总龙潛，亲自率领团練万余人又向卡子坡方面打来，这个妄自尊大的傢伙，向他的部下狂言：“我帶領这样多的兵力，投鞭可以断流，士兵們那怕打起兩只光脚板也要把敌人（指起义軍——笔者）踏平，每人只要伸起十个指头也要把敌人指死。”他的队伍走到距卡子坡不远的鑰匙灣时，天上飞着細雨，滿山遍野烟霧迷漫，路上尽是稀泥濫坑，滑得使人

^① 《咸同貴州軍事史》（第四編第三叶）記圍攻新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二日（公历1859年9月27日）。

难行。起义軍探知敌人要来侵犯的消息，早就埋伏在鑰匙灣等候着。不一时，敌軍来到，起义軍四面鼓角齐鳴，砲声隆隆，敌軍队伍的前鋒聞声惊惶潰退，后队人馬随之也乱做一团，义軍乘势就猛力追杀，把万余名敌軍全部消灭在鑰匙灣，那位口出大言的团总龙潛也被打死于乱軍中。

經過大小無数次战斗后，附近反动团練都惧怕起义軍的威力，再也不敢前来增援送死了。

十一月五日〔1859年11月28日〕，义軍攻下新城，打死普安县知县刘岱鏌（新城当时是普安县的分县，刘岱鏌是八月来此策划打起义軍的）、县丞袁如燠、守备康定国等反动头子。

起义軍佔領新城后，大家就推举張凌翔为大元帅，馬河圖为副元帅，馬五元、馬忠、馬成有等为將軍，陆王松、王巨林为都統。此外还設有营長、先鋒隊長以及文职方面的司馬、參軍等职。制定旗帜是純白色長方形式（因此一般就称这次起义为“白旗”事件），还有印信。全体人員改穿与清朝不同的服裝，並把头髮蓄起来辮成一条盤在头頂上。“衣紙甲，腰橫短刀，手执鋼叉”（見《普安县志》）。同时派人去和云南省的回民起义軍及南京的太平軍联系，以期互相合作，共举打倒清朝的义旗。同时扩大新城城垣旧址，重新修筑，並密布护衛城池的碉堡十二座。

三、战争的擴張情况

各事佈署就緒，就分兵出發：一支由張凌翔率領攻打貞丰州；一支由陆王松、馬忠等率領攻打兴义府；另一支由任毛山等率領攻打安南县；一支由翼長張治率領攻打普安县和普安厅。这时，起义軍打倒清朝和打富济貧的斗争目的已为远近人民羣众所拥护，义軍每到一处，莫不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如义軍到达安南县时，二十二个寨子的数千苗族人民就全起响应。其他各地的人民羣众也是同样的拥护义軍。

不久，起义軍与太平軍和云南省的回民起义軍曲靖县馬联升部都取得联系。然皆以路途遙远，“交通梗塞，应援不灵”，仅在咸丰十

年(1860年)上半年石达开部馮丞相(失名)帶領千余人由广西省渡过紅水江,經兴义府境来助;八月,馬联升也派人来助。这时,起义軍势力更加雄壯,战争更順利地取得优胜。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起义軍夺取了貞丰州,打死署知州蔣立炳,貞丰州城附近苗族人民起而响应。五月又与黃会(黃会又名宝供教)首領朱小甲联合再度取得普安县城,(早在咸丰十年二月曾攻佔过該县城,但不到一月又失去)打死署知县胡祖寅、典史陶光偉。十二月夺取今册亨县城,打死署州同尹紹勳。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佔領兴义府城,打死知府胡霖澍^①。四月又取得安南县城,打死知县吳守珍。八月佔据普安厅城。九月佔据兴义县城,打死署知县赵大松。十二月更取得归化厅城(今紫云县),打死署守备程永昌和署外委吳建績。起义軍在不过兩年的时间,先后佔据了今安龙、貞丰、册亨、兴义、兴仁、盤县、普安、紫云、晴隆、望謨等十个县城,前鋒还达到鎮宁、罗甸、关嶺等县,胜利是非常迅速的。

起义軍佔領这些县城后,即“保行商,禁殘杀”,減輕人民負担,人民由是安居乐業,从事生产。关于义軍的許多建設遺跡,至今在貞丰、安龙、兴仁等县和普安县青山鎮^②尙可見到。

四、大元帅張凌翔之死

敌人看見义軍的武力日愈强大,就想方設法从义軍内部来进攻,挑撥离間,破坏团結。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將軍馬忠駐守兴义府受敌人挑撥离間,打“花花旗”,〔意思是一时打白旗(义軍的旗帜),一时又打紅旗(清兵的旗帜)〕出卖了兴义府城。張凌翔、馬河圖兩元帅在新城聞变,即往救,十一月二十八日^③不幸在距府城不远的

① 《咸同貴州軍事史》載,起义軍佔領兴义府城在三月二十三日。胡霖澍“与兴义相終始,民怨归之,至是走出,为难民鬻割立尽”。(第四編第八叶)

② 本期圖片中之青山鎮碉楼及元帅府,均系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义軍統帥保官林所建。自义軍佔領新城后,即有楼下乡濫木桥人張定中等聚众响应;而义軍都統陆王松、王老滿等均有兵紮在青山四周。于是推举保官林为統帥,凡卡子坡以上地区由他負責治理。元帅府系就原观音寺改建。

③ 《咸同貴州軍事史》(第四編第十六叶)記載,馬忠叛变的时间为九月十六日(1864年10月16日),張凌翔、馬河圖牺牲的日期为十月二十四日(11月22日)。

打五地方均壯烈犧牲。

張凌翔是盤縣大木橋人，幼年時在家務農，少有大志，從小就習練武藝。稍長後，曾到甘肅省金積縣去學唸《古蘭經》，一面也學武藝。他操練的武器有叉、連夾棒、趕羊鞭等。他學唸經畢業後，回到大坡舖來行教門，一面也做生意，教後輩們習武藝。

他的身材高大，氣力也很大。傳說他使用的趕羊鞭有二十多斤重，揮動起來，數十人挨不到身邊，若有撞上的，立即打成兩段。

他自咸豐九年（1859年）義軍佔領新城後，就被推舉為大元帥，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在興義府犧牲，時年六十多歲。他和副元帥馬河圖的坟墓今尚在安龍縣城外。

張凌翔、馬河圖是起義軍的首領，武藝過人，勇敢善戰，領導義軍四出征戰，取得顯著勝利戰果，為附近各族人民所愛慕。這次犧牲，對義軍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附近各族人民莫不感慨歎息。

馬忠後來於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又為張定中、金萬兆^①（金是義軍的經略大臣）誘殺於新城。張凌翔、馬河圖、馬忠都是很有武藝和善戰的人，因受敵人挑撥，互相謀害，這樣一來，就大大的削弱義軍的力量了。

五、走向失敗的道路

自張凌翔、馬河圖兩元帥犧牲後，起義軍的各民族領導人遂齊集新城，商討善後事宜。於是各族隊伍自己推選領導人，分片負責，防守陣地。回族推舉張定中為元帥，管理新城和貞豐州；馬斯駿（即馬仲）為安民府，管理安南和興義兩縣；布依族推舉陸王松為元帥，管理新城的四鄉；苗族推舉楊九、田泰祥為元帥，管理魯溝、者腊河、者香等處。回族金萬兆仍為經略大臣，統籌全局。推選畢，大家分手各就所轄佈署防務。從此名雖統一，而實則大家各行其事，不相統一了。

這時，太平天國革命力量也遭受摧殘走向失敗，給全國各地人民反清鬥爭帶來不好的處境。廣西和雲南兩省的反動武裝也隨時來圍

^① 《咸同貴州軍事史》作金萬照。

攻起义軍了。在这样内外不利的形势下，“白旗”起义軍逐渐陷入困境，开始走向失败的道路。起义軍佔領的兴义、普安、盤县、紫云、册亨、望謨等地区，皆形成时占时失的不稳定状态。

同治九年(1870年)清貴州巡撫曾璧光奉旨以云南、貴州兩省兵力圍剿起义軍。接着云南省派道員沈寿榕为督办，总兵吳元彪为統領。貴州省派道員吳德溥为督办，提督周达武为統領，兩省合十多万兵力圍攻义軍，並以吳德溥負責攻新城，沈寿榕負責攻兴义府。

到了这个时候，起义軍佔領的盤县、册亨、望謨、紫云、兴义等县城均已失守，仅有新城、安龙、貞丰、晴隆等县城了。反动头子周达武就策划先派兵攻取永宁州扼守花江后，再进取貞丰州和晴隆。这样，从地勢上来說，便夺去兴义府和新城兩地的前哨，从而使兴义府和新城陷于孤立。于是，他就派兵先大力鎮压盤江北岸的各民族起义队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永宁、募役、郎岱、水城等地的各民族起义軍先后失败，盤江南岸的义軍就困守在一角了。于是周达武調总兵何世华督率八营防守盤江北岸，暫緩渡河，而把其余的兵力抽調到下游去攻打“苗”、“号”、“教”等起义队伍，採取集中火力，分別鎮压，逐步消灭的办法。

不久，当下游的“苗”、“号”、“教”起义軍遭到反动軍隊瘋狂鎮压的时候，何世华也就向安南县进兵了。在敌人坚甲利兵的攻击下，“白旗”义軍失败的命运已無法挽回，义軍安南县守將譚元輔(又名譚占阶)在据守鉄索桥抵抗敌軍失利后投降敌人。駐紮貞丰州境的楊九、田泰祥等也倒戈不战。使何世华得一直进兵圍攻貞丰州。十一月九日駐守貞丰州的义軍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給予敌人痛击后放棄貞丰州城，安民府馬斯駿、將軍李竹村自刎于距城不远的馬草龙潭。

安南县和貞丰州失守后，何世华一面派游击李汉元等率七千余人往攻兴义府城，一面自己帶一部分兵力往攻新城。同时，云貴总督刘嶽昭也派副將吳奇忠等管帶忠、义等营由兴义县进兵，知府李維暹等管帶銳字左、右营由普安厅进兵，並派道員沈寿榕住在兴义县督率指揮，于是兴义府城吃紧了。

兴义府城是义軍重要根据地之一，它与新城犹如左右手的关系，

互为护衛，地勢是很重要的。在义軍决心死守府城，英勇抵抗敌人的情况下，使敌人从正月进攻起，直到三月底，虽多次猛扑，而府城仍屹立無恙。四月一日晚上，吳奇忠又令把总張振麟等由西南角的桅桿山后面潛进，有的敌人更从山后峭壁繩进了外城。但是，到天亮时，义軍就从內城杀出来，从兩面夾击敌軍，把敌軍完全打退了，張振麟也被打死了。敌人明打不行后，在十三日，就开挖地洞，埋放火药，把城垣轟倒数丈，全力冲来，这时义軍就很快用竹器和石子攔堵住缺口，勇敢地打退敌人的一再冲击。当將敌軍游击楊佑祿、都司彭称选等打死。敌人仍不得逞。四月二十三日，敌軍又用梯子从四面攻进外城，这时，义軍遂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直到外城的碉楼尽失后，义軍才又轉而防守內城。吳德溥、沈寿榕見义軍不屈不撓，仍坚守內城，就亲自指揮队伍环攻內城，兩天兩夜炮火不停，但义軍仍奋勇抵抗，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战争是非常激烈的，双方死亡很大。直到二十五日，敌軍又分南北兩路来进攻，形势已是十分紧急了。当义軍主力去打击进犯北門的敌軍时，云南省来助的敌軍即乘隙进了南門。这时，义軍遂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义軍全体战士直坚守到最后一寸土地，换取敌人很大的代价后，終归完成与府城共存亡的志願。坚守府城牺牲的起义軍有元帅張福录、張福蔭、中郎將馬宗連、李老黑、張品阶、張鴻恩、保定疆及苗族元帅張大、將軍李高脚等共三千余人。

兴义府城失守后，敌軍遂云集新城。督办吳德溥亲自到县城附近的馬家屯指揮攻城，在敌人处于絕對优势的情况下，起义軍仅有的这个孤城也难守住了。

新城是起义軍最早建立的一个根据地，义軍自 1859 年占領后，就修城垣，筑碉堡，“互为犄角，碉外鑿濠，往来避槍砲，盖以碉衛城，以濠护碉。”（見《普安县志》）自張定中繼掌帅印后，分郊区为五个营，以張發有統中营；保官林統东营；①張成之統南营；保老四統西营；馬仁恩統北营；严加布署，抗御敌軍。反动头目何世华攻下安南县后，

① 保官林在起义軍攻克新城后，被青山一路的义軍举为統帅。同治二年末，青山鎮被清軍占領，保退回新城。同治三年春，保官林复得青山，不久又败退，以后遂在青山附近轉战，至新城紧急时担任东营統帅。

一面也就分兵进攻新城，义軍的五个营先后失敗，退守城內，与敌人周旋。

这时，敌軍統領文德盛又想用挖地洞以火药轟城垣的办法来破城。殊不知正挖掘間，为义軍在城內的高地望見，义軍就在城外的濠內用一个罌子倒卜起来，以耳附罌底听之。並从声音来处挖进数尺后，即听見敌兵的說話声：“快要通了，請大人来看，以便安放火药轟城。”义軍听得清楚說話声后，就用槍瞄准打去，把文德盛和一些敌兵全打死在地道里了。

敌人屢攻不下，沒奈何，又採納帝国主义分子英吉利人麦根的計謀掘長壕，想用此長壕圍困义軍。这样，义軍固然是被圍困在城里，但敌人也不能前进一步。

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提督周达武在下游鎮压“苗”“号”“教”义軍得胜后，他留一万五千人分防下游驛道及諸要隘，其余的完全調赴上游，合二十营进攻新城。九月下旬，周达武来到馬家屯亲自督战。这时，义軍元帥張定中、經略大臣金万兆見大势已去，無可挽回，为了保全城內人民的生命財產計，金万兆就到馬家屯会見周达武講和，並提出三个和議条件：1. 鷄犬不能动；2. 不回大坡舖；3. 不能姦淫妇女。金万兆还向周达武說：“一切罪过，由我一人負担”。这三个条件周达武一一答应。兩人又对天盟誓，表示和議誠心，金万兆頂着《古蘭經》盟誓道：“我若不是真心和議，就下‘朶則黑’（阿拉伯語，意为地獄），絕灭子孙。”周达武也焚起香燭盟誓說：“我若不履行和議条件，几弟兄在貴州回不到家乡。”盟誓畢，周达武就將金万兆囚送貴陽，把其余的四百多名起义軍編为新撫营亦帶走。新城的一千七百多戶善良回民被迫走兴义、盤县、貞丰、普安等县去。这些回民大多因飢寒交迫死于途中。

至此，轟轟烈烈延續十四年之久的以回民为首的“白旗”起义遂告失敗。反动头子們用这次起义的各民族人民的鮮血又染紅了自己的頂子。清朝反动統治賞給曾璧光头品頂戴太子少保銜云騎尉世职。賞給周达武騎都尉世职。

六、清朝反动統治階級屠杀人民和勾結 帝国主义的罪行

1. 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当义軍从新城往攻兴义府时,知府胡霖澍就召集府城内的回民,选出青壯年編成队伍出城去打义軍,使回民自己杀自己,自己消灭自己的民族。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接着就把城内其余的回民張庆、馬鳴柯等九百多人,不分老、幼、男、女,关起城門来,借口他(她)們与白旗义軍有勾結,竟惨無人道地进行屠杀,許多妇女不忍死于反动屠夫們的手下,紛紛跳入城内的一个海子里而自尽。据載这次被害的回民有九百多人。

2.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滇、黔兩省反动軍队合力攻打兴义府城,取得該城后,劊子手云南省督办沈寿榕,竟以城内回民迟降为借口,五月二日这天,他設公案于南門城牆上,然后傳齐全城的汉族回族老、幼、男、女,借清点檢查为名,叫回族一概排立在东嶽庙街,汉族另站一边。清点完畢,这个瘋狂的屠夫,一声命令,万槍指向回民齐發,男、女、老、幼無一免者。据記載这次被杀害的回民有二千余人。这些反动傢伙們是多末的殘忍啊!現在安龙县城外还有个万人坑。据說当年反动屠夫們在城内杀了回民后,把尸首一个个的从城内丢到城外去就埋在这个坑里的。

3. 就在鎮压回民領導的这次白旗起义中,帝国主义也是直接的帮兇,它們不仅供給敌人的洋槍洋砲等优良武器,而且帮助敌人訓練軍队和修理武器,甚至参加作战。在貴州省督办吳德溥的部下,就有个英吉利人麦根,帮助他策划鎮压起义軍。当义軍被圍困在最后一个基地——新城时,由于城池巩固,敌軍屡犯不得逞,麦根就向吳德溥献計:在距城一里左右,掘一道壕坑困死义軍,吳德溥立即下令三軍照办。不久,掘成長一千七百四十六丈,寬三丈多,深也三丈多的長濠一道,又在濠坎上釘成木城,城頂放上千斤閘,城外还釘起梅花樁,以三十三营兵力合圍起来,还設置砲台在濠外,一重重的封鎖着起义軍。圍了兩月,由于义軍仍坚持抵御,敌人沒有攻进。于是敌軍总兵何世华这个笨夫,又在城东面里許的营盤山的一个岩嘴上,利用岩

石，开鑿一个石砲。这个石砲口径四尺，深六尺，能装三石多火药，以大石头为子弹，他想用这个笨拙的石砲轰击城垣。殊不知，子弹重了，火药炸力不足，石弹只能打到城边，不起作用。这个石砲至今尚是一个废物在营盘山上。

石砲无用后，吴德溥不得办法，又找麦根来商量，麦根又建议铸造铁砲来攻。于是吴德溥又用几千斤铁铸成将军砲两尊，这两尊砲各长四尺，口径五寸，砲筒四寸多厚，把砲装在车上，以便攻击时运动灵活。幸好正当铁砲铸成的时候，反动头子周达武来了，达成和议，这两尊砲也就没有用上，不然，城内数千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怎样的苦难啊！

4. 就在和议达成后，周达武背信弃义，他除囚送起义军的经略大臣金万兆和诱带将起义军保官林、张黑三、张答答、桂富荣等四百多人编成的新抚营离开新城外，并在新城杀害义军中的许多坚强抗击者如陈殿阶、马洪才、马三保、沙湘起等。对于城内的一千七百多户回民群众，反动统治者先把他（她）们完全驱逐到新城属下司马一带垦荒，并严加管束。金万兆被送到贵阳后，于农历十月初八日，被杀害在六广门外今体育场内。张定中不久服毒自尽。新抚营被诱到安顺县后，反动当局在城内的三圣宫和中街衙门也就分别把他们杀害了。今安顺县北门外的武丹山脚，尚可见到坟山累累，荒蕪悽惻^①。被驱逐到新城下司马一带的一千多户回民，不久又被驱逐出境。这些赤手空拳的回民，只得扶老携幼，散而之四方，各奔生路。这时，正值严冬，气候寒冷，在飢寒交迫下，死于道路上的不计其数。当时即使有到达指定地点的，亦受尽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初到一地时，首先要十家保一家才准居住，并要各尽所能的为当地的官僚和地主阶级无偿劳动。这种压迫剥削的情况，甚至相沿成了例规。如1894年普安县青山镇地主阶级出来组织打清醮，也要当地回民打柴担水来供应。

^① 参看本期图片。图中墓碑上题字是：“回教先烈之墓。民国廿六年桂月吉日，平坝马公甫臣率安顺同人公祀”。现在当地回民叫这所墓为“海里凡墓”，意为金万兆的学生（海里凡即学生之意）。

上述这些血淚斑斑的历史，貴州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回民，温習起来，对清朝反动統治者和帝国主义的仇恨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

以回民为首的这次白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可否認，这次起义也是当时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一部份，是回民革命历史上光荣的一頁。它严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統治政权，削弱了反动軍事武裝力量；它同样也表现了貴州省各族人民反抗压迫和剝削的斗争精神。这一历史事件也証明了沒有先进階級领导的革命运动，終归是要失败的。

岑毓英复李信古、楊樾齋書

岑毓英的这封書信，是在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写的。那时岑毓英任清云南巡撫，由昆明統軍西上来对付杜文秀。部下的总兵楊玉科，先攻破大理城，杜文秀已死了；但蒙化(今巍山、永建)等地的回民，仍坚持抵抗。总兵李經述(即信古)、楊国發(即樾齋)屡次进攻都失败，請岑毓英增援，岑毓英用这封書信答复他們。書信里所叙情形，表面上虽是岑毓英自鳴得意的夸“功”，实际上，每字每句都充滿了血腥，就是一張劊子手很露骨的自供罪狀。王懋程1957年6月16日

榆城为滇南全省禍根。杜逆戕官据城十有七年。改衣冠，称伪号，糜爛迤西地方，扰及东南，几無完膚。罪大惡極，日久稽誅。今該逆虽已授首，而余党尚有数万。且楊荣、蔡廷栋、馬仲山、馬国鏗等，皆凶悍異常。杜逆之子三人，仍託伊等隱藏。名則乞降，心实叵測。英到后，与云阶(楊玉科)鎮軍再四熟商，並体察情形，广設方略。先將老弱妇女，遣放一万数千人出城，繼由北門放出万余人，南門放出万余人，其城內仅有兩万之众。云阶已亲督兵勇紮入內城，各营官軍及粵勇皆分股入城四隅布紮，並严扼上下兩关。于十一日五更，始設法誘出逆首楊荣等共三十五人，到五里桥大营，悉駢誅之。以炮为号，城中及上下关沿海一帶，一齐痛剿，餘孽全行殄除。其举火自焚与投海而死者，不計其数，城乡一律肃清。英进城清查，又获杜逆之子三人及該逆胞弟妹婿等著名巨寇，一併捕获，無一漏網，实是大快人心。非仗国家威灵天心默佑，曷以臻此？目下圍埂逆匪，虽势穷乞撫，恐其聞大理消息，惧罪突窜。請閣下傳諭各营，严密圍攻，万不可稍为松勁。俟此間料理一清，英即亲临督剿，务期淨絕根株，永除后患耳。

乙未循回紀略

楊 凌 霄

編者按：乙未(1895年)甘肅回民起義，包括循化、河州(臨夏市)、狄道(臨洮)、西寧、大通、碾伯(樂都)、巴燕戎格(化隆)、海城(海原)、平遠(下馬關)等州縣(據光緒朝《東華錄》卷130楊昌濬奏)，規模相當大。有關這一次起義的資料，除散見于《清實錄》、《東華錄》光緒二十一年各卷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回民起義》書中亦收錄幾種。本文所記雖甚簡略，但提供了一些史實，可為其它資料的補充。

本文系1957年西北大學同學王謙在楊凌霄後人家中發見，由黃鴻光先生標點厘正。據黃鴻光先生說：楊凌霄字九卿，號壤三，甘肅省隴西縣人，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生于道光二十一年，歿于光緒三十一年。晚年設帳教學。著者尚有《隴西被兵記》、《隴西藝文集》、《續修襄武人物誌》、《楊氏家乘》、《啓後墨譜》等書。

本文作者以漢族大地主階級的立場，敘述史事，對起義人民肆行污蔑，對回族等兄弟民族亦肆行污蔑。今次刊印將原書名《循回七叛紀略》，改為《乙未循回紀略》；在原有小標題中刪去“匪、逆、叛”等字樣；文中“回民”、“回子”、“回逆”、“回匪”等並用，一律改為“回民”；原敘全為污蔑之詞，亦刪去；其它仍保存原文，請讀者注意。

海 城 縣 戕 官 略

光緒乙未，海城戕官之變，兆于李昌發。李昌發者，海城縣回籍，同治初滋事之渠魁也。因安撫漏網，仍不守本分，以窩盜劫掠為生；復犯事，罪在不赦，潛納賄于當道，擬輕減。李昌連者，昌發之同母兄也。其實兄惠而弟跖，呈請于當道云：“連雖與發誼屬昆季，奈吾弟極兇橫，屢犯大案，若脫免不惟貽地方害，且定為骨肉累，連今為地方宗族計，不得不大義滅親也。祈毋宥，庶免後患。”當道者以受賄，不允其請。連執爭不已，遂律定絞監候，拘禁于海城獄。

甲午岁，倭人構兵，甘肃防营悉撤而东，循河回民乘机窃發，傳單通行。昌發之子因暗結河洲回民数十，于五月初七日，戕官劫獄。先是昌發屢鑽營于海城县令邓朝卿，求其脫獄，邓令允从，而不能为力。未几，惠令福接篆，發数求釋宥，福置而不問，是以怀恨。时署內演夜戏，众聚观齣，羣盜因伺間劫昌發出獄，率众戕官、燬署，惠令全眷被害，仅留一弱女。海城城內居民尽回，該匪党戕官后攘臂一呼，滿城皆应賊矣。

回紳貢生馬崇德、田文义等，素为羣回敬服。崇德有子五人，皆强而有力者，急率子出門喝曰：“汝等果反而从賊耶，要反先杀我，否則速与我击賊。”文义登楼大呼，相知多人攻賊，羣回一半变莠为良，遂从崇德五子逐賊出西門，杀斃数賊，擒获二三人。海城都司刘繼仁，亦回籍也，坐观成敗，逸出之。

賊因無兵勇剿截，日集日多，肆行焚掠，圍攻其兄昌連堡，意在报复。以預为防备，不能克。遂窜扰固原所屬平远各州县，三百余里，尽为焦土。平庆涇固道祝維城，一面电稟制軍，一面飞請陝撫。甘督楊昌濬聞報，委平涼釐金局知府袁春江前去查办。适河州总兵李良謨，引見来涇，檄令就近往办。陝撫鹿傳霖恐其窜陝，遂令撫标中营何建威率永定三营，並馬队二旂赴固，相机进剿。行抵該处，合击而潰。（永定軍有張紹先一营，尽是回民，出队时槍炮有药無丸，为統領察知，严办数人，始为击退。）余匪北窜中衛山內，經宁夏鎮率兵搜剿無遺。逆首李昌發等，后于河州擒获，始歼焉。

循化厅撒拉

西宁府循化厅，北濱黄河，南倚大山，东連河州，西極湟中。城內居民，回多汉少。至于城外南山尽居番民，东西二乡撒拉与汉民犬牙錯处，有外五工內八工之名。自国初以来，叛逆六七次，始借言于爭教，繼則搶夺財物牲畜，終則放火伤人，总未受其大創，是以叛心不改。今岁三月初三日起事，厅官欧陽乐清，先为彈压，不遵，通稟各大宪。楊制軍委西宁道程际清赴循化查办。程观察一入循城，会同統帶河鎮右营練軍副將李临湘，並厅官，傳集撒拉，仔細开导，陽奉陰違

整經數日，不能合宜。復將頭目傳來面諭，該頭目言出不遜，反曳程觀察衣襟，同跳黃河。李臨湘見此無禮，傳令捆縛，該頭目大聲辱罵；程觀察勢不得已推出正法。城西數十里北庄，撒拉之巨巢也，聞知此情，即率精壯賊伙，來圍循城。程觀察、李臨湘一面防城，一面稟請救兵。所幸循城回民不為內應，至五月二十一日始得解圍耳。后聞李協戎(臨湘)言，城中受困七旬余日，糧麵尚不缺乏，但少柴無水，其不亡者亦岌岌耳。

甘肅各县同日荒逃

光緒乙未四月，狄道鄉民，馱糧背草，携男負女，紛紛來城，声称河西回回不靖。及細詢其情，究無形迹可指。數日之間，城內寺廟、舖戶廊下悉為住滿。地方官派役去探，回民耕耘如故。出示開導，不見遵從。數日，西鄉漢民逃避已空。州官恐有變故，稟請團練防守城垣。遲至閏五月初，有回民數百，高張白旗，在河西叫罵。狄城民團出隊，未及接仗，紛紛退跑。回民乘勢一追衝過浮橋，將南關木廠放火。此風一揚，巩昌一帶民皆驚慌，然猶未為亂逃也。所異者十一日巳時，巩昌四鄉男婦，近者入城，遠者上堡鑽窖，實為急迫，羣呼回騎已到鐵家舖。旬日以後，蘭州來人云：甘涼一帶，荒逃更甚，云白彥虎進關。東路來人言：平涼一帶亦復如是。鳳翔客來又曰：隴州以東傳陝回過山；秦州以南講張家川起首跑賊，形勢實不可言。其附近障岷通渭寧伏各县，更不必言矣！此後回民不時過河，燒燬東山，殺人放火，日盛一日焉。

雷正綰力守河州

太子少保陝西固原提督雷正綰，接得楊制軍“循河回叛前往該處權宜辦理”公文，即點集五營勇丁，發散軍火帳棚，擇吉起程。道經安定，駐紮旬日，安定客民于隊伍初到時，留心默數馬步勇丁約有千余名，其虛冒可知矣。旋開狄道康家崖，比進河州(州官查之屏)，以籠絡為事，八方回民，見其兵少，叛心愈熾。一日之間，連接循化告急文報，少保迫不得已，派湯鎮台彥和，帶領數營赴循，不過虛張聲勢。詎

料立解城圍，遂乘勢攻打北庄。回目馬永齡（俗呼馬五爺），富冠八方，見循化解圍，又攻北庄，心懷不平，請于少保，願領八方壯丁千余往助湯彥和。少保俯听其言，發給洋鎗洋炮，永齡領有軍火，即日成軍，請少保出城点名，借以陷城。少保疑有不測，免其点名，催令起行。永齡見計不中，先率二百人前往，行抵積石關，聞得北庄已破信，即將關下居民，杀伤數名，搶掠而歸。少保差弁詢問其故，永齡飾言積石關漢民夜間齊集，襲杀勇丁，是以撤還。少保明知誣賴而不深究。永齡又于夜間將花寺空房放火，意欲地方官出城救火，就中起事。城中昏夜難辨，不為出救，轉催民勇上城巡守。永齡見無動靜，乃親喚相識漢民二人，同去救火。行至寺前，永齡大呼曰：“此乃放火奸犯，我已捉住。”登時杀斃。少保亦置之不究，唯晝夜嚴加巡守而已。永齡從此日坐四轎至城前耀武揚威，以為河州反掌可得，但候時刻耳。

壤三氏曰：河州于五月十九日被困，至十月十八董星五解圍，整經半載，而平安無恙者，糧足人眾也。八月中，梁都司大忠少君竄出河州城，由北路白塔寺來覘云：“少保在城，防守周密，糧足人眾，可保無虞；但時疫大行，死亡者十有三四，豈非劫乎，豈非數乎！”

楊昌濬剿办北庄

甘肅制軍楊昌濬，厭听回叛之言，兩司及左右亲近，默會其意，隱而不宣，愈抑愈熾；比及放火杀人，西宁、狄、河府厅州县紛紛稟報請兵，事不得已，兩司及學憲道府上院公稟情形。楊制軍乃曰：“回民果真反耶？”兩司曰：“現有西宁、狄、河各处稟報可据。”即为呈上。楊制軍觀畢，乃行文固原提督雷少保，刻即統帶馬步五營赴河州权宜辦理；又移甘州提督率領各營開往西甯，務剿勿撫。西路營勇于四月上旬，先后至北庄，番民亦出馬隊千余助戰，並該處民團千余扼要圍困，而河州鎮湯彥和亦奉雷少保正綰札飭，帶兵勇數營而至。連日出隊攻击北庄，槍炮無空發者，營勇不敢逼近。湯彥和會同各營，同日出隊，用西瓜大炮轟坏庄牆二丈有余，一拥而進，（然非番民、民團相幫，營勇恐難全勝耳。）杀斃撒拉甚多，其逃出者尽往西宁。湯彥和乘勢分队清剿八工。撒拉惟湟滿工之回得以万全。盖此工之回極穷，且

去北庄过远,是以未与其党,亦不受其害耳。

壤三氏曰:北庄賊巢自国初以来,屢叛屢撫,兵勇終未抵其庄下。今既犁翻,虽曰天数已然,实賴夫人力耳。何也?該处番民、汉民,一則畏其报复,二則貪佔土地,同力合攻,焉得不克。比地方官清理善后,汉番之民公悬照旧日地丁,如数完納,其汉番之注意,可想而知焉。

湯彥和覆軍双城

河州鎮湯彥和,于循河回民叛乱时,获胜仗大小七次,厥后攻克北庄,以功多,漸有驕心,喜阿附,拒規劝,自以为是。豈料回民馬四虎,因攻翻北庄老巢,焚燒祖傳禮拜寺,怀恨在心。对其党指天而誓曰:“彥和事坏,我心方甘焉。”晝夜思維,計無所出,适馬尕爷放火燒寺,四虎就中起意,借雷少保口气造成假文云称:“八方回民,放火杀人,意欲攻城,奉文之日,刻即率营来河,商酌防守。”彥和接此文,不加詳察,傳令开差。麾下营官及乡团头目疑其变更,同請由番地繞道至河,彥和不听。加以馬四虎巧言引誘,遂由循化东乡,望河州而来。行至双城子,各营官及队伍意欲一气进河州,馬四虎謂彥和曰:“此处至城,虽云四十里,若用步工,足有六十里,今不歇息,直至城下,人困馬乏,万一接仗,如何可支?”彥和信以为然。馬进士^①知其詭計,跪求进城,保其無事。湯彥和手持馬棒,驅逐不听,叱曰:“如再阻者,軍法从事。”遂紮营于双城子。天明將欲做飯,撒拉队伍蜂拥而来,連攻二晝夜。湯彥和見营中無粮,勇丁困乏,力不能支,密傳开差向土城子夜走。詎知劫运至此,不能挽回,三更甫交,雷雨大作,昏黑莫辨,撤回追杀,河水吹淹,八营之人,逃脫者仅数百耳。湯鎮台与亲随勇丁,抛

^①馬进士疑即馬福祿。据馬福祿碑銘(《清振威將軍总兵馬公神道碑銘》),馬福祿河州人,庚辰(1880年)进士,“循化撒拉种民以爭教謀叛,固原提督雷正綰督师河州,機公率团勇营崔樊兩峽,与总兵湯彥和、王正堃相犄角。屢战輒克,不市月而事定。而河湟之回,复相繼为变,羣集矢于公,以为助官軍,戮同教。公急不能辨,偕兩弟入城,而城人亦以宗教疑。独雷正綰以公忠勇無他志,命馳騎迎湯彥和。抵双城,曰:‘此去州城四十里,速入城,迟則恐变作。’湯不听。是夜,叛人周七十果扼双城之隘,分党据山顛下击。公躍馬鏖陣,血战兩日,而湯乘夜雨率亲卒潛逸;营中失主,皆潰走。公恚不得志,突圍出,間关隄隔数百里,达蘭州乞师。”

槍棄馬，無衣無履，亦岌岌乎不免焉。時六月十二日也。

壤三氏曰：湯彥和失利，人皆謂拋棄軍火帳棚，前功盡沒。而抑知馬四虎暗中用計，糾合撒拉，攻圍營盤，復又假言撒拉送糧湊餉，懇求招撫。彥和信以為實，駐軍双城子，明日息勇力，其實候賊賄耳。自取敗亡，于人何尤焉。

何建威擒獲閻麻子

統領陝西撫標、永定馬步等軍、中營參將何建威，剿滅海城回民后，奉調赴狄道防剿。又五月初抵安定，時李鎮台良謨，亦帶數營來安定會商。良謨由蘭州進攻河州北路，建威由巩昌西征河州东路。建威遂于二十六日開差至景家口，二十七日至高窩川，二十八日越北山渡渭河，人民觀者如堵。大隊已過，忽一馬隊勇丁將道旁一人撕住，叱曰“此閻麻子也！”即捆送何建威處訊問。先以投軍充勇支吾，后乃實供窺探軍情，欲入城放火等語。復送于隴西縣秦瑞珍堂訊；供稱北山脚瓦窰內有六人，系同伴，何建威派圍隊二百，即去拏獲，口供無異。二十九日，請何建威正法閻麻子六人于西門外飲馬池邊，共一人系秦州鄉民，遞解原籍，巩昌一路始漸安謐。三十日傳令由渭源窰店大路開往狄道；比至渭源，三更密傳由官堡望嵐觀坪而進狄道，官民由东路迎接，何建威已由南門而入。兵法云：“軍行詭道，兵不厭詐。”蓋恐回民暗為埋伏，半路邀截也。

壤三氏曰：閻麻子（相傳為漢人之婦，為回民引去數月而生，系原姓）未犯事，先與巩昌西鄉科羊溝墾田階州游民勾連，時相搶奪，行客憂之。及閻麻子伏誅，餘皆斂迹。或曰：海城打仗時閻麻子在回中爭先奮勇，我軍得以識之。予曰不然。兩軍相對塵霧迷天、槍炮震地，焉能認識。況閻麻子頭戴盤香草帽掩其面目，身穿白布汗衫露出兩肩，藍布破褲兩股在外，脛束毛纏子，足系襍麻鞋，雜于眾人之中，戎馬匆匆，勇丁即眼超風胡，焉能驟為相識耶？

董福祥解圍河州

督辦甘肅全省軍務烏魯木齊提督董，統率二十餘營進甘。八月

二十六日，駐紮安定。李良謨、何建威、叶占魁各軍悉為節制，馬安良為前戰先鋒，帶馬隊一旗，步隊二營開紮狄道康家崖。河西回民挑好漢五百，先將浮橋撤去，又在西川十里鋪橫挑萬里壕一道。日間來河沿叫罵，夜則入壕巡守。董帥見兵不前，進將不力，九月十六日，帶董字三營，並馬隊五旗，親至狄道，造塔浮橋，過河出隊；回民先來罵陣，如是者三日。董星五知有纜索走漏消息，遂按兵不出五日之久。回民又來叫罵，董帥傳令叶占魁三營開向康家崖，置河西之回于不理。回民以為由大東鄉進兵，守壕回民日久怠玩，不為嚴備。董帥于三更，暗帶馬隊，沖至壕邊，大開殺聲，壕內悍回，措手不及，殺傷几盡。狄道各軍，悉紮河西，董帥乃立令馬安良向寧河前進，又面諭各營官排成方營，輜重在中，隊伍多發葯子，頭插香柱為信。夜至二更，不發號炮，一擁而進，如違軍法從事。吩咐已畢，自帶董字三營及馬隊踴躍疾走，馬安良甫至甯河，董帥隊伍跟踪亦到，安良出其不意，因大呼曰：“大帥至矣，投誠免死！”回民驚悸失色，爭相釋戈。九月十六日三更至河州北坪紮營畢，開放槍炮，八方回眾，驚慌逃竄，以為從天而下。城內官民，疑其回民來攻，及見大令叫城，始知董帥親至解圍。至次日又出隊白塔寺，李鎮台良謨始得進城接印。

壤三氏曰：董星五軍門入玉關至蘭垣，札令馬安良率馬步勇丁同赴關東，恐其乘間生心也。后聞循河叛亂，星五雖欲來甘，烏得而自主耶？即來矣，無權無勢，乏糧缺餉，安望馬到功成。人以為天不佑回，楊制軍奏請而至，孰知密保者乃山西巡撫（張煦，甘肅靈州人）。據會試公車來言，奏摺云：“西寧軍事，惟烏魯木齊提臣董福祥，人地熟悉，威聲素著，剿辦可期得手。伏望假以重權，觀其後效。”此一摺也，不惟甘肅之人夢想不及；實出乎星五之意外耳。

河回魁首陸續捕殺

董星五兵進河州，其得功之處在於解圍，其失機之處亦在於解圍。何也？使其初至城下，捷以下馬陣勢，大肆殺戮，八方東鄉，猝不及防，自然抱頭西竄矣。及紮營已定，軍威漸斂，即欲再鼓其氣，而無所借口，加以馬安良從中調停，愈難破其情面。（功成目前者良，貽禍

于后者亦良。)日复一日,將事就事,勒納贖罪銀三次,共三十餘万兩;捐粮河州市斗一千数百石。厥后回民自相矛盾,供出賊目,遂陸續緝拏正法二百餘名。其中頂替者过半。所幸老教首領馬永齡(俗呼馬五爷)与其二子政福悉为梟首。其新教首領馬永瑞(俗呼朶爷)暨其子如蛟,孙显文(俗呼扛子),仅將显文殺死,永瑞如蛟父子漏網。解之者曰:“如蛟于先年随馬安良赴北京,未与其党而不知。”河州起叛时如蛟已告假来家,何得謂其非叛乎?此外又有撒拉新教首領馬股楼半,西乡首領周七十、馬北客(俗呼大头)、閔福盈(系殿臣子)、南乡分台老阿渾与丘夫帝被杀。其餘多不悉述。

剿办西宁紀略

前甘肃新疆巡撫魏光燾,統帶十营赴关东防堵日本入寇,聞得甘肃回变,自請帶队剿襲,奉旨准招三十营,並授陝西巡撫。魏意在立功,道經西安未接撫篆,逕往甘肃。抵蘭后,与董星五会商,各办一路;魏軍剿办西宁,董軍專剿河州。有自西宁来者言,魏軍前鋒进至大小峽,屢次致敗,得周軍門文翔接应,始进西宁。回民猖獗愈熾,魏只順情撫恤,移攻哆吧,弥月不开,因籠絡招安。比董軍解圍河州,上諭令董进剿西宁,魏往西安到任,所帶各营撤回西安,即行遣散。董星五即派何得彪並扛八,各帶数营为先鋒,前往西宁,同西宁鎮並民团將該处回众襲杀無遺。董星五率董字三营及各軍圍攻哆吧,抗拒者征剿,归服者迁往別处,加以飢餓疾疫,道路枕籍,其不亡者亦無几焉。

壤三氏曰:巩昌去西宁,路远千里,且地非衝衢,不通文报,所記数言,尽系傳聞。嗟乎!一星五也,在西宁則頌声載道,在河州則嘖有煩言者,一剿一撫之故也。自我朝而論,同治初年甘肃州县半为攻陷,西宁八屬汉民尽随其教。馬智元弟兄格外庇覆,得以安業。此次变乱,百姓不为相随,回民大肆燒杀,官軍一到;痛加征剿,正所謂天災流行,报应昭彰耳。

丘逢甲信稿

丘琳輯

滄海先生統率台灣義軍抗日，是由甲午(1894年)八月開始。現所保存的信札遺稿，只有乙未(1895年)三四月間的，計共二十一封，其中致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十二封，致俞同甫的三封，致孫蔘參、鄧季垂、顧緝庭、吳霽翁的各一封。從這些信稿中可以看出：當時台灣義軍抗戰是非常艱苦的。械既不足，餉亦缺乏，加諸封建官場之牽制重重，封建官吏之顛預迂腐，益增加不少的困難；而義軍將領如何苦心孤詣求達抗日保台的苦衷，即此亦可見一斑。同時，也可看出：當時民眾雖有強盛的敵愾同仇心，但沒有堅強的組織；義軍抗敵情緒雖高漲，但由於倉猝成軍，缺乏訓練，戰鬥力極為薄弱。這些情況可供研究者參考。

丘琳誌 1954年11月20日

上中丞^① 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

此次將出，家父訓以弟兄協心軍事，上答君師，下保鄉井，警報日迫，有能效力之處，均不敢辭也。

同文來所商各情，想已達聽，信字兩營管帶本在營差遣，已着即兼程回中成營，靖字一營亦令其速即傳齊，每營請仍撥款二千兩。至信字兩營歸家兄先甲統率，駐紮中港后壠等處，防地在中北之交，而到中路有大甲、大安溪之阻。所有軍裝餉項，請仍由台北省局支領。家兄才具尚能帶營打仗，閱視公牘未能明澈。舍弟樹甲不願率營而肯在營相助，現在軍中，擬令同往，並加以營務處名號，以便幫理。家兄雖有四品封典、五品軍功，均非切實職名，擬為捐府經，但軍中無此餘款，如可，由局先填實收，後再補款項。義軍之出，可惜太遲，其間不無人才，皆未練習。勇丁善槍者雖多，將來止能使之入自為戰，未可云

① 中丞指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

节制之师。此时惟有以寬御众，結以恩义而已。此次公牘請即以府經署銜，以資統率。今日霧雨不能出勘營地，昨日詳細察看形勢並台北后路情形，亦得其大致。人言已難盡信，地圖亦未可憑，以言者繪者不必皆知兵事者也。如圭崙嶺、太平頂等处紮營皆為閒着，老路坑砲台以防八里盆小南灣后路，尤非事實。即前同委員所看虎头山之宜筑砲台，亦未中肯綮。此事如作文認題，須切己体会，俟稍晴勘完，再當詳稟，上請訓示。

逢甲關防擬改刊“統領各路义軍關防”，以免每調一營又須另刊，昨商衛隊營關防，擬刊為“管帥义軍衛隊營關防”。

再吳鎮洸已調，其靖字正中營、衛隊營幫帶，擬改用良字副右營藍如松，並令選士人一哨。又坐營幫帶本擬用張錫范，昨有游得升由鄉間來，人甚历练老成，擬易張而用游，以資得力。

復中丞 三月初九日（4月3日）

初五早，出勘防地，故勇來賚到手書，先由呂生代拆逕復。基滬圖是否即粘在壁上二紙，逢甲並未帶來，呂生寄上兩函，亦非基滬圖也。南坎防地應分紮處所，已得大致。基港北皆山谷紛歧，最要者曰厚湖山、官升崎、大坑山、后壁厝山，离海均三里許，由此均可直趨太平頂。此处山谷甚叢雜，一曰獅头山、山鼻子，兩山之間曰坑子口，最寬闊，直對南坎港，上太平頂尤近，無山遮攔。南坎港往台北之孔道也，而頭前庄即登岸必經之地，曰虎头山、尖山子、番子厝山，兩山之間曰廟口，由此上赤土崎，則可趨太平頂，可趨圭崙。其山勢均各自分歧，無總扼其要之所，竟有处处須防之勢。本擬南坎街后山紮坐營，細審未得形勢，茲擬离南坎街三里之尖山子為坐營，防廟口一路，可分哨紮虎头山、番子厝山，並分一二棚在枕头山為了望。山鼻子極要，宜紮一整營。獅头山宜紮一營。其前尚有一山宜分哨紮山上，並筑一土砲台，專防南坎港。后壁厝山、官升崎宜紮一營，而分哨紮厚湖山，並筑土礮台。已防南坎港，又防紅土一路，此处亦可登岸，一營未免少單。擬再分以一營兩哨防此一路，以三哨防頭前庄，兼通港南北之氣。此皆港北布置，而已須五營。蓋小營，每營止發二百八十桿

槍，共止一千四百用槍之人，防此二十余里地，聯絡應援，止見其少不見其多也。港南曰王公廟、竹園子崙，后均平坦無險可扼，宜開壕多放地雷，此處極少，亦宜以一營分哨駐紮。又離南垵港十余里之許厝港，亦須另分哨往紮，則一營尚不敷用。此時溪水淺，若敵趨港南，尚可由港北諸營馳援截擊。轉瞬夏潦盛發，則港南北不通，一營亦極單薄。但此時止能計及目前耳，能否由他處分可用之營紮此，抑由逢甲添營以聯為一氣？此處本有勁字練勇三哨，勇已缺少，又自去夏至今尚未開長濠為戰地，漫無布置，若與同紮必受其累，應請撤紮閒地。此營尚有二哨紮石頭厝之出水坑，或令其全數往紮，以助石頭厝小南灣之防，似無不可，以上布置情形是否之處，統祈訓示。現在衛隊一哨未齊，靖字一營亦未來，先派誠字正前營往紮后壁厝一帶，派誠字中正營紮前庄一帶坐營，分哨往紮廟口，俟照料家兄分軍及各營齊后，即次第布置中路。信字兩營昨借餉到，已專弁解往，催其速行取齊，逕來后壠，家兄即可由此趨往。又靖字一營借餉未蒙賜示，靖字營未到，則不可騰出家兄之營。營中所存六百金，本日分予各營已畢，靖字營借餉外請另借八千兩，以五千濟本軍之急，以三千給家兄帶往防地也。初三初四兩上書，各節尚望賜復。軍局載到前膛舊砲四尊，其一已斷，余均生鏽，並不可用。勇均以為不敢接收。如有好後膛砲請發數尊。前承諾撥車砲四尊，今在何處，仍可撥來否。千里鏡有新到者，望賜兩三具。余容續陳。

上中丞 三月初十日

倭寇在北，每佔一處，必養息十數日，始再出。今踞澎湖已旬日，計初十后該必有戰事。基隆有重兵，當不敢來，若窺台北，非南垵必后壠耳。信字兩營借餉初六始到，初七專弁解往，中路計明日方能到來，限初十成軍。然無餉則不能責以成軍，計至速亦必十二三方能由中路來。靖字一營本限于今日來，因餉未往，亦未能來。靖營來、家兄即馳往后壠一帶駐紮，兼就近催信字兩營速來也。領餉領械及關防，已專弁勇在省守候二日。信字兩營軍裝到。家兄一營不能兼運兩營器械，應到新竹僱夫，以期速迅運往南垵。俟靖營到，共五營兵力，止

敷防港北，已詳前稟。但兵事瞬息万变，未容一处疎防，拟先以四营防港北，一营防港南，虽屬單薄，然以現在兵力不能不如此布置。吳霽老四营齐后，望速調信字等营回助防也。俟照料家兄分軍起行，即当拔坐营出紮南垵之元帅庙，以便布置。所运来土砲，細驗决不可用，故未接收。所拟勘筑暗砲台兩处，須有砲方可言台，有砲台方能阻其登岸，且能自护防营，应請撥出佳砲数尊。麻布袋領無余，軍中要件亦未能尽备，槍彈尤少，伏乞筹及。此次虽倉卒受命，尙覺布置从容，邇因积受寒湿，痰飲感發，心緒頗悶，然大致似無害也。

上中丞 三月十一日

昨上一書想已塵覽。頃奉來諭三函，捧讀敬悉。敝部已出紮之营，早令其每夜放哨，兼令其厚結土人，稽察奸細，此事似可釋慮。具雷兵已即令紮后壁厝之邱国霖派人往覓，但安雷处所虽据营弁探报，而雷营管帶未来知会，应如何放雷，各营未能悉知，应請飭雷营管帶轉相知会，並自飭雷兵来駐敝营相近之所，以便照料。若逕由逢甲处轉飭，不相統轄，虽什長未必行也。倭寇在北洋每佔一处，必养息十数日，始再出，今据澎已旬日，計十五内外必有战事。若規台北，基隆重兵所在，必不敢来，計非南垵，必在后壠。此情已詳前書，而此二处，皆逢甲弟兄所分防地。如布置早定，自可無慮，惟倉卒受命，故小費躊躇。現所最焦急者，旧有之营，所应需各件均未能齐，新添三营並槍未領。据局云，須五日后方有可領，其督帶及各管帶关防亦未領到，各局紛煩，此等必非有意留難。但家兄关防未到，犹可率軍而行，如槍械未来，勢難徒手而战。何日槍械到，家兄即何日行，逢甲即何日往紮南垵之元帅庙。分軍在百里而遙，無論手足，即部下如不能照料周全，使之無械無餉無关防惘然而往，公义私恩，兩均未尽。但消息甚急，万不容迟，思之不能成寐也。今日砲兩尊已运到，以視前鏽砲真不值一笑耳，朱上泮不死可惜，不能承受此輓联，如此則威海載公独有千古矣。

南垵兵力虽未周密，尙粗有头緒，后壠則究須到彼方能布置。

上中丞 三月十二日

五鼓奉手書及同文函敬悉，良字營一切情形前已剴切面陳，今復承詢及，如據所稟云，已募成，當可即派員點驗。請歸陳登元自統，蓋一其介弟，一其堂叔，非他人所能統也。

昨已將槍械關防未到，礙難分軍到防情形急切陳明，想已塵覽。但思后壠等處現止有練勇營，若敵由此窺伺，非預為有布置，倉卒無從截擊。頃商之家兄，令就本營分足槍彈，明日赴新竹，后日趕至后壠，相應情勢布置一切，已議定于明日頭二幫車分起啟行。惟關防未到，尚可赴防；槍械不齊，雖已赴防，難徒手而戰。此等急切情形，備詳前書，當蒙鑒及。軍中一切應用之件，種種未齊，戰事又在旦夕，思之焦急，貧如禁體作文章，不意今日帶兵，還是窮書生本色生涯也。

應請吾帥飭局先備齊信字兩營軍裝各件，專員尅期逕行解赴后壠，以期迅速。若仍由逢甲派弁請領，及家兄到后壠再派人來領，輾轉遲延，必誤事機，蓋已兩次派弁往領未得矣。其靖字一營，今日可齊，其應領槍械，不敢請飭運來，自應再由逢甲派弁守候。

昨所請信字兩營軍裝飭運至后壠以期迅速之處，想已蒙准飭局從速派運，家兄已拔營赴防。信字兩營亦限十四齊至后壠，候軍到即可次第布置矣。頃奉善后局移送關防文，止有各管帶關防，其督帶關防是否應行刊給，以資統轄，伏祈訓示。

上中丞 三月十三日

初九、初十、十一、十二、連上四書，未蒙復示，反復撫念，慚駭交併。細核書中都無觸忤字句，不知何故。其請運信字兩營軍裝一節，同文十日來書令自設法，逢甲種種為難，及焦急情形，均在上吾帥書中。同文所未盡見。逢甲千氣萬力不能得者，往往吾帥一言得之。如俯念孤軍分紮要地，勢難徒手而戰，仍請速飭備齊軍械，勿雜壞槍，尅期運往后壠。如必由逢甲處再行請領，又運往新竹，由家兄處派人來接，輾轉遲延，太費時日，軍事方急，似未可仍作此官樣文章也。如因此事怪其所瑣瀆，加之軫責，亦不敢辭，必求得請而后可。又地雷二

十具，查明止由石头厝安至紅土山，其地皆南埃港北，非港南也。紅土山离南埃港尚三里余，仍請于南埃港左右再加安放。雷兵仍住石头厝，昨令人往覓，据什長柳得貴云，必胡管帶有命始敢移近敵營，不出前書所料也。明日当出紮南埃之元帥庙，以便布置。軍中一切应用之具，十缺三四，領又不能即得，若事事告吾師，又嫌煩瀆，自顧不知所云。

上中丞 三月十八日

頃据丘国霖报称，本日已刻有黑色□旗輪船三艘，由南来，一艘逕由外洋北行，二艘駛近南埃港約三四里，停一鐘許始北去。查通商章程所載倭奴國旗商旗均白色紅心，兵船亦相同否？其旧用之船多白色者，今所購已杂，当不尽一色，乞示及，以便詳告各營。又大甌山極為要地，已令丘国霖于無可分哨中暫分一哨往紮，以便續行布置，此本非南埃防地，而又关南埃防地甚巨，故不能不急切往防。其大小南灣、石头厝、出水坑等处，派謝道隆往勘，險要已詳前書。茲据丘国霖續往勘回，所言与謝相同，現無一人一騎駐紮，乞速派營來。又据吳鎮洸稟称，港南散漫無扼要处，將來总需營哨散布，所幸蘭稜木叢杂尚可埋伏。昨派其往勘許厝港，茲据复称，尚有小山可扼守云。倭寇聞要索賠款七千万磅，持議者虛与委蛇，于此令人思冥媚人一流人物不置矣。破倭船，杀倭头，謂前出有賞格告示，營中多不知，乞飭抄一紙見示。

上中丞 三月二十日

逢甲性本疏闊，于公牘事宜未能詳細，故每事先上書請示，再行具牘，以免駁斥。信軍營務处，即系請示蒙諾之件，頃批牘回乃又奉駁，当即遵命撤委。逢甲前办理北路义勇，举人余紹賡極力贊助，所招集靖字營亦較良字營为切实，此次来赴北防，故即邀請来營借資助理，而請加以帮理營務处名目，奉批無准駁語，紹賡意不自安，亦力請退，尚未許行。查張鎮所統八營，委營務处三人，稟报亦未奉駁。初謂事同一律，故敢冒昧上請。又楊道所統三營，其營務处即由院委並給

薪水。逢甲奉命創辦義軍至今，呂賡虞贊助之力為多，前蒙委幫辦義勇事宜，尚不敢請給薪水。其人性極恬退，本約來軍一月，營務初有頭緒即回。逢甲以其在軍極為得力，不便令去。故思一維系之法，非加以憲札不可。同一薪水，由營自給與由憲給，則受者之感奮自殊。故擬照楊營上請，不意其非向章也。賡虞見非所應給，已力請辭薪水，似宜准其辭，又兼申前約，則尚未能許之。如使全軍贊助之人紛紛告退，則逢甲一人難獨自辦理，叢脞必多。奉駁之件，此尚初次，將來正恐未有已時，亦自立脚不住耳。吾師裁成有素，故敢私布其情，伏乞鑒奪。

上中丞 三月二十三日

本早劉差官賚各件來，適逢甲出閱各營，至晚回始得捧讀手書。前三紙訓誨周至，且感且愧。后二紙并示苦心經營大局之處，局外已閒談聒耳，局中又助理少人，此种情形真堪憤歎。和局不成，台地必有大战，自在意中。但使諸將協心，能與防地共存亡，倭寇虽兇，未必即能全佔台省。所慮軍火不繼，餉源不接耳。如議和者竟有割台之舉，默察台地情形，必至內亂。此時無繩尺之可拘，倘有英雄者出，但使封疆大臣中有能隱助以軍火，即足集事，餉則竟不必問矣。浩劫茫茫，未知天心何屬，于此令人思鄭延平一流人不置。頌甫和題壁詩有“草薶事業無人問。且向乡关集健兒”之語，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十九夜有輪船在南垵港口放電燈約二鐘許，系自北而南，二十一日均有一二輪自南而北，本日有一輪在黑水洋，有一黑色輪無旗駛近紅土山約二里許，此處水甚深，擬令丘國霖一營全紮大坑山厚湖山專防此一路。信字三營此三日內陸續可回防。家兄已來，頃與商，擬于丘國霖原紮地之后壁厝、官升崎分信字一營紮此，兼分哨紮頭前庄，通港南之氣。并分一營往紮港南，與靖字營為犄角。其大甌山亦分一營往紮，明日即同履勘。至信字正前副左兩營，由家兄點驗即令到防，靖字正中營逢甲點驗即令到防，可否以點驗之日或到防日起支大口糧？防緊之際，如俟請派員點驗成軍始飭到防，未免少費時日，然已到防，又不便仍給小口糧，故不能不以此情請示，伏乞鑒奪。各營已包匠一律建造

营房，此事如俟詳准始兴工亦小延，已飭尅日建造，用並附聞。防地宜用砲处甚多，軍中也有能用开花砲者，如有砲可来，拟招砲队一三哨也。逢甲日出巡閱各营，惟早晚在营为多。此处离桃园有电桿处止十余里，如安一旁線来此，則軍事急时，可期迅速，五百里牌遞至速必越八、九时始至也。

上中丞 三月二十四日

昨夕戌刻，因丘国霖报称，倭輪近岸泊，又探有奸細在漁寮等处，当往查拿等語。当即飞报，想已达覽。旋通傳各营，一律預备开仗，並飭分哨往援丘国霖，且派本营得力弁勇馳往搜拿奸細。茲据回称，昨日酉刻有倭輪一艘停泊海口，一艘泊黑水洋。又据庄民徐亞成向丘国霖处报告說，海寮有生客三四十人恐系奸細，丘国霖即派勇百余人赶至漁寮。漁人俱云，日晚时用小船上岸，口操土音云系澎湖来，其人皆短髮着洋人衣服，並云洋人每日止發糕餅二塊，耐不住，要来糴米，因無米糴，旋即下船而去，当將漁寮遍搜，尙無所获等語。观此情形，系澎湖降人来为奸細者，定因石头厝、小南灣一帶尙無防营，欲乘虛由此登岸。現在倭輪尙在停泊，已預备开仗。此間屢請灵活快砲未得，所运来紅毛砲又極笨，費尽气力始到防营，又尙未領得子藥。是开仗所持惟槍，快槍已不准領，坏又不准換，营中之槍本不敷用，現在槍彈每人仅有百顆，惟有仰懇吾帅速飭运彈来营以备用；若由逢甲派弁往領，局中迂延必誤事机。又朱名登自募之营虽未齐，撥統之良字兩营已齐，請飭其即日往紮石头厝、小南灣等处。各处港口久已封禁，惟南坎港、許厝港前因刘嘉輝駐紮，故太僕米船依然出入。現在米价騰貴，兵食維难，又船尙出入，則稽查奸細为难，可否一律禁止之处，統乞營夺。

上中丞 三月二十七日

連日亲到各营应行分紮处所細加履勘，在重山峻嶺間舍車徒步，所見益真，共里数亦益确。茲以台人每千步足为一里計之，南坎街至紮坐营之尖山約四里，中隔大小二溪，此山以近元帅庙，一名元帅山，

其分哨之虎头山在东对峙，番子厝山在迤西，由尖山至山鼻約七里，为衛队营張景齡分防地。山鼻与獅头山对峙約四里，为誠字正中营謝道隆分防地。中隔一溪，兩山口正对南坎港来路，曰头前庄約四里，到港口約六里許。由獅头山至后壁厝之大坑山約七里，至紅土山約八里，为誠字正前营丘国霖分防地。后壁厝山谷叢杂，丘国霖一营分紮不能周密。故前書有拟再以一营分三哨紮头前庄，兩哨助防后壁厝之說。因止五营不能不分防南岸，故此处暫空，究不能放心。因直穷山脊，欲寻扼要处所，又得一最要而不可不防之地，曰大甌山，在后壁厝之山西北，山勢最高，南見南坎港、許厝港海口，北見滬尾、八里岔海口，其山脚分支数处，有离海岸二、三里者。問之漁人，此山海中望之甚挺，敌人無論由何支山脚登岸，直扼山頂，則正拊后壁厝、獅头山之背，并拊大小南灣、石头厝之背，所有营地均不可守。由此上泉洲山，即到太平頂，此处竟非紮一营不可，極少亦需三哨，而現在不独無营，並無哨可分，此港北連日所勘山勢情形也。其港南已以吳鎮洸之靖字正中营，分哨暫紮竹園子等处，此地尙未看到，今日因走山路过多，人甚倦，拟后日复看。聞离南坎港十里許，曰許厝港，一曰二埤港，小船亦可登岸，十四五里即到中瀝火車站。越火車站，走山徑，可不由圭崙而到新庄。此虽非南坎防地，而地勢毗連，所聞不可不慎。拟派人往看，或数日后得空亲往一勘。俟信字等营回防后，看兵力能及与否，再筹布置，此港南及毗連处所情形也。又派謝道隆往勘与港北防地毗連之大小南灣、石头厝等处，云均有險要可扼，而輪船可泊之处离岸頗近，除石头厝有勁字兩哨外，余尙無人駐紮，深覺可危。查陈尙老所募之营，即指紮此处，如已成軍，似宜速来分紮，以防窺伺。耳聞刘嘉輝十九赴后壠，已函家兄即拔营回北，其新調之信字营已于十四五日点驗，可并帶來。各营到此后应如何駐紮，乞先詳示，以便布置。又本日据丘国霖报称已刻有白色三桅輪船在南坎港口黑水洋边停半鐘，又駛近紅土山約七八里許停一鐘，即往北行，不知何輪。胡管帶今日来見，拟后日看安地雷，合併埭聞。中路亲友来信均謂倭奴遭瘟日死百人，天夺其魄，为之少快。彰云人心皇皇，台苗如故，家信来言柏庄寄住者竟滿堂滿室，安得广厦千万間，大庇全台官幕眷口尽欢顏

哉。仅肃上敬，請鈞安，伏惟統鑒。

上中丞 四月初二日(4月26日)

初二日勘防地回，接同丈函，敬悉一切。衛隊添足全營，擬即作為誠信全軍衛營，原兼帶衛隊兩哨之營務處呂賡虞人甚穩練，自創辦義軍及成營以來，一切部署均其與家兄先甲之力為多，以之管帶此營，原無不可。與之詳商，乃力請仍以營務處在營幫理，其管帶衛隊營請另行派人。查坐營幫帶文生謝景齡才具尙屬開展，擬即委為管帶。已來北防，自須聯絡北路義勇，擬令在營差遣之帶北路靖中營武生吳鎮洸作為幫帶，並令挑選一哨補足全營。其坐營幫帶有幫理文案原帶誠后營之文生張錫范人尙謹慎，即擬派為幫帶。可否之處，統祈訓示。

復孫萼參 三月初三日

初三日奉到米電敬悉一切，鼎卿昨來電已將情形飛陳，未得示故未復。北路義勇良字兩營，因必欲歸敝處統不肯歸陳副將統，已經遣散。前月廿四日中丞電飭再調中路義勇二營防中路，已傳揀定營哨限五日齊集，旋因統人難得，又敝部已來北，相隔太遠，恐與他軍不相聯屬，續行電止。義勇營官中惟家兄才具能統二三千人，次有謝生能統千人，本擬留一人在中以備閣下緩急之需。因聞尊處已有新募防營，故此二人均令舉營率之來北。中路義勇三十七營，現因先調四營，其餘營官均願來營當差，以資練習。來者已有二十八人，余未來者則均不甚可靠，頃與諸營官商會回中成營歸楊邦統，均稱不願。今思得一策于此，如十分緊急，惟有家兄或謝生率本營，帶同得力營官，速回中趕集兩營，自行統帥，以應閣下，此則仍須由尊處電請方合。但來回及成營非十余日不辦，恐緩不及事，又家兄與謝生惟能率勇打仗，朴拙不善應酬，恐與他帶兵者不合，一切仍須閣下調遣或能得宜耳。

復俞同甫 ① 三月初四日

頃奉來示敬悉，布袋嘴等處切近澎湖，其地勢無山險可扼守，若

① 俞同甫曾官刑部主事，當時為唐景崧幕中要員。

兩營分紮，必有他聯絡應援之師。義軍初出，其調度訓練均須逢甲一人親自任之，如相隔太遠，亦難得力。自南垵至家兄后壠防地，由火車往須一日半，由后壠至布袋嘴須四日半，〔記火車行程疑有誤〕勢太不聯。若勉以大義，或有肯往之人，而心不敢以為安，且布子太散，亦非勝着之棋也。請以此意轉達帥聽，再詳商之。

明日當再往詳勘防地，誠字正前營擬紮后壁厝，本日已派三哨往之，營地看定，即全營分紮。誠字正中營已派三哨到南垵街，擬定全營出紮山鼻等處，衛隊亦先派出紮坐營，俟照料家兄分軍后，即赴南垵，以便調度。靖字營初十內當可齊，再為聯絡布置也。分行趕造營房，擬非一月外不辦，擬備蕪袋兩万个，以便倉卒紮營，此項未申軍械局有可領否？新調信字兩營借餉三千金，擬全撥與家兄，所調靖字一營，可否照借？中路所領之項，〔營中現止存六百金也。家兄擬帶各營明白哨官數人往關渡看所紮地營，此在《請纓日記》已詳做法。又有回字營法，見《盛世危言》中，已開給各營詳看，但未申可用否耳。千里鏡祈借出，礮尙未領，能否由他處撥出？

與俞同甫

昨午忽忽未及暢談，承示預備再調義勇兩營，現在敝部分軍，所有之營止敷防南垵港北，其港南尙屬空虛，已將情形達之帥聽。如其預備如不得用，不如即行調來，酌之。惟前所調義軍，勇丁尙能刻期聚齊，均以候旂幟號掛，致稽期日。現催新調之營未來者，連接來信，亦均以此為言。聞善后局有預制號甲存，如預備之營須調，請發兩營之數，較易到防也。請領軍裝印單想已交肖岩，茲特派弁勇往領。九龍袋極關緊要，應領之件多半如此，希催之。蕪布袋據局云：須由敝處請示大帥，始便採辦，此何時也，尙敢以此瑣事屢瀆帥聽乎！無已請吾丈言之，土礮不得用，能想法撥數尊佳礮來否？敝部營哨皆均精槍法，均願領十三响，而局中無之，聞有十連槍甚佳，如可領，請示知，庶免到局搪突也。靖字營借餉千五百兩，另借八千兩，昨已蒙帥准共計九千五百兩，不如即借萬兩成數、商之。北方停戰，倭寇全力赴台，自

在意中，如當國者真有棄台之意，竊願舉所有義旅共保危疆。此軍出太遲，已承鑒及。遲猶方可，惟事事蒙吾丈照料，而從中尙有几轉，不能盡应手，奈何。

復鄧季垂

前月奉手畢，適義軍初奉徵調之時，洪纖蝟集，未遑奉答，為歉。中丞初擬調翼軍往南，而以義軍專防中路，兼任籌餉。旋因省垣后路空虛，復調赴北。現中北兩路義軍已調至十營，逢甲自帶五營，誠字三營、靖字一營、捷字一營，以良字兩營，由陳進士登元分節，分防南坎等處，兼顧省垣后路。以信字三營由家兄先甲分帶別防新、苗一帶。將領多門下諸生，兵士皆鄉間子弟，故訓多于練。受命倉卒，恐旦夕有警，止能使人自為戰，未可言節制之師也。書生初出治軍，止能辦到臨事而懼四字，一切規模均未能闊大，所望時錫箴言，不遺在遠耳。貴治布袋嘴一帶切近澎湖，敵氣甚迫，聞已添營，未審布置能周密否，至以為念。

上同甫 十九日夕

陳弁回，賚到手示，敬悉。吾丈辭巴及而不居，謙讓則可，真實則不可。如非吾丈容其巴及，則事事決難順手，謙者自謙，巴者自巴，則不如其受之也。自十四移紮元帥廟后，日日帕首短后衣，巡閱各防營，山逕丘間，舍車徒步二三十里，所見益真。計港北山谷叢雜，自南坎街至山鼻、獅頭山、布置已密，惟頭前庄尙空虛，后壁厝一營亦單。近又于后壁之西北得一不可不防之所，曰大甄山。南見南坎港、許厝港各口；北見滬尾八里分各口。其山分支而下，到海有止二三里而近者，若敵潛據此，不獨拊南坎各防營之背，兼大小南灣、石頭厝之背，由此直趨山頂，即可到新庄。其圭崙太平頂諸營不能阻，極少須紮一營，此港北情形也。港南則平坦無險可扼，應分哨紮，現一營駐紮亦尙單。昨奉帥諭命將信字等營調回南坎，再加布置當益周密耳。大小南灣、石頭厝等處，現尙無營駐紮，信字等營即來，兵力亦未能及此。

請帥處速派何營來防，許厝港亦應防，已陳達帥听矣。前書言派勇听差事，即選明白數人，而均不願往，故有再酌之語。來示以派勇二名，即由显彝處招人甚是，已告显彝即照行。又显彝書云、庖代不便多言，如竹岩不來，即以此事專屬之，為正其名，可乎？請酌之。

致顧緝庭方伯 三月二十日

趨謁鈴轅，倏經旬月，敬維起居萬福為頌。逢甲到南垓防后，詳勘港口情形，略得大勢。其港北山谷叢雜，每一山头為敵所据，即可用砲轟击各處；每一谷為敵潛入，即可趨太平頂，拊省垣之背；故處處均費布置。其港南則一片平坡，無扼要之所，不比基滬有兩山包裹，安營設砲台勢可相聯絡也。茲將各營分布處所詳列塵覽。港南曰：竹園子、王石廟、崙后、勘子脚；港北曰：虎頭山、元帥山、番子厝山、鼻山、獅頭山、狗頭山、后壁厝山、官升崎、大坑山。書生初出治軍，止能辦到臨事而惧四字，所幸勇丁均同鄉里，教以大義，其心尚為團結。又營中氣習尚少，與百姓亦甚相安。前承以諸葛武侯生平得力處在“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二語，可云要言不煩，言近而旨甚遠。將領多門下諸生，每與紬繹高論，尚能心領神會。惟逢甲望輕才絀，誓與士卒同甘苦，借結人心，故帕首短后衣，日周旋健兒間，覺羽扇綸巾，名士風流如在天上矣。夙承謬愛，尚望時賜箴言，肅此奉候助安，伏惟亮鑒不備。

致吳霽翁

霽翁仁兄軍門鄉大人麾下：仰孫吳聲望久矣，聞檠戟重來，海上軍民同聲欣慰，想見名將夙期也。逢甲初出治軍，韜略未諳，惜未得趨謁旌門，借聆高詣，悵何如之。昨奉中丞來牘，令家兄暫分軍出赴后壠，一俟老軍門整齊部伍，壁壘一新，即當回防南垓。貴部何時出鎮，祈預示知，以釋懸抱。又軍皆鄉里子弟，非素歷戎行，所有未逮之處，乞無吝指示，因夙欽仰，故手書示敬。軍書旁午，恕不庄楷，此候助安。

广东軍事紀

丁文江

編者按：1926年商务印書館出版丁文江著《民国軍事近紀》，其中無广东部分，今得丁家所存原稿（打字本，上有修改），最后部分即为“广东”。今据原稿刊出，标题为編者所加。本文叙述1922年至1924年間的广东軍事概况，主要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反革命軍队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的几次叛乱，文中对軍事布署，战斗經過，均很詳細；所列各系軍隊長官表，可备查考。但作者立場一貫是反动的，丁文江在1922年与胡适創辦《努力週报》，1926年依附軍閥孙傳芳，就淞滬商埠总办之职，勾結帝国主义，封閉了上海总工会。因为他对一切进步的力量極端仇視，所以在本文中對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时有污蔑之处，例如叙述广州商团事件是站在买办陈廉伯方面，詞句間对陈炯明多所庇护。有些記事也模糊了当时的斗争實質是革命与反革命之爭。这些地方应請讀者注意。

中国各省受兵禍莫过于川、粵，而客軍之驕橫，党派之复杂，則粵尤甚于川。民国四年前，龙济光为督軍，广东無民党立足地。五年，陆荣廷在广西独立，民軍始紛起。龙为所迫，宣言自主，然海珠會議，代表在会場冲突，湯覺頓等死之；粵軍与龙已成不兩立之势。其时李烈鈞率滇軍入粵，北趋韶关，而袁世凱死，黎元洪以陆荣廷督粵，于是广东始有桂軍。龙济光移駐瓊州，滇軍在粵北，粵軍势力甚微，不足与客軍抗。六年，督軍团禍起，黎元洪解散国会，桂軍与孙文合作，旧国会移粵。龙济光受北政府命，为兩广巡閱使，攻陽江、高雷，为李烈鈞林虎所敗。七年五月，孙文辞大元帅职，組織軍政府；唐紹仪、唐繼堯、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岑春萱与孙文同被选为国务总裁，政局益紛扰。是时孙文系粵軍入閩南，佔汀、漳各屬，广东势力，仍屬客軍。八月，上海和議不成；政学系联滇、桂軍，主持粵政，孙文辞职去，客軍勢

力日張。九年，李根源与李烈鈞冲突，客軍内部渐分裂，而政学系联直系議和，益失民党意。孙文、陈炯明、許崇智得李厚基援，由閩南攻粵；八月入潮汕，九月下惠州；在广州附近粵軍魏邦平、李福林等独立响应。十月二十日莫荣新退出广州，二十六日陈炯明入广州为省長，滇、桂軍殘部，多被击散，广东几無客軍。其时陈炯明欲据广东自治，不願再开衅于鄰省，而粵將許崇智自恃功高，与陈不相能，憤而赴申，迎孙文回粵。十年四月二十日，广州国会舉之为总統，陈被任为陸軍总長兼內务总長，陈与許爭为民党領袖，冲突日甚。而孙主張組織大規模之中国国民党，以北伐为目的；陈則主張联省自治，意見不相容，故許陈之爭，一变而为孙陈之爭。賴邓鏗(陈之參謀長)、汪精衛等調停，暫得相安。且因陆荣廷在桂，与北伐自治均不利，遂合軍攻桂。十年七月陈炯明率粵軍入南宁，陆荣廷由龙州走安南。桂省地瘠，兼遭兵禍，不足以养多兵，陈遂返广州。孙率許軍移駐桂林，联滇、黔、贛軍北伐。原拟以陈炯明軍留守，自率黃大偉許崇智、李福林、李烈鈞、谷正倫部取道湖南，直趨武汉；更以顧品珍部出鄂西，聯絡川軍，会师武汉。后顧品珍死，赵恒惕反对假道，遂变計赴江西。后因陈炯明反对北伐在后方阻撓，遂决意先去之，所有在桂林之改道計劃不令陈聞知。四月，率北伐各軍直趨梧州，下三水，免陈炯明职，移师駐韶关。陈炯明退守惠州。

时陈系軍隊六十八营在广西。聞陈免职，乃集軍东下，由南宁回广州。孙文留守粵軍仅千余人，此外有广州衛戍司令魏邦平部六营，广州实空虛。十一年五月一日，北伐軍已攻破大庾嶺，进驻江西，孙文自韶关回省招集新聞記者，痛詆陈軍自由行动之非。六月十五日，陈軍遂砲攻孙文寓所之观音山，繳孙軍槍械，孙文先期走入永丰艦，待北伐軍回援。当时北伐軍已入贛州，陈光远逃；聞广州有变，由胡汉民、許崇智率李福林、朱培德、黃大偉等部回粵，与陈軍战于韶州、翁源之間，因交通不便，接济漸絕，乃紛紛退贛边，而入福建，广东复为陈氏所有。

十二年一月，滇軍楊希閔，桂軍刘震寰、沈鴻英受孙文之命自广西东下，敗陈炯明軍，九日入肇庆，十六日入广州，陈炯明逃惠州。二

月二十三日，孙文自上海抵广州，陈军将领，纷纷降孙，粤局复变。

初沈鸿英之助孙也，实受意于岑春萱；然十年沈败退湘鄂，得吴佩孚之援，乃得由江西回桂。及下广州，自谓不可一世；据兵工厂，拘魏邦平，缴广州粤军械。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复任之督理广东军务，遂有武志。惟畏杨希閔滇军，未敢即发。及孙文回粤，滇军杨希閔，桂军刘震寰、刘玉山，均听命。孙命沈移驻西江，沈遂决意攻孙。四月十五日，沈在新街就督理职，由石井率兵攻滇军，血战于广州市之农林试验场及白云山一带。十九日沈军败退北江。二十日，沈军与孙文之滇桂联军相持于银盏坳。二十五日，北军邓如琢等自江西过韶关来助沈，孙军败退新街。次日孙军反攻，复抵银盏坳。时滇军蒋光亮部在三水蘆苞侧击，遂克源潭银盏坳。五月六日，孙军入英德，十日抵韶关，沈与北军退始兴、南雄，孙军在北江遂改攻为守。

六月初，沈鸿英、邓如琢得方本仁援，并联驻乐昌陈炯明系之谢文炳反攻。四日佔韶关，八日入英德，广州大震。六月三十日，滇军反攻，复英德，直趋北上；七月四日，佔韶关，八月初，直抵始兴、南雄。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北军乘滇军调援东江，攻入南雄、始兴，旋即为湘、滇联军所败。十二月二十三日，沈鸿英由湘、桂边乘虚攻入连州，二十六日佔阳山。二十七日，湘军鲁滌平部来援，沈军败退。自是沈鸿英寄居湘、桂、粤边境，直至十三年四月降孙回桂，不复攻粤。北军虽屡次进攻，均厄于湘、滇军，不得达韶关。北江之战争，至此乃告一结束。

与北江有连带关系者，厥为西江。当沈鸿英之发难也，肇庆梧州均在沈手。孙文以程潜为司令，率海陆军攻西江。守肇庆者为桂将陈天太、张希栻。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陈降孙文，攻张希栻；二十二日，佔肇庆。次日，张希栻反攻，得陈部内应，复得肇庆。二十五日，孙军周之贞、陈策、梁鸿楷等攻张，击退梧州援军，遂围肇庆。五月十八日，孙军入城。六月二日，沈以邓瑞徵为总司令，联在梧州之冯葆初部复来攻。孙文令魏邦平御之，以江防砲艦助战。七月十日，桂军败走，由德庆、都城退封川。七月十八日，梧州桂将黄绍雄内应，蒙仁潜、冯葆初降，魏邦平入肇庆，西江战事告终。又肇庆危急时，李耀汉于南

路起兵攻陽江，援肇慶。后为魏邦平所敗。其所部余六吉遂拥众数千，駐罗定、兩陽之間，与南路陈軍相策应焉。

当孙文之入广州也，陈派諸將，在东江多声言降孙，然实陰謀助陈。及沈鴻英在北江發難，陈將謀益急，因陈不願与沈合作，故直至五月初旬，沈軍敗退，东江將領始由叶舉領銜通电討孙。时在惠州者为楊坤如、熊略；在閩边者为洪兆麟，在贛边者为林虎，均一致拥陈，而孙將黃大偉亦自上海回香港，赴汕尾招集閩边潮汕旧部，助陈攻孙。战事初起，孙文以刘震寰之桂軍，从石龙攻惠，令許崇智由潮汕拊惠州之背。陈軍则由惠州进石龙，以攻为守；以林虎軍御許，黃大偉、洪兆麟夾攻之；連下梅州、兴寧、五华。五月二十四日，洪兆麟入潮州，許軍敗走河源。五月二十八日，刘震寰佔飞鵝嶺，圍惠州。而陈將熊略佔博罗，由福田、增城攻石灘，石龙几失；广州海軍复有異志。孙文乃免温树德职，以制海軍，調滇軍楊希閔、蔣光亮，攻博罗，許崇智亦自河源来会，孙軍遂复博罗。时沈鴻英复至英德，滇軍赴援。后北江战事虽告終，而香山、欽廉、兩陽〔陽春、陽江〕，均有陈系將領，起兵响应，牽制孙軍。自北江回之滇軍，以欠餉不肯用命。惠城三面临江湖，地勢天險，土人深惡客軍，一致堅守，故圍久不能下。七月二十六日，孙陈混战于惠州、增城、博罗，互有勝負。八月，东江水漲，战事停頓；潮汕陈軍陸續来援。八月二十三日，孙文亲赴石龙督战，以范石生滇軍攻河源，刘震寰、刘玉山桂軍圍惠州，許軍滇軍攻淡水。二十四日，陈軍乘孙軍未集时先發，由淡水至广九路；由泰尾攻博羅；由龍門攻正果，向石灘；孙軍几不支。九月初，孙軍反攻，陈軍由淡水退保平山；博罗退守泰尾。九月十一日，陈軍失平山，惠州要塞馬鞍山几不守。因刘震寰病，滇軍停兵索餉，許崇智圍广州，故十月一日，許軍虽佔河源，十月十八日，惠城被炸垣毀十余丈，城終不破。时潮汕援軍大集，十月二十二日，林虎克河源，攻增城；二十七日，叶舉复平山；洪兆麟攻平湖車站；孙軍退石龙；守惠陈軍夺回飞鵝嶺，进迫博罗。惠州被圍五月，至是乃解。

十一月十二日，陈軍复进攻。刘震寰部譁变，滇軍亦退却，石龙、石灘，相繼失守，广州被困。因林虎軍未下增城，右翼不能联络，豫軍

樊鍾秀降孙，自江西来加入战争，血战于广州东郊石牌、龙眼洞一带，滇軍大破陈軍，广州危而复安。十月二十七日，增城圍亦解。其后孙軍反攻，卒因將士不願前进，未能越过博罗。十三年春，滇軍內訌，湘軍新到广州，滇、湘軍彼此推諉，战事因之停頓。

十三年三月，臧致平自廈門入漳州，潮汕震动。洪兆麟回潮州，助周蔭人攻漳州。四月，沈鴻英降孙，回桂攻陆荣廷，孙軍無复后顧憂。四月七日，孙文下攻击令。九日，滇軍佔博罗，同时刘震寰軍佔樟木头、淡水，十一日，复佔飞鵝嶺；湘軍亦由龍門攻河源，惠州复被圍。然陈軍实自退，实力未尝減少；自河源至平山，拒險坚守；孙文部湘軍深入河源，为林虎所圍，繳械千余。臧致平敗走后，閩南粵軍回援惠州。湘滇軍爭餉內鬩。許崇智自滬回粵，重行整理粵軍，頗遭客軍之忌，客軍遂不肯力战，东江战事复成相持之局。

六月，孙軍將領提議与陈炯明和。是为孙陈議和之第三次；所不同者，前此均粵人之自动，此則湘滇軍將領亦加入耳。其后因胡汉民主張陈炯明通电服罪，事复停頓，然战事亦因之而沉寂。七月，湘軍之王得庆师，滇軍第四师之一部，走降陈軍。八月，孙文扣留广州商团所購軍械，粵人多不直孙，粵軍复宣傳反攻。九月，江浙战事起，孙文倡言北伐。吳稚暉赴海丰謁陈炯明，說令与孙和。滇、湘、粵各將領，亦电陈促令棄广东，攻閩南。川將但懋辛、石青陽亦奔走調停。陈意頗为所动，而陈部將領林虎、洪兆麟，均与北政府接近，不願攻閩。九月，孙軍撤退东江，粵軍于二十九日进据石龙。直系失敗以来，情勢变化，陈軍之态度，尙未甚明了也。

粵中战事，三江之外，足紀載者，尙有南路。广东之欽、廉、高、雷、肇、罗、兩陽八屬，土地人民，佔全省三分之一；地近粵西，人民勇敢好鬪。当孙文借客軍之力入广州也，八屬軍人，謀推林俊廷为八屬联軍总司令，邓本成为总指揮，申保藩为副指揮。申为林俊廷部，邓时在瓊崖，响应陈炯明。十二年四月，北京政府以申保藩为欽廉鎮守使，邓本殷为瓊崖鎮守使。林乃派申入欽廉，与邓本殷合軍攻高、雷。时孙軍之在南路者，为南路討賊軍总司令黄明堂，与第四师師長呂春荣。十二年七月中，惠州圍急，陈党袁帶在香山謀独立失敗。八月，

八屬聯軍攻廉州，呂春榮降。九月二十九日，黃明堂部張作甘敗退，廉州被圍久，亦降聯軍。十月十三日，申保藩、呂春榮克化州，進窺兩陽。黃明堂、林樹巍敗退。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陳軍佔羅定，二十七日，佔陽江。十二月二十五日，孫軍第三師鄭潤琦自肇慶來援，入羅定。時申保藩攻恩平，呂春榮在陽春，與孫軍相持。十三年一月八日，北京政府任申保藩為欽廉護軍使，鄧本殷忌之，聲言將率軍返瓊崖，不復與申合作。於是孫軍鄭潤琦與李濟琛、梁鴻楷、黃明堂、林樹巍等分兵進攻。二月二十八日，北政府任鄧本殷為瓊崖護軍使，申、鄧復合作。孫派諸將，除黃明堂、林樹巍外，均視西江為根本地盤，志在自保，不肯力戰，又不容他系軍隊入境。黃明堂、林樹巍自敗退後，實無大力，故師久無功。孫文憤諸將之不用命也，裁西江善後督辦李濟琛職，改任之為梧州善後處長，擬以許崇智部駐肇慶；三月十八日，桂軍劉玉山部第三師陳天太奉調赴南路助戰，欲往肇慶，以達三羅。黃紹雄、鄭潤琦、李濟琛等恐陳天太侵佔梧州防地，阻其西上，旋復于都城繳其軍械，陳天太僅以身免。四月，李福林被任為南、香、東、順剿匪總司令，在順德之周之貞派兵拒之于陳村，不能就職。樊鍾秀奉調加入南路，至江門，為李濟琛所派江防艦所拒，不能登岸，回駐廣州。四月二十七日，許崇智由滬返省。西江諸將，初欲借其力以抗客軍，繼因許主張統一軍餉，且以李福林、張民達、莫雄諸軍加入西江，又陰謀抗許，故許部僅得佔恩平、開平、台山、新會數處，申保藩、鄧本殷、呂春榮等得安然盤據八屬兩陽。七月一日，陳軍陳章甫、呂春榮陷恩平，三日入開平，袁帶亦在香山招集土匪，自稱西海總指揮。七月七日，許崇智部反攻，克開平。九日，克恩平。蓋許崇智示意諸將，取消統一軍餉之效也。時林俊廷已從南寧，移駐廉州，就欽廉邊防督辦之職，鄧本殷反對頗力，林鄧交惡，南路陳軍不復進攻。後林之駐港辦事員聯溫雄飛，降孫文，受孫委之八屬联防督辦，南路遂不復有戰事焉。

此十二、十三兩年廣東戰事之大略也。至于軍隊之歷史派別組織防地，紛紜複雜，非列表之所能盡。茲就其党派省籍，分別略述如左：

孙文派军队

(1) 客 軍

(甲) 滇 軍

楊希閔部 客軍中精銳，首數楊希閔之滇軍。楊原為顧品珍部。十一年二月，唐繼堯回滇，顧死于匪，楊隨張開儒全軍由黔入桂，駐柳州一帶。十二月，受孫文密令，與桂將劉震寰、沈鴻英聯合攻陳炯明。其時滇軍原有五旅，旅長為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楊池生、楊如軒。在濛江時，五旅長舉金漢鼎代張開儒為統帥，後因部下反對，金未到任，由楊希閔兼任孫委之總司令，有眾不過七千。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入廣州，據飛來廟制彈廠，與沈鴻英分握廣州財源，各旅遂大招兵。孫文回粵，改組為師；卒賴其力，擊敗北江之沈鴻英軍。十二年七月，孫文從楊希閔之請，免楊如軒、楊池生職，通緝金漢鼎，改編為三軍，任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為軍長，仍以楊希閔兼總司令。東江戰事起，范、蔣兩軍，均征前敵。蔣光亮第三軍本部在石圍塘廣三鐵路總局；該路收入，及佛山各市鎮稅捐悉為蔣有。十二年九月，沈鴻英部李根漢來降，蔣編為第七師，與第四師王秉鈞，第五師胡舜，第六師胡思清同屬三軍。范石生則僅有楊廷培之第三師，旋以王三珩代楊；本部在廣州。范兼任籌餉局督辦、禁烟局會辦，包辦烟賭，收入甚豐，故擴充兵力至七千餘。楊希閔所部第一師趙成駐南雄韶關，第二師廖行超駐西關，楊以總司令資格駐省城，但實權不能統一全部滇軍。其時許崇智部在東江左翼，為陳軍所敗，許憤而赴粵；譚延闓入湘攻趙恒惕，粵籍將領整居西江及廣州河南，無遠志，孫文惟滇軍是賴。是為滇軍全盛時代。

十二年十月，陳軍反攻。平湖之役，蔣光亮軍大潰，廣州被圍。後賴豫軍之助，擊退陳軍，而滇軍仍盤據餉源。湘軍自北江來，兵多餉缺，常與之爭。十二年十二月，蔣光亮謂第四師長王秉鈞有通敵嫌，免其職，以王汝為代之，王汝為不聽命。十三年一月七日，率所部攻石圍

塘，焚廣三路局，蔣凡不免焉。旋經楊希閔、范石生調停，調王汝為赴東江，王竟降陳。時諸將皆拥重資，無斗志，楊、范、蔣復不和，滇軍遂為孫文所輕。湘、滇軍爭餉，孫每袒湘軍，且以禁烟督辦給湘軍，於是湘軍加入東江，防左翼之增城、河源；宋鶴庚部亦與趙成樑分防北江；湘、滇兩軍遂成犄角之勢矣。

十三年三月，南雄趙成樑部兩團為楊池生、楊如軒所誘，率軍降方本仁。時孫以楊希閔為東江前敵總指揮，而滇軍補充多湘人，往往走隸湘軍。二三月間，滇湘軍因爭逃入，屢衝突于石龍、石灘。左翼湘軍又不聽楊希閔命，楊憤而辭職。孫改任楊為右翼總指揮，湘軍宋鶴庚為左翼總指揮，軍權益分。時粵軍將領，惡客軍之驕橫也，迎許崇智回粵，為粵軍總司令。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復團結。十三年四月，滇軍紛紛回省城，謀自保，故惠州雖再被圍，卒不能下。八月，乃復有胡思舜與李根漢之爭。

李為沈鴻英舊部，降蔣光亮，為第七師長，資格在諸將下。自王汝為攻石圍塘，蔣光亮對於舊人多疑忌，故獨信任李。蔣原任東江右路指揮，四月回省，以李根漢兼代。第四第五兩師大憤，不聽命。李乃回省，任第三軍參謀長，眾將益忌之。八月初，胡思舜率師回佛山，聲言與蔣為難。蔣避赴香港，命李根漢代軍長。胡訴之楊希閔。楊不直蔣所為，遂委胡代三軍軍長。李根漢率所部警備團御之于石圍塘，旋棄軍去，三軍乃僅有兩師。當胡思舜之攻蔣光亮也，其所部在九江與鄉團衝突，焚搶頗慘。八月八日，滇軍去九江，粵人於是愈惡客軍。

滇軍知粵客軍之不相容也，自許崇智返粵，頗與湘軍联欢，商團扣械風潮起，范石生、廖行超復居中調停，以見好于粵商。滇軍久經戰陣，勇敢善斗，粵軍多畏之，不敢與之決裂。十三年九月，孫文赴韶關北伐，定以第一第四兩師同行，其餘滇軍分防東江，楊希閔、范石生皆留守。旋范石生揚言回滇，假道廣西，為西江諸將所拒，事久未實行。但孫軍大部分均已北伐，防禦東江，非滇軍莫屬，滇軍在粵之根據，正未易鏷除也。

朱培德部 在粵滇軍，尚有朱培德部。朱于民國五年隨李烈鈞入粵，在粵資格最深。十年，孫文北伐，朱實同行。其后唐繼堯說在

粵之滇軍回云南，逐顧品珍，胡若愚等去而朱独留。十一年，孙文失败，朱徘徊湘、桂之交。是年冬，入桂，拟由桂回滇，后以滇桂軍攻破陈炯明，朱亦率师入粵。以資格在楊希閔上，故自成一軍，直轄于孙，然实力远不及楊。在粵复無財权，頗穷困。先后战争虽常加入，然均未能独立作战。十三年九月，孙文北伐，朱复与之同行，得孙資助槍械，实力較前增加。茲就滇軍最近情形，列表如左：

軍 隊	長 官	駐 地	備 考
总司令兼第一軍軍長	楊希閔	省城	
第一師師長	趙成樑	韶关南雄	共二千人
第一旅旅長	曾万鍾		
第二旅旅長	韋 杵		
第二師師長	廖行超	东江中路	共六千人
第三旅旅長	廖行超兼		
第四旅旅長	朱 淮		
第四師師長	朱世貴	北伐	
第七旅旅長			
第八旅			
第二軍軍長	范石生	省城	共八千人
第三師師長	徐 德	东江中路	
第五旅旅長	王三珩兼		
第六旅旅長	甘 芳		
独立第一旅	楊 葵		
独立第二旅	田鐘谷		
警衛联隊長	华封治		
第三軍軍長	胡思舜代	广三鐵路	
第五師師長	曾曰唯	东江右翼	共三千人
第九旅旅長	曾曰唯兼		
第十旅旅長	罗定标		
第一独立旅	楊青圃		
第二独立旅	楊懋功		
第六師師長	胡思清	东江右翼	共二千人
第十二旅旅長	胡思清兼		
第十一旅旅長	祝鴻基		

此外尚有第七師殘部及第一独立旅何克夫約千人以上楊希閔部

共約二万五六千人。

軍 隊	長 官	防 地	備 考
中央直轄第一軍軍長	朱培德	全部北伐	共二千五百人
第一師師長	王 均		
第二旅旅長	王 均兼		
獨立旅	黃 实		

以上朱培德部共五千人。

除朱培德部及第一第四師北伐外，余均在東江，惟各軍均有一部分駐省城及廣三路一帶。

(乙) 湘 軍

十一年，譚延闓由粵回湘，攻趙恒惕。因北軍助趙，且沈鴻英在桂陽、郴州劫譚軍火，譚遂於是月率全軍去湘到粵。其時廣州初解圍，而南雄、始興之滇軍，悉數調援東江，方本仁乘虛南下，直達始興，孫電譚率師往援。湘軍先後集中韶關，由江口繞道攻南雄。北將鄧如琢敗逃，魯滌平佔南雄。十二年七月，抵大庾嶺，十一月，佔安南、虔南，北將高鳳桂降。同時分兵救連州、陽山，擊退沈鴻英。故湘軍雖未直接解廣州之圍，然防禦北江，其功甚偉。十三年二月，孫文苦滇軍不用命，乃命湘軍回省，加入東江，担任左翼增城防務。然湘軍轉斗數月，苦無餉源，在省與滇軍爭賭餉，十三年二三月間，几至決裂。適臧致平下漳州，陳軍洪兆麟回軍援漳，沈鴻英又降孫，北江無戰事，孫文以机不可失，竭力籌餉，許各軍二十二萬元，為攻擊費，而以十二萬元給湘軍。四月七日，各軍進攻，再圍惠州。陳嘉佑亦乘勝佔河源；以孤軍深入，于四月二十五日，為林虎部所乘，繳械千余，聲威頓挫。陳軍洪兆麟、林虎部皆有湘人，遂揚言湘人不打湘人，且有林虎與宋鶴庚議和之謠。事雖未征實，而七月中第三軍第六師王得慶，率師降林虎。九月，孫文北伐，以譚延闓為援贛總司令，一二三四五軍隨行，湘軍全部殆將離粵歟。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总司令	譚延闓	韶关	
警衛隊長	岳 森	北伐	
第一縱隊長	廖家栋	北伐	
第二縱隊長	李繼珩	北伐	
第四路司令	陈方度	北伐	
第六路司令	唐文厦	北伐	以上归譚直轄
第一軍軍長兼湘軍总指揮	宋鶴庚	全軍北伐	
第一師師長	方鼎英		
第二旅旅長	汪 磊		
第十三旅旅長	王 銳		
第九師師長	張輝瓚		
第一旅旅長	朱耀华		
獨立旅旅長	王輝祖		
第二軍軍長	魯滌平	全軍北伐	缺第四旅
第二師師長	戴 岳		
第三旅旅長	戴 岳兼		
第三軍軍長	謝国光	全軍北伐	第六師王得庆降林虎
第三師師長	譚道源		
第四旅旅長	譚道源兼		
第六旅旅長	成光耀		
第四軍軍長	吳劍学	全軍北伐	
第四師師長	吳劍学兼		
第七旅旅長	吳家銓		
第八旅旅長	楊傳烈		
第五軍軍長	陈嘉佑	增城正果	
第八師師長	陈嘉佑兼		
第十五旅旅長	陈 寅		
第十六旅旅長	張以祥		

此外尚有第六軍蔡鉅猷另詳湖南、貴州各篇，第六師王得庆降林虎，第五師缺。又孫文曾任劉毅為湘粵閩招撫使，然實無兵。統計在粵湘軍，初到粵者有三萬餘人，槍一萬五千枝，后因在東江久戰，死亡極多，槍枝亦有損失，現有眾約二萬餘人，槍一萬二千餘枝云。

(丙) 桂 軍

刘震寰部 刘震寰原为陈炳焜旧部。十年,孙文征广西,在梧州降孙,为桂軍第一師長。十一年十二月,受孙委为四路討賊軍总司令,在梧州与滇軍联合攻陈炯明。其时刘仅有章冠英、严兆丰、黎鼎鑑三旅,人数不过三千。东下时,广收陈軍,改編为四师,然其后东江战起,降刘諸將,紛紛离貳,仅余譚啟秀、廖湘芸、林树巍、李海云等,名义仍屬刘;且势力薄弱,不能佔餉源,防地亦仅限于东莞、宝安兩县;李海云旋强入台山,而迫于四邑粵軍,所得甚微,故刘軍常苦飢。当叶举初發难时,刘軍首当其冲,頗能战。后北江滇軍来援,刘軍任右翼,攻飞鹅嶺,圍惠州,师久無功,为孙文所輕。十三年間,刘軍仍在东江右翼,攻圍惠州。四月,盧师諦軍加入,在宝安与刘部冲突,虽防地未为所夺,而东江久遭兵禍,赤地千里,收入益微薄,且許崇智回粵,以統一粵軍相号召;隶刘之粵將,多欲棄刘去。九月,梁振楷部逐李海云部李捷于台山,卓仁机攻李海云于广海,失槍三百余枝。十月三日,廖湘芸部,因隶籍湖南,投入湘軍;遺砲七尊,亦为湘軍所得。九月初,所部在东莞与民团冲突,淫杀搶掠,尤失粵人心。孙文北伐,以刘为广西省長,刘欲联范石生回桂,以助范回滇为条件。事之成否不可知,而刘在粵之势力,恐未必能自存也。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西路討賊軍总司令	刘震寰	东莞宝安	
第一師師長	章冠英		
第一旅旅長	王达材		
第二旅旅長	曾玉珠		
第二師師長	严兆丰		
第三旅旅長	嚴 錫		
第四旅旅長	覃 德		
第三師師長	黎鼎鑑		
第五旅旅長	馮啟民		
第六旅旅長	胡迪銷		
第四師師長	伍毓瑞		

(續)

軍	隊	長官	防地	備考
第七旅	旅長	伍毓瑞		
第八旅	旅長	方毅		
第一獨立旅		叶楚濂		
第二獨立旅		陆蘭培		
第十三獨立旅		李海云		
獨立砲兵團		馮卓勛		在台山被繳械

以上共約六千余人。

刘玉山部 刘玉山为旧民党,其部下原亦屬陈炳焜。十二年,与刘震寰同入广州,任第七軍軍長。然所部仅二千人,又無地盤,不能扩充。沈鴻英發難时,在肇庆桂將陈天太降孙文,被任为第一軍軍長。旋为張希弼击败降刘,改任为第三師師長,声势稍震,每次作战,均曾加入。十三年三月,陈天太奉孙文命赴西江,由肇庆赴罗定。西江諸將黃紹雄等圍之都城,繳其軍械,陈只身走香港,刘玉山勢益孤。东江战争,刘部或在中路博罗,或在东平。因餉無所出,故穷困又甚于刘震寰。

軍	隊	長官	防地	備考
中央直轄第七軍	軍長	刘玉山	东江东平	
第二師	師長	刘玉山兼		
第三旅	旅長	徐頌平		
第四旅	旅長	龙小鳳		
第三師	師長	陈天太		

以上共一千余人。

(丁) 其他客軍

豫軍 豫軍樊鍾秀部乃赵傑招降之匪,原任河南第四补充团团長。十二年五月,奉調赴西江攻粵,沿途一謀变于汉口,再謀变于九江,終乃于八月一日譁叛于大庾嶺,走降孙文。当广州圍急时,豫軍自北江来,加入左翼,击退陈軍有功,故頗为孙文所重。旋在增城正果,助湘軍防陈。十三年三月,赴北江。一月,調攻南路,至江門为粵

軍所拒，不克，登岸回省。九月，在东莞助刘震寰部攻乡团，淫搶与桂軍同。孙文北伐，樊任前鋒，有众三千，于十月与欧陽豪进据蓮花、万安、遂川。旋在遂川为贛軍馮紹閔所敗，所部非伤即逃，樊率殘部退湘、粵边境；輾轉由問道渡江，于十二月抵豫走光州。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豫軍总司令 第一混成旅 第二混成旅 第三混成旅	樊鍾秀 閻鳳岡 任应岐 陈青云	湘边	由遂川敗退

以上原共三千人，現存約千人。

川軍 川軍为中央直轄第三軍軍長盧师諦部，共有三旅。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第一旅 第二旅 第三旅	饒 勳 王天佐 明得恒		

实有众三千，亦曾参与东路战事。在宝安时，与刘震寰桂軍爭防冲突，为刘所敗。現从孙北伐，任援贛司令。

贛軍 贛軍司令李明揚为李烈鈞旧部。十年，曾随孙北伐。十二年，分防北江，旋加入东江。現随孙北伐，归朱培德指揮。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贛軍司令 警备团团长 步兵第二团長 第一师师长 第三支队長 第二路司令 第二梯团	李明揚 李長江 黃承乾 李 愬 何光夫 梁冠三 刘 瑛		

以上原仅有千余人。頃聞广州商团軍械，一部分在李手，其实力較前为充云。

其他尚有陝軍路孝忱，鄂軍何成濬（何為許崇智舊部），北伐第二軍長柏文蔚，第三軍長胡謙，第四軍長顧忠琛等，各僅有兵不足一千，故未另列表。

(二) 粵 軍

孫文系粵軍約可分為四部：(1) 旧有之粵軍。陳炯明時代，原為三師：梁鴻楷、洪兆麟、魏邦平為師長。陳去廣州時，洪兆麟在閩南，十一年春，加入陳軍。滇桂聯軍入廣州，拘魏邦平，繳廣州粵軍械，第一第三兩師，均有損失。孫文回粵，以梁鴻楷為討賊軍第四軍長，李濟琛為第一師師長，鄭潤琦為第三師師長。十二年四月，魏邦平率粵軍與周之貞、陳策等合攻肇慶；五月十八日入肇慶，七月十八日，入梧州。於是李濟琛駐肇慶，鄭潤琦原駐梧州，後移駐羅定，梁鴻楷駐江門，周之貞被任為第二師師長，駐順德，各有地盤。十二年八月後，呂春榮被孫任為第四師師長，不久降陳軍鄧本殷。西江諸將，西聯梧州桂將黃紹雄，南與鄧本殷、申保藩相持於羅定、兩陽間，不復有斗志。(2) 為各县之討賊軍。南路討賊軍總司令黃明堂，花县之譚啟秀，香山之朱卓文，高雷之林樹巍及吳鐵城、鄧剛等部皆屬之。其後朱卓文消滅於陳策。譚啟秀降劉震寰。吳鐵城在廣州，擁護孫文。黃明堂、林樹巍在高雷敗於鄧本殷、申保藩，凡不能成軍，徘徊廣州江門之間。(3) 為李福林軍。(4) 為許崇智軍。李許皆於十一年受孫命北伐，佔據贛南者也。迨陳炯明叛孫，許、李乃率師回粵，旋為陳軍所敗，相將入閩，聯王永泉驅李厚基。十二年春，孫文回粵，許李由閩回粵，取道潮汕攻惠。五月，許軍為林虎敗於潮汕，軍火喪失殆盡。旋取道揭陽、興寧、五華、河源回東江加入戰事，然所部饑疲不耐戰，為陳軍所敗，不復成軍。廣州餉源，又盡為滇軍所佔，許憤而赴滬，所部益不振。李福林回粵後，收集舊部，又新成一軍，據守廣州之河南，亦嘗加入戰事。

以上為十二年終粵軍之形勢。十三年春，粵軍各將憤客軍之驕橫也，迎許崇智回粵。西江各軍，本不屬許，惟孫文憤其不用命，先後遣陳天太入西江，樊鍾秀入江門。陳軍為黃紹雄繳械，樊軍自江門折回省城，而西江粵皆自危，乃亦聯銜請許回粵。十三年四月，許崇智

抵廣州，五月二十三日，就粵軍總司令職（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孫文任命）。乃提議統一粵軍，設總司令部于肇慶，移李濟琛、鄭潤琦于梧州，以五色為張明達、黃明堂等防地，統一財政。西江將領大失望，不復奉命。許乃以張民達、莫雄兩旅，自廣州移駐香山與許濟合軍，集中訓練。滇軍忌之，力求其加兵入東江，許允之而未實行。七月初，呂春榮軍入恩平、開平，許調香山之許濟，新會、台山之楊錫龍，江門之莫雄、陳得平等往援。雖復兩邑，而統一財政軍權之政策，亦因之犧牲。七月二十日，張民達、莫雄兩旅調入北江，合何成濬部由翁源攻和平，為李易標所敗，失槍五百餘枝，退走翁源。繼仍集中廣州東郊。九月，孫文北伐，粵軍倡言有守土責，不肯與聞。孫乃決以粵軍留守，任李福林為警務處長，故從行之粵軍，僅吳鐵城之省護衛軍。

軍	隊	長官	防地	備考
粵軍總司令		許崇智		以下各軍歸許節制
討賊軍第二軍長		許崇智	廣州	
第二旅旅長		陳得平	西邑	
第五旅旅長		許濟	香山	
第七旅旅長		莫雄	廣州	
第二師師長		張民達	廣州	
第一獨立團長		馮軼裴	廣州	
第二獨立團長		陸瑞榮	香山	
第一路司令		吳鐵城	北伐	改廣東省警備軍司令
第二路司令		吳澤理	廣州	改任衛隊司令
第三路司令		譚啓秀	花縣	原降劉震寰
第十二旅		鄧龍		
江門警備隊長		鄧剛	江門	
暫編第一統領		朱世科		
討賊軍第四軍長		張國楨		
第十三旅旅長		梁若谷	羅定	
第一獨立旅長		楊錫龍	新會	

以上皆為許之嫡系。此外尚有王懋功、陸學文、邱鴻鈞，皆稱旅長。而無兵。海防司令林若時，虎門要塞司令馬伯麟，以及姚雨平、朱卓文、李天德、徐樹榮、李安邦等殘部，以兵力極微，均未列上表。綜

計許部兩軍,共約六千余人。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討賊軍第三軍長 第九旅旅長 第十旅旅長 獨立旅旅長 梯隊長 第四支队	李福林 余定中 陈又山 李 輝 李兆楠 朱广陸	广州河南	

以上共約三千余人。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中央直轄第二軍長 第四師師長	黃明堂 林樹巍	广州江門	原兼南路討賊軍總司令 原降刘震寰

以上共約千余人。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中央直轄第四軍長 獨立第一旅長 獨立第四旅長 第一師師長 第一旅旅長 第二旅旅長 第二師師長 第三旅旅長 第四旅旅長 第三師師長 第五旅旅長 第六旅旅長	梁鴻楷 梁振楷 張振武 李濟琛 卓仁机 陈济堂 周之貞 周之貞 陈照和 郑潤琦 李雄章 張祖崇	江門 台山广海 江門 肇庆梧州 順德 兼 罗定梧州	兩旅原約千人七月为邓本 股誘降兩团余 約二千人 約共三千人 共約一千四百人 共三千余人

以上共約一万人。

此外尚有程潛用軍政部名义所轄之講武堂学生,与警衛旅,約二千余人;蔣中正所办之軍官学校学生与教导团,約三千人;滇軍之干

部大队与教导团，約二千人；共約七千人。

反孙文派軍隊

陈炯明系 陈系軍隊之編制人数，較孙派尤不易知，以無公牘文件，可供为根据也。十二年三月至四月，北京政府陸續任命陈炯光、鍾景堂、洪兆麟、陆宗宇、尹驥、李云复、賴世璜、楊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陸軍第一师至第十师师长；林虎为潮海护軍使，兼粵軍总指揮，李易标为广惠护軍使，洪兆麟为潮汕防务督办，申保藩为欽廉鎮守使，陆宗宇为潮罗陽鎮守使，邓本殷为瓊崖鎮守使。十三年春，改任申保藩为欽廉护軍使，邓本殷为瓊崖护軍使，並加任苏廷有为高雷鎮守使。十三年五月，任林虎督理广东軍务，叶舉为省長，洪兆麟为潮梅护軍使。然陈炯明对于北方，未尝有降服之表示；除申保藩为林俊廷部屬新与北方脫离外，陈系將領，表面虽未尝就北京政府所任命之官职，然实际受北廷餉彈之接济，故能長与孙軍相持。

当孙文入广州时，陈炯明走香港，其部將之在广东者，紛紛为孙文改編，直至沈鴻英起兵于北江，陈派將領，始复有团结之計画。其时在惠州者为楊坤如、熊略、練演雄等，而叶舉实为总指揮，兵势頗弱，孙軍遂圍惠州。十二年五月，林虎攻許崇智于潮安，許退走揭陽；李烈鈞旧部賴世璜等，洪兆麟旧部李云复、尹驥等，复自閩回师攻許，所以閩南、潮汕均为陈軍所得，惠州無后顧憂。六月，惠州圍急，陈炯明由香港赴潮汕，謀救惠州。九月，洪兆麟、林虎援惠。林任右翼，由河源攻增城；洪兆麟自左翼攻平湖；叶舉攻平山，直搗广州。以孙軍堅守，豫軍复来援，林虎攻增城不下，广州复安。十三年春，孙、陈軍相持。叶舉常任左翼，洪兆麟在中路，林虎任右翼。三月，臧致平入漳州，洪兆麟回軍援漳，林虎复赴上海，孙軍乘虛来攻。陈軍退守惠州。楊坤如任中路，兼守惠州；叶舉守左路，林虎部各將守右路，孙軍竟不能进攻。八月，洪兆麟回惠，林虎亦自上海来，而孙、陈議和說甚盛，战事停頓。計陈部將領，分叶舉、洪兆麟、林虎三系。洪为湘人，林为桂人，实皆客軍，惟叶舉所部，几全隶籍惠州海陆丰，事陈最忠。林、洪与北方直系均有接洽，目的与陈不全相同，故近日孙、陈和議告成之

說日盛，而陈攻閩南，迄未成事实，且有进兵石龙、博罗以攻广州之勢。或皆林、洪之牽涉也歟？此外尚有在瓊崖、高雷之邓本殷、呂春榮、陈章甫等，亦忠于陈。事詳南路战事，茲不复叙。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前敌总指揮	叶 举	惠州	
	楊坤如	惠州中路	六千人称軍長
	熊 略	惠州左翼	千人
	練演雄	惠州左翼	二千人
	翁輝騰	惠州左翼	千人
	陈修爵	惠州左翼	千人
	罗志祥	惠州左翼	千人
	王秉鈞	惠州左翼	千人原孙系漢軍四师師長

其他馬永平、林烈、叶柏質、黃貴芝、吳柏等，皆分屬上列諸將，共約一万三四千人。

軍 队	長 官	防 地	备 考
潮梅总指揮	林 虎	惠州右翼	
軍長	李易标	惠州右翼	
師長	黃業兴	惠州右翼	
師長	黃任寰	惠州右翼	
師長	林子云	惠州右翼	
旅長	王定华	惠州右翼	
師長	王得庆	惠州右翼	
	楊炳蔚	惠州右翼	
	黃 倫	惠州右翼	
軍長	刘志陆	惠州右翼	
	張化如	惠州右翼	
	黎 生	惠州右翼	張黎屬刘志陆

以上共二万四千人，其中惟二黃二王为林之嫡系，余俱接近陈炯明。

潮梅副指揮	洪兆麟	潮汕惠州	原粵軍第二師
第二師	李云復	潮汕	
第三師	尹驥	閩南	
	胡漢卿	惠州中路	
	其他	惠州左翼	

以上共一万七千人。

此外有謝文炳之第十師，賴世璜之一師，劉志達之一旅，皆在閩南，另詳福建篇。

陳軍之在南路者有：

	鄧本殷	瓊崖高雷	瓊崖護軍使三千人
	蘇廷有	高雷	高雷鎮守使
	王慶同	瓊崖	蘇王皆鄧部將共約六千人
	呂春榮	高雷兩陽	一千餘人
	陳章甫	高雷兩陽	一千餘人

以上共八千餘人。

林俊廷系。

欽廉邊防督辦	林俊廷	廉州	兼任入屬聯軍總指揮 三千餘人
欽廉護軍使	申保藩	欽廉高雷	

以上共五千人。林原與鄧本殷合作，近已降孫。

茲復總計孫文派及反孫文派軍隊，列表如下：

孫文派軍隊		反孫派軍隊	
滇軍	30,000	叶舉部	13,000
湘軍	20,000	洪兆麟部	17,000
桂軍	7,000	林虎部	24,000
豫軍	1,000	鄧本殷部	8,000
川軍	3,000	李耀漢部	2,000
贛軍	2,000		
許崇智部	7,000		
李福林部	3,000		
黃明堂部	1,000		
梁鴻楷部	10,000		
其他	16,000		
合計	100,000		64,000

觀上表所列，孫派軍隊，多于反孫派一倍，而戰爭兩年，迄無結果，其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反孫派主動為陳炯明，以東江為根據，得地勢之利。其將領多惠人，且以抗客軍為號召，鄉人多樂為用。戰爭初起時，孫軍四面皆敵，賴有滇軍善戰及鐵路與江防艦隊供運輸，故反敗為勝。其後西北江肅清，而其軍隊派別複雜，各不相容：初則客軍與粵軍爭，繼則客軍與客軍爭，粵軍與粵軍爭；軍餉不能統一，苛稅日以增加，商人怨憤，軍隊與商團衝突。政治內部復有元老與太子等派別，大敵在前，日事內訌，戰事之無進步，有由來也。

茲先言政治：孫文初回廣州時，徐紹楨為省長，旋為元老派所忌。十二年夏，廖仲愷繼任。廖為元老派健將，與太子派（即資本派）不相容，軍人復驕橫不可御。十三年一月，孫文以川人楊庶堪為省長以調停之。未几，胡漢民返粵，楊不安于位而去。孫文北伐，以胡漢民留守，兼廣東省長，孫科亦辭職，市長改為民選。廣州政權，遂入元老派之手。然省政府與市政府同城，權限不清，主客軍復不相能，工團與商團衝突，廣州市毀于軍火，孫、陳議和亦未能實現。

次言財政：當滇桂聯軍抵粵之初，民政長官皆去職，征收機關，紛紛為軍人所據，沈鴻英佔鹽署及造幣廠，滇軍佔補抽廠、東西稅廠、烟酒稅、沙田清理官產各機關。繼桂軍以鹽稅無起色，造幣廠不能开工，遂起而包開雜賭，繼以番灘。滇軍踵起效尤，賭捐乃為軍隊所專利。孫文回粵，收回鹽政。沈鴻英去北江，造幣廠亦歸財廳，然廣三鐵路又為蔣光亮所據。及徐紹楨為省長，楊西嚴任財廳謀收回征收機關，滇軍不聽命。徐、楊去職，廖仲愷、鄒魯繼任，沙田官產陸續收回，然各釐稅機關，則盤據如故也。西江五邑財政，名屬于廳，而人由防軍荐任，款由防軍截留，其實與佔據等。舊稅既無從過問，新稅如商業牌照、業佃保證各費，則或仅限于廣州一隅，或由地方反對，不克實行，收入無几。湘軍來省，倡言統一財政，然所得結果，仅數日統一，報銷統一而已。其後湘滇軍爭賭餉，衝突時有所聞，賴孫文以鹽款供湘軍，許崇智回粵，滇軍不欲與湘軍開衅，范石生始以六萬元贈湘軍，事遂和緩。賭餉之外，厥為烟捐，月可得九十萬；范石生為禁烟會辦，故其權亦在滇軍之手。十三年三月，許崇智回粵，首倡財政統

一之議，而反对之者，即为西江之粵軍。其后虽有筹餉总局之設，而預算所入，仅足供軍費三分之二，故將領虽拥厚資，而軍士常苦飢。且軍餉之丰絀，既視防地为准，各軍皆不願出征，攻城得地，則縱敵不追，从事聚斂。友軍奉調，常阻止不使入境，入則冲突：如黃明堂、卓仁机之在新甯，朱卓文、李安邦、陈策之在香山，刘震寰、盧师諦之在宝安，梁振楷、李云海之在台山，以及陈天太之繳械于都城，李福林之被拒于順德，樊鍾秀之中止于江門，許崇智之坐困于五邑，皆各軍爭防之結果也。

各軍軍費之实数不可知。即以西江五邑言，伙食年須三百余万。各軍給养，日需九万余。每年直接間接用于軍事者，当不下四五千万。潮梅、惠州、瓊崖、八屬、兩陽既在陈軍之手。省政府收入，自無足供給之理。故始則拍賣官产，繼則專賴烟賭，又不足，則厉行苛稅；省政府倡之于广州，各將領效尤于防地。国民党人复联络工人，倡言与資本为敌，于是民团与軍隊之冲突，时有所聞。滇軍之在九江，桂軍之在东莞，皆可为之小影，而最后乃有广州商团扣械之事。

商团与政府之冲突，發端于十三年五月。时市政厅財政局举行藥品珠宝仪仗及舖底捐，商人反对頗力，而市政厅坚持不为动。商人乃联络全市商团，与附近各乡团，集中广州，于五月二十六日全市十二行會議罢市。旋由徐紹楨等調停，永久取消各捐，風潮虽息，然自是商团为广州当局所忌。

当各团集中广州时，議設联防总部，为全省商团之統率，举陈廉伯为联防总部正部長，邓介石、李仲韶为副部長。十三年八月中旬，呈省署备案，于十三日举行成立大会，而省長廖仲愷先有設立商团民团統率处之議，不准商团改組，事遂不成。当五月商团聚議联防时，密謀扩充实力，公举陈廉伯以一百万元托丹麦商行，購步槍五千，短槍四千，子彈二百余万發。八月四日，由許崇智之弟許崇灝，密向大本营軍政部長程潛領护照。后四日，丹麦商艦裝軍火抵广州沙面，事为、孙文查知。时总部成立，案尙未批准，省政府視商团为謀叛，乃以大元帅命令扣留之。陈廉伯避往香港，商团总部主要職員及分团長隊長多辭职，商团集一千余人赴大元帅府請願，且以罢市为后盾。孙文

不为动，以陈廉伯为通敌，下令通緝之，並严令商团依照政府条例改組，然后分期依护照發还槍枝，八月二十日，商团移总机关于佛山，漸次集中全省商团。省政府亦調滇、豫、湘客軍入市。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先后罢市者数十城，广州亦加入。陈恭受自任总司令，率团軍在佛山备战。后被孙軍制止，各乡商团遂星散，不可复聚。

初，商团要求政府無条件發还軍械，調人則欲商人先开市，然后始能言發还軍火，故相持不肯下。于是滇軍將領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調停，双方商定联防总部于七日内批准立案，取消陈廉伯通緝令，分期發还商团軍械，撤退市内駐軍，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悔罪，並报效軍政府五十万元。各埠遂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开市。

然調和成功后，孙文言事前未同意，不肯履行条件。其后陈廉伯通电表示服从政府，其通緝令亦同时取消，而所扣之械，仍未發还。北伐事起，孙文离广州，胡汉民留守。商团以为广州空虛，态度益强硬，于双十节前数日，在佛山會議，再行罢市。时省政府以李福林为民团督办，与公安局局長李朗如会同交涉还械事，頗不願开衅；政府亦取消战时軍需处所設之苛細杂捐，以和緩人心，于是广州商行大部分均營業，而商团各家則自十月十日起，实行佛山會議之約，同时罢市。是日上午李福林应广州維持营会之請，由孙文核准，發还扣留之械四千，子彈二十余万，然商团因所訂之械，实有九千，子彈二百余万，故收械之后，罢市如故。李福林恐受孙文詰責，且以商团为不可以理喻，态度大变；而当商团整队收械时，与庆祝双十节之工团軍及学生遇，爭执之余，遂致用武。工团軍及学生因無备，死伤頗多。事后双方均以开衅相責，而商团与工党遂成水火矣。

十月十二日，孙文派吳鉄城之警衛軍全部回省，改任吳为公安局局長。十四日，胡汉民佈告改組商团。时滇軍將領范石生、廖行超均曾为調人，与商团代表接近。先数日忠告商團，促其开市，而商团代表，誤以滇軍、福軍表同情，又恃乡团及外国人为后盾，事权不一，無敢負責开市者。至警衛軍回省，商团乃集中西关，戒严自衛。十四日下午，許軍、福軍与警衛軍遂与商团在廻瀾桥西門太平門一帶，互相轟击。相持約四五小时，吳鉄城开砲轟击西关，未几而火起。或云工

困为报复計，故放火为应，然莫能証其眞伪也。于是商团败退。新荳欄、故衣街、十三行、六街、太平街等处，大半为灰燼，商店被焚者約五百家，各軍有縱掠者，尤以李福林部为甚。犹幸滇軍防地由双門底起，南至天字碼頭，北至觀音山，东至东門，經范石生、廖行超等保护，均未遭焚掠，然損失已以三百萬元計。死伤因無統計，無实数可考。大約無辜商民最多，軍隊次之，商团又次之。

商团在省城者，原有十团。此次战争，在河南之第十团，未克集中，合計九团共三千八百余人，連后备約六千人。是日出战者不足二千。战争最烈者为第一团，其次为三七八九四团，而訓練不勤，軍械不精，組織不备，又不能見机收拾，保全大局，故輿論对之亦多攻击。事后广州、佛山兩处商团軍械，均为軍隊所繳；每人复罰洋八元，全市复業，商人反抗政府之能力，遂隨商团而消灭矣。

至反陈派則林俊廷已降孙，李耀汉殘部之余六吉等，蟄处陽江、罗定間，近亦降孙。足与孙軍抗者，仅陈炯明部而已。然大軍集惠州，給养彈葯，所費不資；潮梅、汕头、惠州、瓊崖，虽極力搜括，每年所入不足一千五百万，故守有余而攻不足。頃者商团为軍隊解散，商人益仇孙，有在香港筹餉迎陈之說，叶舉亦以总指揮名义，通电促陈出山，粵局或又将变动歟。

陈炯明在广东

鍾德貽

編者按：本文撰者为广东文史研究館館員，对辛亥以来的广东軍事，亲見亲聞，頗为熟悉，曾撰《粵省辛亥革命回忆录》(本刊1957年第1期)，記陈炯明在1913年以前的活动，本文叙事繼續前篇，着重在陈炯明叛变民主革命的事实，可供参考。

陈炯明为前清庠生，被选来省充当省諮議局議員。辛亥三月廿九之役，陈亦在城内旧倉巷設立机关，参加革命。辛亥粵省反正，陈領到軍長名义，赴东江惠州举义革命。克复惠州府县兩城，收編巡防营数营，威逼省垣，支援新軍反正。后率所部革命軍赴省，組設北伐軍总司令部。嗣以和議告成，改組为广东陸軍軍司令部。陈炯明，对孙中山却是貌合神离。陈以一副都督总握陸軍兵权，都督府徒負虛名，为胡派所嫉視。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民元三月間初次回粵，在軍部客厅座談，談及粵省紙幣低折情形，又無法兌現，極感困难。孙曰：革命紙幣是不兌現的，必須認真整理維持，使商民明了革命紙幣意义。孙中山走后，陈炯明所部竟对孙譏笑。

旋胡汉民因事赴港轉滬，陈炯明兼代都督，先后將广州省城民軍解散。詎胡汉民旋省后，竟以陈越权解散民軍。陈亦知胡欲借民軍勢力以为威胁，遂离粵赴港。陸軍官兵咸抱不平，因在軍部會議厅召开會議，議决挽留陈炯明，推派代表翁式亮、李济民等，偕同軍部軍需司金櫃課陈竟傑赴港，要請陈回省，陈也即回省照常办理。民元5月稽勳局建議將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从新登記黨員。而陈炯明主張軍人不党，对所部禁止入党，这也为孙派極感不滿。都督府复組設審計处，規定報銷办法，限制頗严。有一次軍部副官处以軍部大門及各房舍破漏，应加以修葺，仅动支八十元，竟被審計处駁回，不准報銷。后軍部副官处以区区八十元修葺費用，复請該处准予報銷，又被駁

回；並有蹊田奪牛之喻。軍部軍需司方面，以該項修葺費，不能報銷于軍部按月總報銷表冊，只得與審計處商決辦法，先由軍部將該項修葺費數目，函送審計處審核備案，再行送請核銷，始行了結。陳炯明與胡派意見紛歧，亦日益顯著，後陳被任為廣東護軍使，陳即就任，在軍部內組設成立。胡派認陳為受袁世凱運動，迨宋案發生，胡漢民被撤職，而以陳炯明繼任廣東都督，胡派相率紛紛離粵。陳炯明就任都督後，即宣佈粵省獨立討袁，胡派始知有所誤會。

粵省獨立討袁失敗，陳即離粵赴港，由港赴日本東京，又去而轉赴南洋，與岑春煊、李烈鈞、柏文蔚等聯絡，另樹一幟。陳對廣東討龍運動極為努力，卒於民五年秋獲得勝利。龍濟光率部退赴瓊崖駐守，桂省軍隊又相繼入粵，為桂系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莫榮新所統治數年。陳炯明在東江惠州舉兵討龍，改編為東江警衛軍十餘營，陳即赴港，莫榮新對陳炯明極為疑忌。旋由汪精衛向莫榮新建議，畀陳炯明以援閩、粵軍司令名義，俾陳率部入閩，以巩固粵省基礎。莫即欣然接納。陳即將所部東江警衛軍及駐東莞增城徐連勝所部防軍洪兆麟團改編共改編為援閩粵軍二十營，出發援閩。攻入漳州，閩省李厚基急派重兵嚴守福州、廈門等要地，成為南北對峙之局。陳以進已不能，餉彈均感缺乏，因組設援閩粵軍總司令部，籌備一切。而粵軍回粵之議以起，孫陳也合作起來了。

民九年粵軍回粵，驅逐莫榮新，奠定粵省革命根據地。孫中山亦回粵，由在粵國會議員會議，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組設大元帥府，主持一切。陳炯明所部粵軍更加以譏笑，遇事絕不秉承辦理，孫自做他的大元帥，陳自做他的總司令。孫中山亦知之。後粵軍援桂，孫中山又分割許崇智等部粵軍，率赴進駐桂林，粵軍攻克南寧後，孫陳意見日深。孫中山復率駐桂林所部各軍回粵，陳炯明適旋省，竟避往惠州，孫派吳稚暉赴惠告知陳，以孫率軍出發北伐，粵事由粵軍主持。陳未有切實答复，竟調駐桂省南寧各處粵軍，由總指揮葉舉率領回粵；復誤信海豐派軍閻鍾景棠、陳覺民等挑撥，發動圍攻大元帥府，背叛孫中山。這一舉動，實違反人心，幸當時孫中山已獲得密報，尚能脫險。後孫部許崇智所率領出發北伐軍，回師攻粵，復被粵軍在韶關擊

败，陈炯明亦由惠回广州了。孙驻永丰艦不久即赴滬，号召滇軍楊希閔、桂軍刘震寰会师攻粵。許崇智亦在閩贛边境集合所部，回师夾攻广州。陈炯明所部粵軍，除第一师分防西江、第三师分防江門五邑、第四师分防肇庆各地，也均趋向孙中山。仅有洪兆麟第二师、翁式亮独立旅及楊坤如、鍾景棠、陈竟民、陈炯光、黃鳳綸等部遊击队。而省河复有海軍及孙部留守后方各小部份軍隊牽制，竟被滇桂軍攻入广州。粵軍退守东江惠州，滇桂軍进围惠城，陈炯明已赴汕头，孙复派吳稚暉前往晤陈，要陈写悔过書，从新合作，陈也未有表示。迨国民革命軍統一东江，粵軍已陸續消灭，陈炯明也赴港，不久病逝了。

学生軍广告

董巽观

辛亥革命时，江浙一帶曾有学生軍的組織，总部設于上海，在滬杭各地均曾貼广告。嘉兴青年投者有三人。茲覺得学生軍广告一份，原文如下：

嗟乎！而今而后，我族同胞，既脱离奴隶之羈縛，而吾国軍人，宜乎不作帝王之鷹犬矣。然独立之义稍誤，則分崩之禍旋来，况索縛久則勇气銷，百事唯，則性存依賴，長此以往，吾轟轟烈烈之同胞，不又墜入私家罗網乎。要知汉家土地，同胞幸福，悉賴英雄之血，有以膠固而締造之。橫鋼刀而大笑，作社会之干城，江山全仗偉人扶，一髮千鈞，吾青年高尚之学生，急起圖之，不畏艰苦，請入吾軍。报名处，西門外江苏教育总会。編練所，斜桥永錫堂。

程克日記摘抄

來新夏輯註

輯者說明：1956年從程克在天津的家屬所捐出的函電文件中，發現程克的日記三冊。第一冊封面標“甲子冬”、“自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月八日”等字樣；第二冊封面標“甲子年底乙丑年初日記”，“中國十四年”、“仲漁”等字樣；第三冊封面標“乙丑年日記”、“四月一日起”等字樣。

日記系在廿行紅條格毛邊紙上用毛筆記的。

根據日記內容，作以下幾點說明：

(1) 這三本日記是從民國十三年(甲子，1924年)十一月六日起到十五年陽曆元旦止。中間有間斷處。紀時系用陽曆。

(2) 日記中所記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直、皖、奉、國民軍各系間的複雜關係。程克是當時接近直系軍閥的一個政客，他由於關心個人的遭遇而頗留心觀察和記錄了當時某些動態。這些略有助於了解北洋軍閥間之關係和北京改變後京津一帶的情況。這裡輯錄的是有關的一部分，略去了程克私生活中的一些瑣節。輯錄部分都是原文。

(3) 日記所涉及的重要人物，盡量就所知注出，不知者不注。其有關之重要事件也擇要說明。

(4) 程克日記三冊現存天津歷史博物館。

民國十三年，甲子，1924年

十一月六日……廿三日政變^①之後，此為第二日通車，人多車破，頗不暢適；惟途中並無軍隊檢查，為可喜耳。

①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10月中旬，直軍漸失利，紛紛後退，直系軍閥吳佩孚正擬派軍往援時，所部馮玉祥於10月23日突由前線回師北京，與孫岳、胡景翼共組國民軍，對吳佩孚倒戈相向。日記中所謂“廿三日政變”即系指此。又因發生於北京，故亦稱“北京政變”。

十一月八日 早起为砲声惊醒，正八时。街上傳說奉軍与馮軍在新站①开战，恐法国桥②又將高悬，速派人自学堂將大二小女接回，云：“街人極杂乱，紛紛逃入租界。”九时，炮声止，派常培德③往探，知軍械車失慎。看报，知秦皇島軍火車亦出事云云。……行严④住伏見街二号，晤面云：“合肥⑤出来，各省当有办法”。

十一月九日 派人持片拜行严，約明日十一时見面。鈕元伯⑥来拜，昨日自滬北上，与許靜仁同船。仰吾来，說行严有为合肥秘書長之說；又說上海違禁藥品管理局陸某有作弊之說，告以速查办，如果違法，最妙送檢厅。又云：“元伯之意，請介紹于煥章⑦及薛子良⑧。”許之。

河南省長發表孙玉行⑨，派胡丽生⑩ 办理善后，督理缺已裁。

十一月十日 早十时后，訪行严于日界伏見街，門外洋車頗多。行严云：“煥章始欲大权独攬[攬]，近或有觉悟矣”。問以中山，合肥等等之所謂元老者，何以有合作之可能性。行云：“不能合也”。行主張前事不提，根本另圖建設之点。与余同訪鈕元伯于佛照楼，並晤其令弟。胡子毅自京電話說：李达三⑪ 来津，来津之前与果民⑫ 見面，到

① 指天津总站。

② 即今天津之解放桥。

③ 系程克之差弁。

④ 章士釗字行严，段祺瑞执政时任司法总長，旋兼任教育总長。

⑤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

⑥ 鈕傳善字元伯，曾任陝西财政厅長，为陝督陈树藩經理财务。

⑦ 馮玉祥字煥章。

⑧ 薛篤弼字子良，馮玉祥系，1924年初曾在北京政府代理司法部部务。

⑨ 孙岳字禹行，日記之玉行疑为禹行之音訛。孙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發生时任京师警备副司令，馮玉祥回师北京，孙为內应，与馮共組国民軍，孙任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1924年11月孙由黃郛攝閣任为河南省長，及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复任孙为豫陝甘剿匪司令。1925年3月胡(景翼)憨(玉琨)之战起，孙入豫助胡攻憨。

⑩ 胡景翼字丽生，与馮玉祥、孙岳共組国民軍，任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1924年11月由黃郛攝閣任命为豫督，率国民軍第二軍入豫，銷灭吳佩孚在豫殘部，同时，陝軍憨玉琨也奉命入豫攻吳佩孚，1925年2月間發生胡憨之爭，3月間，陝軍刘鎮华助憨，国民軍孙岳助胡，战争益劇，結果憨敗。4月10日胡景翼病死。

⑪ 李寿金字达三，袁世凱手下的特务爪牙。“北京政变”前后任北京警察隊長、偵緝隊長、勤务督察長，后曾任京师警察总监。

⑫ 此人在日記中曾屢見，为程克奔走于京津之間，似为程克之門客。

津請一接洽。電話仍不通，故用軍事特別電話也。……

十一月十一日 早起看報，北京命令：九年七月廿九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止，所有因政治行為褫奪官勳及通緝者，一律取消云云。……晚飯後，吳兄聞自吳用九，王孝伯^①已逃，張雨亭^②要遣散廿三師，並懲辦王孝伯之故也。如此，恐範圍甚廣，不止孝伯而已也。

十一月十二日 常培德云：“昨無車，故未走”。在街上聞奉軍解散廿三師，王孝伯逃。刻省署衛隊均為奉軍矣。又張雨亭說馮玉祥為雇工，無會議資格。又段芝泉^③出山三條件，奉軍出關，張為東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為直魯豫巡閱使；馮仍為檢閱使。又馮已為奉軍監視矣等語。除王逃為事實外，余均不像，蓋謠言耳。十時後車通，令其速回京。……胡麗生赴豫邀河南人，俟軍事得手後，豫事均交豫人治之，但須此時一同出發，豫人以老同盟會為限云云。……

十一月十六日 ……午後，程治平來談云：“午後一時，車尚停在新站”。程云：“世人均不直馮，楊村奉軍掘戰壕，而奉軍昨今多在北倉下車，開赴楊村一帶，均住民房，民人又無所歸矣。”……各報多載齊福萬^④等通電，不承認北京政府而擁合肥維持治安。吳子玉^⑤已由南京赴漢口矣。

十一月十七日 各報均載時局有緊張之說，恐戰事更不免矣。吾民何罪，遭此浩劫，不知何時重見昇平也。……《京報》云：薛子良辭代部。日文《夕刊》則云：黃代閣^⑥為、張、馮^⑦所不滿，故薛已消極

- ① 王承斌字孝伯，直系軍閥，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討逆軍副司令，直奉戰爭失敗後，王復以直督地位在天津收編吳佩孚殘部，成立第23師，自任師長。十一月間，奉軍李景林到津，王被迫辭去直督，避居天津英租界，所部第23師也被李景林繳械。
- ② 張作霖字雨亭。
- ③ 段祺瑞字芝泉。
- ④ 齊燮元字撫萬，日記訛為福萬。
- ⑤ 吳佩孚字子玉，與曹錕同為直系軍閥首腦，世稱“曹吳”。1920年直皖戰爭後，即左右北洋軍閥政府的政局，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失却北京政權。1926年，在英日帝國主義撮合下，與張作霖聯合，出現奉直反革命聯合的局面。及北伐戰爭起，吳佩孚方被打倒。
- ⑥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等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改組內閣，黃郛於三十一日為代理內閣總理。
- ⑦ 張作霖與馮玉祥。

云。……

十一月十八日 ……昨夜果民電話，黃輯五被財政厅扣留，何以朋友之中竟如此多故耶？……

十一月廿日 ……《泰晤士報》載吳子玉致煥章一書，又社論大罵煥章。昨日《泰晤士報》載吳子玉發表護憲軍政府^①，今日各報載護憲軍政府組織條例，似亦為委員制。當今之事，余以為無論南北，何者能運用數頭委員，使之團結，歸何者勝利。然中國事決非會議制可以成一事業，又須獨負責，獨出力，且運用多數，真不易易也。

十一月廿一日 早後院看報，顧巨六^②來問時局如何，告以不談，數次欲談政治，均未答一語。問護憲政府如何，余曰：當日大權在手尚不能運用，今日更不易易矣。伊云：張雨亭有怨段合肥之語云，不是合肥主緩和，奉軍已到南京矣云云。

……大哥由鹽業銀行听來，有李彥青^③在司令部供稱，德債一案^④，伊受四十萬，各閣員均受四十萬云云，德債一案除王、顧不易知外，閣員中余不信有受賄之事，勢逼至此不得不贊成，何必有給錢之事，況數十萬耶？……

十一月廿二日 富巡官來說：合肥九時專車入京。晚日文報云：煥章十一時入京。

十一月廿三日 士湘^⑤云：“合肥對東海^⑥猶不釋然”。問余此次時局之觀察，余曰：“恐不易收拾”。士湘亦以中山來，過激氣味大濃，

①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吳佩孚南下，初擬在山東登陸，被阻，即更南趨經吳淞口溯江而上至南京，與齊燮元會晤後，復上駛至漢口。吳佩孚抵漢口後，即以齊燮元的名義領銜由漢口發出十省及海陸軍將領20余人聯名通電，提議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以擁曹為本旨。

② 顧鼐字巨六。“洪憲帝制”中的積極參與者，曾任大典籌備委員兼國民代表會議事務局長。1916年7月以帝制案被通緝。1918年3月得特赦。

③ 曹錕的嬖人，“北京政變”後被槍斃。

④ 1924年5月，曹錕政府的國務總理孫寶琦主張將德國庚子賠款餘額擔保發行公債案提交國會與財長王克敏意見沖突，孫辭職。是年10月7日後經大總統核准用德國庚子賠款撥付四年特種公債及五年公債利息之餘剩款項為擔保，發行庫券420萬元，其所得款項悉數充中央政府急需行政經費及維持京畿治安之用。

⑤ 吳笈孫字世湘，日記音訛作士湘。歷任袁世凱政事堂事務所所長和印鑄局局長。

⑥ 徐世昌，字菊人，別號東海，直隸天津縣人。

外交上恐生問題。問余護憲政府，余曰：“不易成”。伊云：“吳子玉最能將軍隊，拿來就用，即合肥亦深佩之”。

十一月廿四日 ……午后三時，秋舫^①電約談話，赴之。伊云：“李景林^②在省会演說時，指馮為降將”。又云：“奉天交馮之款，由朝鮮正金^③分別匯交，段為經手人”。又聞奉天秘書談話，始奉天以為受馮之騙，故已豫備赴大連矣”。又云：“馮稱張為大帥，自稱玉祥云云”。后又談謠言，李彥青供德債一案有閣員受賄之說，伊亦懷疑。前者大兄聞自銀行中人談及，余亦頗以為疑，今秋舫如此，余覺此事為風說而已。

十一月廿五日 ……黃明新自京來，晤之，語氣之間，似國會中一部人暗中有所活動。又云：“宣南民社前三日曾有奉軍進去要飯吃，見厨下蕭條，為買大餅數斤而去”。如此，則所謂紀律者，亦不過尔尔！……

十一月廿六日 鈕元伯來，前日電約，誤為大生銀行，伊住大業銀行。談晤張雨亭則漫罵猶昔。李景林督直為劉任三^④、張直卿^⑤、邊守靜^⑥之主動。劉有一親戚在奉軍為騎兵团團長，為之聯索，此說確也。伊又云：“合肥之意，齊福萬恐不能幸免，合肥認為此次發動，動自江浙，故以齊為禍首云云”。

胡經武^⑦自熙來飯店電話云：“刻自湖南來，明日將往北京，問此次之事，君在局外乎？”告以余完全局外，甚不欲聞也。伊云：“后会不

- ① 吳毓麟字秋舫，1923年1月任直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系失敗後去職。
- ② 李景林字芳辰，奉系軍閥，東北陸軍第一師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任直隸督軍。
- ③ 均系日資銀行。
- ④ 劉彭壽字壬三，任三系壬三之音訛。進步黨政客，曾任國會議員，並參與過曹錕賄選。
- ⑤ 張廷鶚字直卿，曾任國務院秘書長，抗戰前後曾兩度任天津市長。
- ⑥ 邊守靖字潔清，守靜系守靖之音訛。後以字行。曾任直隸省議會議長，為曹錕賄選的主持人之一。後在天津經營恒源紡紗廠。
- ⑦ 胡瑛字經武，辛亥革命前在湖北從事革命活動，先後參加過科學補習所、文學社等革命組織。武昌光復後任軍政府外交部長，民國元年二月在煙台任山東都督。及袁世凱陰謀稱帝時，胡瑛在政治上墮落為籌安會重要分子之一，為世所不齒。

奉訪矣。

十一月廿八日 ……田中^①云：“馮果少迟回京，則奉天敗矣。”又云：“伊与奉天顧問町野^②为朋友”。……

十一月廿九日 ……此次政变，張玉衡^③曾奔走馮、孙、胡三者之間，馮已入西山，玉衡又下台。

十一月卅日 ……晚請田中、吉田^④鈕元伯、紅怡談至九时，吉田云：“日本人近来頗知当日反对洪宪为大錯，並以現在余不出为賢明云云”。……

十二月一日 ……收果民快信，佛冬家被檢察官檢察，查出烟土一包，將其姪帶厅，又保釋。行严到法部惟一新政，令檢厅檢察賄选議[員]。黃胖子家有被封之說。晚，任照魯、王鳳岑來訪，知禮拜受檢查之处，知好之中有周俊卿、王搏沙^⑤、黃絜云、王伊文、郭伯庸、薄伯英^⑥等。任、王步行出西南角城門，騎驢到丰台，适火車到，即上車矣。報載曹劍亭^⑦死于协和医院，死因虽說系糖尿，而实际則为服毒，愴然久之。

十二月二日 果民電話云：“張作霖已赴津，形势不佳，不知何时發生事故。汝南明日来津。木箱中公文已看过一遍”。無須保存者告以均焚之可也。又云：“檢查議員事似已作罢”。晚洗澡。紅怡來，託其与日本人設法押京厲事。果民快信云：“浙苏直奉議員請懲顧、顏二閣閣員。”……

十二月四日 ……王吉功^⑧來見，云：此次並未加入战斗，殷鎮守使已入京請执政改編矣。”問以現在兵士之心理如何？云：“兵士有淪于乞丐者，对吳仍崇拜，对馮均不直，若非馮之倒戈，早到奉天

①② 均系日人。

③ 張璽字玉衡，保定武备学堂畢業，往来于各系軍閥之間，进行特务活动。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特务。

④ 系日人。

⑤ 王搏沙曾任河南省議會議員。

⑥ 薄伯英名殿俊，曾参与四川保路运动。历任四川都督，众議院議長，北京農報館經理。日記作薄系蒲之音訛。

⑦ 曹銳字健亭，劍亭系音訛。曹銳之弟，曾任直隶省長，北京政变后服毒自杀。

⑧ 王吉功曾在天津担任过偵緝隊長。

矣。”

赵朴华来，不知何意，見之，云与奉張有事，来見奉張者。……赵又云：“奉張已接眷来津，一时恐無回奉之意。”

佛冬、汝南来，伊之所以匆匆来津者，仍为檢察議員，据云尙未了。仍將繼續进行。佛冬本望煥章成功之心实为自己希望一事。

十二月五日 报載顧少川^①住宅充孙中山行轅，又陆錦^②宅有警察查出軍火。

陈正甫自京来談数事：1. “賄选案”^③前者檢察之处，有得証据者，如支票，签字等等，均豫备出拘票。2. 松泉囑余勿外出，犹(尤)不可上华界，問其所以，伊亦不知。3. 达三令松泉接偵緝队，松泉問余之意見为何。

十二月六日 要京寓电话与果民說話，云：“情形不佳，胡子毅已回京”。……

十二月七日 黃明新來說，执政命令：曹錕賄选窃位，殃民禍国，交內务、陸軍兩部監視，以待审判云云。看执政近来举动与前此之表示又大矛盾矣。报应循环何时已乎。黃又云：“王蘭亭^④已到津，住英界洋灰桥左近，日与高五^⑤等打牌”。黃夜来电话云：“刻得京电，已出拘票者有吳蓮伯^⑥，王孝伯、边潔清，吳已上船。”

奉張通电：軍人不干政，服从中央。吳佩孚四号下野。均《益世报》也。

十二月十三日 报載：英界吳景濂宅，有檢察厅协同副捕头前往

- ① 顧維鈞字少川，1922年8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長，11月卸职，次年3月再任外交总長，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去职，1926年10月到1927年6月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北洋軍閥統治结束后，投靠蔣介石，历任駐英美等国使节。
- ② 陆錦字麓山，1924年1月任曹錕北京政府陸軍总長，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去职。
- ③ 1923年6月13日直系軍閥驅走黎元洪。10月間，曹錕即大規模地进行賄买国会議員的活动，以五千元至万元不等的票价，賄买議員五百人，把曹錕选作大总统。直系軍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反直系即追查这一問題称“賄选案”。
- ④ 王毓芝字蘭亭。曹錕任大总统时之府秘書長。
- ⑤ 高凌霨字澤寰，排行第五，均称高五。
- ⑥ 吳景濂字蓮伯，曾任北京政府众議院議長。南方非常国会时期的众議院議長。1921年国会召集时复任議長，对曹錕之賄选总统及公布“賄选宪法”出力甚多。

檢察。而日界則拒絕拘票之簽字焉。……

十二月十五日 ……果民信云：“安福”^①不但报复，且尽全国人才云云。又北京《晨报》均載：在津傳捕賄選之名，余亦在內，不知何故。

大哥晤工部局，談及檢厅傳人在义界內者共三人，初为王毓芝，次为吳毓麟，今日又傳刘彭寿，均已分別拒絕。王曾在义界，今早已迁居，吳外出久不归，刘虽在，然政治犯与非政治犯不能認定也。……

十二月十六日 ……黃輯五來，談其在京被財政厅兩次看押情形。又聞公望說：“馮、胡、孙又有联合，似为合肥。”余以为不可信也。……

十二月十九日 ……贊庭^②信云：賄選已查出支票五百余張，絲毫無关系云云。……

十二月廿二日 《晨报》云：有自署联省自治协进【会】呈執政府請容吳秋舫、袁紹明^③及余者云云。

十二月廿三日 ……昨日北京報載：吳三已为奉軍宪兵在球房捕去，不知何事。

十二月廿八日 果民云：魏子丹^④、許微塵查薛之珩^⑤帳內有程記一笔七千元云云。告知果民特別注意，設法查明，遍想姓程的無多，一、王怀庆^⑥之程道元；二、李彥青曾荐程某为市政公所專办；又想起迟程九。果民之意，薛之科長現在警厅看押，当可考証也。張展云來，奉方因祝^⑦对租界交涉特別注意，故換今人。……

- ① 皖系政客曾在北京組織“安福俱樂部”，为段祺瑞进行政治活动。一般称皖系政客为安福系。
- ② 贊庭在程克日記另条中曾記其姓邢，程克曾为其函介于章行严，拟在司法界謀职。
- ③ 袁乃寬字紹明，袁世凱的族姪和亲信之一。与程克有亲戚关系。
- ④ 魏子丹，北京銀号商人。
- ⑤ 薛之珩于直系軍閥統治北京政府时任北京警察总监，曾参与逼迫黎元洪出京的“六月十三”事件。
- ⑥ 王怀庆字懋宣，直系軍閥，初任第13师师长，1919年，任京师步軍統領，1920年直皖战争后任京畿衛戍总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热察綏巡閱使兼热河都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二路总司令，直系軍閥失败后，移居天津。
- ⑦ 祝惺元字硯溪，历任駐美使館一等秘書，外交部秘書，交通部秘書，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員，日記所說办租界交涉之祝，疑即指祝惺元。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日孙中山入京。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 年

一月六日 各报均載：吳子玉到汉口，拟往岳州，执政令阻其赴川、湘。蕭^①与杜勛臣勸赴下遊，吳要上汉口之西山云云。

一月二十七日 ……晚报，中山死于协和^②，回忆东京时相过从，及項城命余往迎于上海各情况，如夢境矣。……

二月一日 ……正甫談云：“北京有人說，中山死去，国民党首領推馮煥章。致于煥章与国民党發生关系，为余介紹。”真不可思議之謠言也。……

二月九日 楊仲远来，見大兄声淚俱下，無錫城外一片焦土，失兒亡女者，不知若許，共焚搶八次，吁！伤哉！伤哉！

二月十九日 早收达三自奉天来快信云：已將予之人才意見面陈帅坐，甚以为然，速来奉面談云云。决計赴奉一行。詢船行知明日“長平丸”开，与大兄說不加一字之可否，又与商买老头票，亦不加一字之可否，对于一切未尝問一句，告以預备錢，但云可以拿三百，家中再說。至晚，並未下楼一問，余甚不解，对于泛泛一友亦未尝如此冷淡也。……

二月廿日 下午二时，上“長平丸”，遇黃鳳池。二时开，傍晚到塘沽，船与土岸冲突，因停一夜。

二月廿三日 晨起，与达三談話。伊云：“張玉衡將潘燕生^③同来，为联馮張”。

二月廿四日 ……一时赴張宅，人称大帅府，在小南門內，門外像一衙門，尙覺靜閑，有汽車数輛，先到傳宣处，候約十分鐘，即到客厅。山石处見張自写之匾，在客室坐約十五分鐘，請見面，少一周旋，伊即开口暢談时局，曰：“段与我並無关系，捧之上台与盧^④三方有契

① 蕭指蕭耀南，时任兩湖巡閱使，湖北督軍。

② 中山逝世在3月12日，此为謠傳，但也可以反映当时北方軍閥嫉孙中山之甚而期其速死。

③ 潘毓桂字燕生，日伪时曾任伪北京市長。

④ 盧指盧永祥，1919年8月起至1924年9月間任浙江督軍。

約，不准用安福，不料其上台后，为肖小左右所弄，卖官納賄，令余之若大牺牲为無味矣。”談胡景翼，張乃大怒曰：“土匪不如，杀人放火，河南人来哭訴者甚多。”又曰：“袁紹明之子袁英，竟用火烤人，慘無人理。”对紹明亦不佳。对馮煥章亦頗知其为人，而于其布置，則曰：“伊有鎗手？”达三云：“伊已將銅元制造厂改为鎗炮厂矣！”張云：“余以三千万之資本，三年之力，有三口岸可以輸入，尙且如此，伊如何耶？”談及联馮制胡，張似为然。又曰：“我决無野心，亦無所圖，若有好办法，余絕不裝糊，但得一俱体办法，我捧誰均可，联络几个同志云云。”談至約三时而別。此人头脑明白，說話直爽，亦非如馮河間^①、李秀山^②信口胡說者。又云：“吳光新^③到申，弄得盧子嘉^④無办法，盧如下野，我亦下野云云。”达三認为此席談話極滿足，令我拟一办法，余曰：“各方情勢未弄清以前，不能开方，須赴京一行再說。”决定明晨南下。……

二月二十七日 周宗澤来談，晤之，談話之間，伊云：“奉天不知如何主張云云”。余甚以为怪。又云：“李斐筠現为奉天秘書長，郑謙^⑤之荐，郑为李九时代之国务院秘書。”

二月二十八日 贊庭与朱伯淵^⑥接洽，朱云：“平日与当局談話，未聞对仲漁^⑦有惡感者，不过作过事的人总不免有仇人，能不令登报为妙，縱有事，余必先知云云”。贊庭与之說話極負責，可感也。

玉書之观察，吳子玉仍为中国人望，不可不与有联络，伊但知馮經營西北，不知其联奉之事也。

① 馮国璋字华甫，河北省河間人。

② 李純字秀山，直隶天津县人，曾任第六鎮第十一协協統，1913年至1917年任江西督軍，1917年至1920年任江苏督軍。后自杀。

③ 吳光新字志堂，段祺瑞执政后任陸軍总長。1925年冬去职。

④ 盧永祥字子嘉，1919年任浙江督軍，1924年9月江浙战争中失败后出走，及段祺瑞出任执政时，被任命为苏皖宣撫使及江苏軍事善后督办。

⑤ 郑謙字鳴之。1920年任吉林省長公署秘書長。1923年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1925年初代表張作霖出席善后会議，旋任江苏省長，6月兼署淞滬市区督办，7月护理江苏軍务善后事宜，11月去职。

⑥ 据程克日記民国14年1月30日条云：“李达三調市政会办，特任朱伯淵为警察总监。”朱深字伯淵。

⑦ 程克字仲漁。

松泉过視玉衡，並偏重国民軍方面。

玉衡由奉天回津与敬輿^①見面，故主張恢約法。

三月十六日 ……張季鸞^②來，多年不見，暢談，伊云：“胡景毅^③俟軍事結束之后，有整頓吏治之決心，約半年可以收效。”又云：“津中河南人反对胡，請奉軍入豫，乃王月波^④、王搏沙、胡石青之主动云云。”然則胡与余自奉同車，果不出余之所料也。

三月十七日 電季鸞來談，問其“国民軍”与奉能再冲突否？曰：“国民軍方面，無开衅之意。”又問：“能合作否？”曰：“甚难”。季鸞又曰：“国民軍”已自認失敗”。又曰：“飄萍^⑤介紹，与叔魯^⑥見一面。”

三月廿四日 訪达三，知張命其与張璧一談，張联馮之意切耶？拟借此令达三來津耶？

王揖堂^⑦想組閣，曾訪馮煥章。王主張令馮經營西北，令張統一中原。張本定过其生日后来津。王永江^⑧开帳示之，此次之战，奉天用去三千余万，故張又中止云云。故余之觀察，曹之失敗，敗于財政，果財政足用，則馮、胡或不出此态度，馮心中第一不滿軍費与地盤而

- ① 張紹曾字敬輿，1921年8月以后曾連任唐紹儀、王寵惠、汪大燮三閣之陸軍總長。1923年張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后因直系軍閥倒黎，乃請假赴津。
- ② 張繼章字季鸞，后以字行，民初为于右任民立報撰文，1915年冬創民信日報，1926年起任天津大公报主筆。
- ③ 疑为胡景翼之訛。
- ④ 王印川字月波，历任河南高等學堂教務長，眾議院議員、參政院參政，眾議院秘書長。1920年2月至7月曾任河南省長。
- ⑤ 邵飄萍即邵振青，京報總編輯，是当时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1926年4月26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宗昌槍杀。
- ⑥ 王克敏字叔魯。1917年12月到1918年3月任王士珍內閣財政總長。1923年起，先后任張紹曾、孫宝琦、顏惠庆各閣的財政總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即避居天津。敌伪时曾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作汉奸。
- ⑦ 王揖唐（日記訛作堂），原名贊，后以字行。皖系政客，曾主持安福俱樂部，1919年为南北和議之北方代表。1920年，皖系失敗后亡命日本。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被任为安徽省長兼軍务善后事宜督办。1925年6月，奉系入关后，王去职避居天津。敌伪时曾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汉奸。
- ⑧ 王永江字岷源。1916年任奉天警務處長兼省会警察廳長。1917年5月任財政廳長。1929年6月，任奉天省長。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黃郛組織政內閣，任王为內政總長，惟迄未就職。

已。胡則尤甚甚矣！当今之世，經濟之勢力也。

張璧赴河南，約十日前后始歸。

三月廿七日 午后訪士湘，云：“伊此次遭事，共用去七万余元，除破家外，尚負債若干，而东海不出一文”聞孫子涵^①同王蘭亭東渡。又段香岩^②之死為氣死，合肥決令赴皖，並囑物色軍務、政務兩廳。及皖督發表則王揖堂也。許伊青島督辦，實亦未得結果。伊自京回，在某處打牌，歸來夢與合肥打架，革命黨忽來，伊呼號而醒，與家人言之，少時死矣。士湘云：“香岩之死與中山同時”。又云：“張國干^③亦在津”。又云：“張遠伯^④為奉天顧問，薪俸數萬，故現對張為遇赦不赦云云。”士湘此次之事，梁眾異^⑤力說壞話。

四月二日 ……晚請徐選樓、朱錫齡、尹堯莘吃飯，又臨時約守瑕^⑥，守瑕即來暢談，至十一時去。守瑕云：“廊房又有軍事行動之說，未知如何。”又云：“善後會議副議長，合肥親筆函致俊人^⑦，主張林宗孟^⑧，臨時段君亮^⑨去運動，結果則為斐予^⑩，玉書則主張黃膺白^⑪，國民軍之意也。”堯莘云：“有為善後會議集聯云‘雖有善者，其

- ① 孫潤字子涵，歷任內務部警政司長，眾議院議員，國務院法制局長、秘書長。
- ② 段芝貴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914年2月至1915年8月任湖北督軍。1915年8月至1916年4月任奉天督軍。1917年12月至1919年12月任陸軍總長。
- ③ 張國淦（日記訛作干）字乾若。歷任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長，內務總長、參政院參政、教育總長、農商總長一司法總長、平政院院長等職。
- ④ 張志潭字遠伯，1917年任內務次長，1918年任段祺瑞的國務院秘書長。直皖戰爭時任陸軍次長，保持中立態度。皖系軍閥失敗後，任靳雲鵬內閣內務總長。1921年任交通總長，1923年任內國公債局總理。1924年兼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副會長。1926年再任交通總長至1927年初去職。
- ⑤ 梁鴻志字眾異，曾任參議院秘書長，段祺瑞執政政府秘書長，為皖系八禍首之一。敵偽時曾投日為漢奸。
- ⑥ 鄧銛字守瑕，眾議院議員，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
- ⑦ 許世英字俊人，1922年11月署北京政府司法總長。1924年為段祺瑞執政政府秘書長。
- ⑧ 林長民字宗孟，1917年任司法總長，曾反對曹錕賄選。
- ⑨ 段宏業字君亮，段祺瑞之長子，後為山東正豐煤礦經理。
- ⑩ 湯漪字斐予，參議院議員，1920年任廣東政務會議參議。1923年曾擁黎元洪為總統。1925年任段祺瑞善後會議議長。
- ⑪ 黃郛字膺白，1923年始任外交總長教育總長。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曾代理國務總理組織攝政行政務，稱攝政內閣。

無后乎”。派人差片周旋李达三，少迟电话云：“函如繕妥，伊不日离津。”

昨各报均載“金佛郎”已签^①，以余之見，虽不即签，然必不久，將來总改头換面签字朋分無疑。当【时】段为反对最力之人，翻云复雨，噫！中国之政治道德尚可言耶？

四月三日 昨日达三电话云：“不日离津。”今日看报，張璧来津，想馮、張联络更进一步耶？余思前与达三所談，作意見書交張，实研究不出妙法。且張、馮联合，話更不好說矣，拟不与之，惟对达三須有番說辞。

中山送葬，有說四万人者，有說十万人者。

去年閣議席上，忽有中山已死之說，少川报告后，余主張如果确实，应国葬。澤余、秀山^②均反对，旋即置之。

四月四日 ……黃明新来，談伊近来奔走京、滬。据云：“吳蓮伯仍在天津，王芳庭^③在申为敬輿接洽，云：“恢复黃陂^④敬輿之說，煥章初亦贊成，近又犹豫。孙行远^⑤对議員表示好意。”又云：“黃陂在津曾請議員联络。”

訪达三于新居，談約一时，問其玉衡来，有無具体办法。伊云：“并

- ① 1922年6月22日，法国向中国要求庚款法国部分，照辛丑年电匯市价，改用金幣計算（欧战后法之金佛郎价格超过紙佛郎三倍以上）。如此，我国損失將达八千万元以上。事为国会所反对，迁延停頓。总稅务司乃將关餉鹽餉扣留。1925年，段祺瑞起而执政，欲得总稅务司所扣之关餉鹽餉，又秘密进行金佛郎之交涉。四月十二日签字換文，正式成立中法协定，其中中国承認法国部份之庚子賠款余数，以后不匯兌佛郎，而改匯兌美金，此款逐年借与中法实業銀行，作为該行發行五厘美金公債之担保。此事遭到全国的反対。当时称此为“金佛郎案”。
- ② 高凌霨字澤番，陆錦字繡山，与程克为內閣同僚。日記称同在閣議，故澤番、秀山似指高陆。秀山疑繡山之訛。
- ③ 王典型字芳庭，日本士官学校畢業，与張紹曾为师生。韓复榘統治山东时曾任教育厅长。
- ④ 黎元洪湖北黃陂人。
- ⑤ 孙傳芳字馨远，日記作孙行远，疑为音訛。孙于直皖战争以后，繼吳光新为長江上游总司令。1923年3月任福建都督，1924年5月任閩粵边防督办。江浙战争發生后，移师攻浙，称閩贛联军总司令，入浙与苏齐联合攻上海，称閩浙巡閱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与齐燮元共組江浙联军拒盧永祥南下，后段祺瑞任之为浙江軍事善后督办。

無”。問其復約法，黎氏再出之說。伊云：“張略一提”。

四月十六日 …… 邓守瑕來談，聞張魯泉^①云：“吳子玉在岳有二師，蕭為豫備大砲云云。”……

四月十九日 …… 張桂秋云：“李贊侯^②下台之說頗勝，有梁燕蓀^③上台，黃膺白、屈文六^④入閣之說。”少遲，俊卿來云：“岳陽子玉派代表與張宗昌^⑤、李景林之代表議數條；1. 議員、旧會自由行使職權。2. 舉張雨亭為總統，副座以待有功。3. 吳子玉練國軍。4. 准曹辭職。5. 俟總統選出之後，招集新國會。張魯泉等要在義界辦一報，專攻老段，黃佩蘭問我願幫忙否。余與俊卿談，報紙攻段為無効。如上各條，馮則如何。俊卿又聞吳曾派人與大头接洽。又云：有人在上海見吳秋舫，堅不肯談時局。

四月廿一日 周黃來云：李景林自奉天來電，查抄高、吳、王、劉、陸^⑥之家產。晚間又聞并有王孝伯。周見吳大头^⑦，吳云：程二^⑧不知作何事。……

四月二十三日 昨日外交部公布金佛郎段祺瑞之通電^⑨極醜，末云：“宣尼一以貫之，孟子此一時也云”。可笑之至。沈燕齋^⑩此次何以肯負此責，其中不無原故。

《益世報》有南門內陸錦宅被抄。

五月十日 佛冬之兄來晤大兄云：“劉雪亞^⑪昨日到津，住張馨

① 張魯泉，山東參議院議員。

② 李思浩字贊侯，段祺瑞執政府之財政總長。

③ 梁士詒字燕蓀。1921年底曾組閣，第一次直奉戰爭後亡命日本。1924年歸國任財政善後委員長，交通銀行經理。

④ 屈映光字文六。1913年9月至1916年7月任浙江省長。

⑤ 張宗昌字效坤。奉系軍閥。1925年4月起任山東督軍。

⑥ 指高凌霨、吳毓麟、王毓芝、劉彭春、陸錦五人。

⑦ 吳景濂綽號吳大头。

⑧ 程克行二，故稱程二。

⑨ 段祺瑞承認金佛郎原電見陳曾亮、金佛郎案痛史，頁68—70。

⑩ 沈瑞麟字硯齋（日記訛作燕齋）。1922年後歷任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黃郛等人之外交次長。1924年11月任段祺瑞執政府代理外交總長。1925年2月實任，12月去職。

⑪ 劉鎮華字雪亞，1918年3月起至1925年5月任陝西省長。而自1922年5月起至1925年5月又代理陝西督軍。

菴^①家，託為覓居。刘之來乃李芳辰^②派車接來者。”伊云：“刘之敗在內鬪，愨^③死似为刘所杀，刘之在陝，政令朝發夕改，如此妄人在陝已數年，國事焉得不坏。”又云：“張伯英^④为前方总指揮，被俘时困一鉄車中，現虽自由，而家产尽矣！馮、方、鹿、張^⑤暗中布防，而又派人赴奉解釋，伊在京时聞之其弟佛冬說也。”

五月十二日 ……(金蔭圖)云：“李景林查抄直系八人財產，于事無濟云云”。不知其說話之意何在。

五月廿九日 (黃絜云)云：“張雨亭有指出三，一为梁燕蓀，一为張敬輿，一为黃膺白，請段任指一人組閣。”說甚新也。

五月三十日 早起警察整队而过，知为張已到津矣。报載其夜二时到津。……

六月二日 报上姜登选^⑥之秘書長为楊度^⑦总参議为陆宗輿^⑧。一嘆！

六月三日 昨晚达三电約，明日下午一时去張处，届时赴之，同往曹家花园，警备森严，其承宣官赵古齋、刘容川持片去，少时云：“昨夜五时始睡，改为后日如何？”达三又云：“后日請余自往，囑赵，刘照应。”达三仍消極。松泉派人送一信云：“可与达三常見为妙”。信为果民所写，即复一信云下午与达三見。

行产來訪，談經過伊之观察云：“張雨亭尙不至即時直接行动，不过操縱老段耳！至于段受不受張操縱到何程度，大是問題。”又問直派如何动作，告以無动作，無所謂直派，不过一吳子玉耳！問其当局

① 張馨菴河南人。

② 李景林字芳辰。

③ 愨指愨玉琨而言。“北京政变”后，胡景翼率国民軍第二軍入豫，同时段又密令陝督刘鎮华派队入豫。刘即派愨玉琨师东下。胡愨在豫冲突。1925年2月下旬，孙岳率队入豫助胡。刘鎮华也离陝入豫助愨。3月間，刘愨失敗，刘退山西辭陝督去津。愨則自杀，一說为刘所杀。

④ 張鈞字伯英，1917年任陝西討逆軍司令，1918年任靖国軍副总司令等职。

⑤ 指馮玉祥、方振武、鹿鍾麟、張之江四人。

⑥ 姜登选字超六，奉系軍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軍第一路司令。1925年8月至11月間一度任安徽督軍。

⑦ 楊度字哲子，湖南湘潭县人，是洪宪帝制中筹安会的首腦。

⑧ 陆宗輿字潤生，1918年任幣制局總裁。五四运动时与曹汝霖、章宗祥並称国賊。

諸人对我如何,云:“决無惡感”。余云:“然則余拟赴京一遊。”行云:“甚佳,如此局可以延長,君如願作事似亦可以也。”伊之觀察如張与吳合作,則天下当成分割之局。……

六月四日 訪行严于国民飯店,談約一时,行云:“德学者及工人对于此思潮極端反对,而贊成复辟,中国欲根本上除此思潮,則非提倡科学不可。”余曰:“現在为救火問題,君言远水也,現在一方面定一根本上設法,如提倡科学;現在宜定一根本上防止赤化計劃以示英政府。至于此次交涉^①非英政府讓步不可。行以为然。……

六月五日 午后訪張雨亭于曹家花園,少迟上楼晤張,談不多时,余兴辞,張云:“我此次来,甚么事都沒有,先尙拟看看段之左右,后来想人家孩子,俗能管好么?”張云:“河南事如何?”余云:“水深火热,尙祈有以救之,新近有人見段,段說在劫难逃,你看像話不像話。”談到滬潮^②,張云:“太不成話矣。”今日,余並未多發議論,別后留片与楊临閣而去。傍晚訪达三,告以晤張之情形,有津浦路警申某在坐,問达三知其將接津浦警察也。达三云:“俟名义一層办到,余了一心事矣。”……

六月六日 ……張信初,見大兄,前聞其赴長沙,其实赴奉为張之秘書。聞余見張,来談至夜,云:“張幕中秘書共七人,奉天者一人,秘書任震采乃項城荐給赵次山^③者。”信初云:“張致段电,如不以为然,余率全軍出关而已,馮之恭順乃無比。張重吳約之来,吳函以待来年云云。”……

六月十三、四、五日 連日不出門,外面除滬案之外亦不聞甚事,滬案則四方風动。

十四日英界陈大炮,並宣言云:如羣众入租界即开炮。軍队在街口劝阻,故未入租界。……

六月十六、七、八、九日 ……張信初来先与大兄談,楊临閣^④云:

①② 均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③ 赵尔巽字次珊(日記訛作次山)。清末任奉天总督。1912年1月至11月連任奉天都督。后被袁世凱聘任为清史館館長。

④ 楊宇霆字麟閣(日記音訛作临閣),奉系軍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入关。1925年8月至11月間曾一度任江苏督軍。

“程仲漁为曹三之人，近頗傾向奉方，得無不大佳否？”信初〔云〕：“仲漁为項城人非曹派也，如曹派何以中道而离。”……連日會議，形勢似緊急云云。又云：“已派田中玉^①与王聘卿^②議救曹，实注意吳也。”……

七月一日 公望來談，知閻庭瑞^③長直頗生枝节，警厅已委丁宏全^④，秘書長張小岱^⑤云云。……

七月十一日 ……各报均載奉張贊成參政院，楊麟閣電梁鴻志允派人。張此次之來，除主張梁閣之外，亦無主張，其不足与謀也矣。

- ① 田中玉字籬山。1916年至1917年任察哈尔都統，1917年至1918年任吉林督軍，1919年至1923年任山东督軍。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軍事善后委員會副委員長。
- ② 王士珍字聘卿。1915年5月至1916年4月任袁世凱政府之陸軍總長。1917年6月至12月任段祺瑞內閣之陸軍總長。1917年11月至1918年1月一度任國務總理。
- ③ 曹銳任直隸省長時之財政廳長。
- ④ 丁宏全字振芝，历任天津警察厅偵探長，督察長，保安警察隊長，直隸全省警務處長兼天津警察廳長。
- ⑤ 張弧之子張同禮号小岱。

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

張若谷 李表东

唐繼堯的陰謀

一九二一年唐繼堯二次回滇，仍做着唯我独尊和独霸西南的迷夢。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大元帅，准备北伐，授唐以副元帅职位；唐陰謀破坏革命，拒不接受。反于次年春季派第二軍胡若愚及第五軍龙云攻佔南宁；被击潰，慘敗回滇。兩軍將士，多有怨言。唐的秘書長白某当街被毆，即發現無名揭帖，諷唐下台。揭帖云：“南宁归来二五偶，不打白人打白狗，打狗不看主人面，主人何不下山^①走。”从此，唐对所屬各軍，頓起猜疑。惟第五軍龙云实力尙較充足，比較獲得唐氏信任，唐委以滇中鎮守使兼戒严司令^②。其余胡若愚委为滇南鎮守使，駐蒙自；張汝驥为滇东鎮守使，駐曲靖；李选廷为滇西鎮守使，駐大理^③。唐复一面引用亲信，招募新兵，扩編近衛团。同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胡汉民已就代帅职，唐忽又異想天开，欲利用机会，攫取革命实力，宣佈就副元帅。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支持下通电討唐。一九二六年革命軍北伐，唐与北方軍閥吳佩孚、孙傳芳等遙相呼应，在云南高唱“討赤”，尽量扩充武力；利用国家主义派分子張勁、張介石等組織民治党；設立民治学院；發行《民治日报》。企圖在革命后方建立反动系統，扩大反革命陰謀。

“倒唐”意見提出

老同盟會員高岩及李伯东久住箇旧，見唐繼堯种种倒行逆施，甚

① 唐繼堯的联帅府在昆明城內五华山。

② 龙云所部四团，編为兩旅，盧汉、周人文任旅長，駐昆明及附近各县。

③ 胡若愚所部亦为四团兩旅，歐永昌、楊瑞昌任旅長，張汝驥、李选廷各有兩团。

为憤慨。特别是原先盤踞箇旧的“招安軍”^①工兵旅長莫璞，于一九二六年春季圍攻箇旧，历三日四夜，焚燒市肆，搶掠財物。胡若愚竭全軍之力，始行击退。似此严重危害人民的“招安軍”，在各地無惡不作，唐繼堯竟熟視無覩，更激起其“倒唐”情緒。日与青年刘琨府、叶尙文、李表东、姚希唐等秘密商談，認為惟有根本消灭唐繼堯，方能有助于革命並解除人民的痛苦。因推刘琨府(化名黄子仁)先到昆明，密訪同盟會員董竹亭及省議員張若谷，适唐繼堯以整理金融为名，向省議會提出加倍征收全省錢粮課稅案，意在使其御用的民意机关形式上通过，便于欺騙人民，加紧剝削。張若谷与赵子欽、段雨蒼等提案反对，遭到否决，正在筹划抵制；聞箇旧所提“倒唐”意見，欣然贊同。但以唐繼堯在昆明地区及滇越鐵路沿綫，甚至越南海防一帶，無不密佈爪牙，馬幼伯、張博樞等曾被唐慘杀^②；自二、五兩軍潰敗回滇，唐繼堯防范異己，尤为严密；在此环境中进行工作，显有困难。同时，云南革命武裝，毫無基础。为徹底实现“倒唐”計劃，必須商請广州革命政府酌派部队入滇，作为主力；然后配合地方力量，解决唐氏。經箇旧、昆明兩方数度交換意見，决定派刘琨府、楊春洲先赴广州洽商。俟得具体指示，再切实进行工作。暂时以箇旧为各方聯絡中心。一切用款由李伯东、李表东負責筹墊。

“倒唐”的核心机构

一九二六年九月，刘琨府及楊春洲由箇旧赴广州，經第三軍^③后方办事处介紹，向国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报告情形，得其贊許。派黄埔四期学生王繼孔、楚昌南偕刘琨府回云南指导工作。楊春洲暫留广州，传达消息。刘琨府等回云南后，即由李伯东、姚希唐代表箇旧同志赴昆明，与王繼孔、楚昌南、董竹亭、赵子欽、彭嘉猷、張若谷、邓質彬在高曉升庵祠秘密集会，組成“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軍政委员会”，

① 云南大小匪首迎唐回滇有功，取得各种杂色軍职。所駐之处，極尽騷扰，为人民所痛恨，称之为招安軍，莫璞即是其中之一。

② 系孙中山先生派入云南工作的同志，共为六人，在昆明得意春被捕，即遭慘杀。

③ 朱培德所部滇軍已参加北伐，广州設有后方办事处。

作为核心领导机构。推李伯东、董竹亭、张若谷、彭嘉猷、赵子欽为委员。议决工作方针如下：一、联络本省比较开明的军事首领，分化唐繼堯的武力；二、联络各地进步人士及迤南民军首领，扩大“倒唐”势力；三、核心机构仍设于箇旧；四、各项用款仍由原负责人筹垫。

經此一度会议后，住在昆明的同志即相机向龙云方面进行联系；由刘琨府代表军委会向迤南民军首领李紹宗、湯松林、普文荣秘密联系；并由徐定一、龙家荣在龙棚^①组织地方武力；由馬伯周、李采章、張芾棠、欧小弼、納遜臣分别在蒙自、开远、广南、文山、建水各县秘密活动。徐定一及刘春初並取得箇旧的經濟援助。准备广州派遣部队入滇，即在各地起兵，响应“倒唐”。

广州决定云南内部“倒唐”

十二月楊春洲密电箇旧，謂革命軍不能調入云南，催促云南由内部完成“倒唐”工作。經昆、箇兩方交換意見，認為形式如此急轉直下，工作方针，自应变更。即改为重点联合实力派。由董竹亭負責李选廷部何子侯；赵子欽負責胡若愚部胡柳溪；欧小弼負責駐文山王汝为部；刘琨府往来于石屏、龙棚、建水及箇旧之間，加强民軍与各方面的联系。而主要力量則寄託于龙云。后經楚昌南輾轉往商，向龙提出三点：一、“倒唐”；二、拥护国民政府；三、承認国民党的合法地位。龙答复：“倒唐”是肯定的，但应給唐一有名無实的地位；二、三兩点，完全接受。至此，各项计划已略具眉目，箇旧又推李表东（化名余宏勋）代表赴昆明，与上次在升庵祠集議諸人密聚于大观楼。並邀李子固及李采章参加。决定再推楚昌南、李表东为代表，將組織核心机构以后进行工作及龙云贊同“倒唐”各情形，写成書面，帶往广州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楚昌南及李表东到达广州，国民政府已迁武汉。后方总司令部及总政治部由李济琛、孙炳文分別主持。原在广州的王复生（滇籍共产党员）偕同謁見李、孙，陈述云南各种情况。

^① 石屏县的分县，徐定一时任县佐。

李、孙亦將革命部队不能調赴云南及採用内部“倒唐”的必要，詳晰指示；囑在广州暫候，俟轉商前方，決定一切。越數日，楚、李兩人再赴李濟琛私宅密談云南將領“倒唐”意圖、部队紀律及人民觀感各問題。李並將胡若愚的私函及相片交二人閱看，方知胡若愚派竇子駿赴广州表示輸誠。事后获悉，胡所以忽然單獨派人，系因王繼孔及楚昌南久無音信，第三軍后方办事处关心云南問題，又派陈星垣至云南調查。陈逕赴昆明，欲訪其旧識董竹亭，适董赴箇旧，未得相遇。陈在唐繼堯“討赤”气氛中，环境恶劣，急回广州。途中与唐繼堯的坐探任干材遇于海防，陈不知其秘密身份，遽將箇旧团体的活动情况全盤透露。任为討好于胡若愚，据以轉报。胡又为个人打算，始派竇子駿赶往广州，企圖博得国民政府的信任。

二月中旬，前方对云南軍事、政治問題作了決定。委龙云为国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長；胡若愚为三十九軍長；張汝驥为独立師長。委龙云、胡若愚、張汝驥、李选廷、陶鴻燾（龙云的秘書長）李伯东、王复生为云南省政務委員會委員。委李表东为云南民軍宣撫專員。經武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通电各省各軍。一切証件以国民革命軍总司令名义由后方总司令部制發。並由李濟琛核發旅費，交王复生会同李表东携帶回滇。当日晚間，楚昌南及李表东並赴总司令部謁見李濟琛，請作最后指示；至东山与王复生、杜濤等^①計劃起程日期。同于次日赴香港。因船位关系，王复生携帶証件于先一日离港返回昆明。楚昌南則以云南軍政入選問題已由政府決定，“倒唐”工作可以告一段落，無再事回滇之必要，即留在广州。

“二·六”事变

唐繼堯的整理金融案既得通过，志得意滿，益扩充其武力。派其亲信孟友聞、唐繼驎、欧陽好謙等率近衛团及杂色部队分駐各地，鎮压人民。至北伐出师，节节胜利，唐氏尙欲保持反动势力，派張維翰赴南京勾結孙傳芳。張抵下关，孙已失敗。龙云等四鎮守使为私人

^① 杜濤，蒙自人，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清共时，在蒙自芷村被捕，惨杀于昆明。

利害及把持政权各种关系，突于二月六日以兵諫为名，联名發出微电^①驅除宵小李玉崑等。按当时双方兵力，四鎮既然合作，唐繼堯当然敌对不过。但当时只龙云所部駐省，而龙部两个旅長，盧汉請假回家，又只周人文一人在省。唐繼堯死不甘心，想作困兽之斗。于圓通山上安置炮位，对准龙部駐在的北校場。形势緊張，一触即發。同时，謠言繁兴，人心震恐。民治学院反动分子曾君勵乘机与唐繼堯的兒子唐小冀公然以“反共大同盟”名义，張貼宣傳品，自称領袖。省議會时在閉会期間，乃召集留會議員开緊急會議，推出代表十人，要求双方不得开火。張若谷、段雨蒼等亦往来昆明、蒙自、宜良之間，力主和平解决。嗣四鎮之兵逐漸向昆明逼近，唐見勢不可为，承認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等組織。

龙云、胡若愚等不待广州作出决定，貿然發动“二·六”事变，其企圖不过想向国民政府討价还价，並無靠攏革命的誠意。因此，唐繼堯虽允交出政权，但新政府究当从何产生，頗成問題。初而龙、胡齐集宜良會議，繼又同齐晋省，与各界人士一再商討，才决定由各界推举代表二十七人組織“各界联合会”，作为产生新政府的临时機構。在“各界联合会”开幕前一晚，王复生等适到昆明，即向龙云、胡若愚傳達广州安排人事的情形。但龙、胡等竟予以否認，以致联合会仍于次日假省議會內正式揭幕。此会代表二十七人中，有四分之一为参加“倒唐”及共产党在云南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會議期間如吳澄、徐克嫻、刘承祖、赵子欽、彭嘉猷、段雨蒼、張若谷等經常与会外之李鑫、董竹亭、王复生、李表东等秘密交換意見和情报。結果：由联合会秘書王用中与代表張若谷草拟“云南省务委員會組織条例”。先經龙、胡同意，提交会上形式通过。随即由会票选龙云、胡若愚、張汝驥、李选廷、馬伯安、熊廷权、丁兆冠、由云龙、王九齡、胡蘊山、陈和亭十一人为省务委員，选唐繼堯为省务委員會總裁^②。並由会制备印信及証書等。选举情况經李表东以密电报告李济琛。

① 四鎮守使五日的联名通电，系六日發出，云南称为“二·六”事变。

② 唐繼堯与各鎮守使有师生关系，或系多年的長官部屬，龙、胡主張予以崇高的名义，故联合会拟訂組織条例时，于委員會之上設總裁。照規定不出席會議，亦無任何实权。

省務委員會的離奇現象

新選的省務委員及總裁，于三月八日就原民政司就職。龍雲借病未到。傳說怕中唐繼堯一網打盡之計，故避不出席，以防萬一。當天禮堂正中僅設一“中華民國萬歲”的牌位；國旗仍是五色旗。是日正逢國際婦女節，吳澄、徐克嫻諸人事前動員婦女界集中南校場（今國防戲院一帶）舉行紀念大會。會後遊行，沿途高呼“打倒軍閥唐繼堯”種種口號，聲勢壯大。至賣綫街（今華山西路）與乘坐肩輿的唐繼堯相遇，唐飲恨在心，乘夜間婦女界在省議會舉行游藝晚會，派便衣爪牙多人，混入會場，割斷電線，于黑暗中蹂躪婦女。次日唐的機關報竟以“燈滅裙破哭三八”為題，發表侮辱性的新聞。省務委員會對此類事概不過問。

胡若愚在省務委員會中取得主席位置，政務多取決于胡。但唐繼堯所擁武裝，未曾解除；並遲久不作任何處置。胡若愚對法政學校^①及舊團體的同志，表面上虛與委蛇。龍雲則從來不直接見面，而由其舅子李培炎、李培天居間傳達消息。當時住在昆明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認為鬥爭的目標——唐繼堯名義上既經下台，其政治地位已受打擊。國民黨的工作應着重發展黨務，公開組黨，以黨的政策和力量影響政治軍事。中間經過協商，意見未能一致。最後法政學校方面借省教育會召開黨員大會，選舉執監委，通知舊團體住昆同志數人參加，當選人數中只董竹亭一人。舊團體頗不滿意，遂以呈報廣州的文件作根據，暫在省議會內另行籌組黨部^②。雙方關於黨務工作由秘密而進入半公開的狀態。

“討唐”序幕的曇花一現

三月下旬，在昆明的同志開始籌組國民黨部，準備出版民國日

-
- ① 名稱系國民黨，由共產黨同志主持，時正向教育界征集黨員，法校系辦公地點。
 ② 借省議會地點作籌備工作，尚未征收黨員，是年五月後，實力派即在該地組黨，選出執監委，與法政學校黨部對立。執監委中有李培炎及李之舅子楊樹人在內，當時有舅子團之稱。

报。龙云、胡若愚又派張邦翰、江映樞、李子瓚为代表^①，前往广州。临行时，江映樞託詞在西山养病，未与同去。仅隔数日，刘琨府有信至昆明，謂路过建水，聞江映樞正在該处拉攏民軍，密往晤談。江表示“二·六”改革，並不徹底，准备在迤南起义“討唐”。刘認為意見相同，即將箇旧团体过去工作內容向江詳談。江亦堅託函邀各同志前往参加。适李表东所負宣撫民軍任务，已通知胡若愚由省务委員处理，未离昆明。即推其先到箇旧，約同刘琨府、姚希唐先赴建水金鷄寨，与江映樞切实商談。此时江已自称国民革命軍三十四軍，並使用箇旧团体核心組織的名义进行活动。所拉攏的民軍李应洪(綽号龔鉄匠)部約数百人已集中金鷄寨一帶。江自謂联络成熟的尙有三几千人，俟佈署就緒，即可实际行动。迫望箇旧团体共同合作。並謂住在昆明的同志务于四月六日以前起程，以便由李紹宗部照原定計劃將滇越鐵路小龙潭鉄桥炸毀，阻止唐繼堯的軍隊南下。李表东回昆明报告情形后，各人反复考虑，認為省委会成立后，一切措施，並無靠攏革命的表现；对于唐繼堯所拥武力，亦未作处置。長此迁延，恐实力派相互間發生意見，受唐利用，仍为革命重大障碍。加之箇旧团体核心組織的名义又为江所假借，实等于参加江映樞的活动。江既有“討唐”决心，遂决定与江合作。目的在繼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會上年通电“討唐”的方針，在云南申罪致討。使全省人民明了正义所在，响应革命，借以督促实力派表明态度，进一步靠攏国民政府，解除北伐后顧之憂。当时限于時間，仅有来自昆明的赵子欽、張若谷、李表东、楊月波、刘××；来自箇旧的高岩、李伯东、叶尙文；来自石屏的刘琨府、楊捷光、王世鈞、李守中；来自蒙自的馬伯周；来自开远的高礼廷；並有箇旧的武裝工人十余人，石屏的农民武裝二十余人，于四月七日集合建水县屬馮家庄。与江映樞及其參謀長孔聚乐开会商决如下的工作方針：一、加推江映樞为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軍政委員會委員，以軍委会名义發佈“討唐”檄文；二、宣佈由會議通过的最低治滇綱領；

^① 張邦翰等到广州后，蔣介石已叛变，又赴南京向蔣介石接洽，張与罗衡(女)、張燦、蔣子孝等取得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筹备任务，在圓通寺街筹組党部，当时有圓通、法校、省議會三派。

三、由江映樞聯絡龍雲，準備軍事行動^①；四、由趙子欽通知胡柳溪^②，互派代表至鷄街，商訂與胡若愚部合作的具体条件；五、軍委會進住建水县城，負政工責任；六、江映樞所委民軍歸江自行統率。

四月八日進入建水县城，先住納遜臣家內，後遷入原富滇銀行空屋。擬繕“討唐”檄文及宣傳品，十二日交郵分寄各地。李應洪忽於是日晚間將派守四城武裝私自撤走，偽县政府已將四城鎖閉，只開東門半日；又聞即有清查戶口之說。諸人顧慮發生不幸事故，乘十三日清晨混在人叢中退出東門，再往馮家庄追問情由。據江映樞表示，系因馮家庄距县城十餘里，糧秣彈藥不便供應，其他民軍困于餉需，一時不能調集，難以兼顧县城，故暫行撤回。諸人感覺馮家庄地處偏僻，又無通信設備，工作極為不便。十四日又移至開遠所屬緬店。取其隣近蒙自、建水、箇舊各處，村落密集，設有郵政，傳達消息，比較便利。到達緬店後，首先在關帝廟小學豎立旗幟；張貼“討唐”文告；召開羣眾大會，寄發各種文件。十五日夜，江映樞突率李應洪部駐入附近村落。十六日向軍委會借去開拔費二千元，率部向蒙自屬鷄街推進。江謂：只到鷄街外圍，監視胡若愚蒙、箇兩處駐軍，使軍委會與胡部商談合作条件易于進行。江開拔半日，胡柳溪復趙子欽的信送到緬店，同意軍委會的意見，請指定日期及代表人選，胡即親至鷄街會商。正籌劃答复，不料消息傳來，江映樞不守諾言，輕向蒙自派駐鷄街的胡部駐軍開衅，一觸即潰。且不通知後方，逕向安邊哨方面撤退。至此，各同志知江別有用心，前此協議的方針已經失效，不能再與合作。乃倉猝商決，將全部人員分為兩組。一組出省，趕赴廣州報告，候指示辦法，再為活動。一組連武裝退入石屏山區，與龍棚之徐定一等取得聯系，相機行動。

流 亡

出省的一組為高岩、趙子欽、張若谷、馬伯周、李表東、叶尙文、高

① 龍雲的舅子李培炎與江映樞為兒女親家，故江自任聯絡龍雲之責。

② 胡柳溪為胡若愚之弟。

礼廷七人，当日从緬店先到藤子寨。为繞越胡軍地区，由普文荣派武装向导，晝伏夜行，經由山僻小徑，循箇、蒙边区至蒙自屬小东山，再至芷村車站。因李表东及叶尙文备有出境护照，爭取早到广州报告經過，取道越南边境。但預防河口督办署簽證留难，由高礼廷先一日送护照至河口，办好簽證手續，免使李、叶兩人次日前往，發生問題。不意护照交去，竟被扣留。李、叶兩人到达河口，不能移入越南境之老街，而新任督办竇家法系胡若愚亲信，即將到河口就职，情势显为不利。高礼廷系滇越铁路医院医生，人地較熟，目标不大，始由其暫留旅館作为掩护。李、叶兩人乘黑夜逃出，步行至南溪車站搭車，回到芷村，轉赴文山一树可小街。無意中探聞高岩等尙在一树可村中，所距不远。兩人急往一晤，即逕赴文山。由欧小弼代覓向导，假冒經商，取道玉皇閣汛，进入越南界黄树皮^①。繳清身稅、牌照稅，取得小护照^②。經過埧洒、富流等地到达海防。委託国民党海外支部及天然棧向法国机关行賄，取得出境护照^③。登輪船后，被法警上船查对相片^④，逮捕上岸，派遣武装解至河內監獄。在解送途中，天然棧密派一人同車至河內。后聞河內国民党海外支部曾請律師向法人进行交涉，並电請广州李济探求援，即此人奔走之力。

高岩及張若谷等四人在一树可等候旅費，屋主何姓赴文山县城赶集，聞胡若愚有通緝令查拏高等，遂將四人藏入牛圈数日。至旅費匯到，高礼廷亦自河內脫身，沿途探訪蹤跡，赶到一树可。又决定与赵子欽、馬伯周三入从陆路直赴广西，轉往广州，高岩及張若谷仍經文山县城，通过玉皇閣，进入越南。照納各种稅款，抵达河內，轉乘火車至諒山。欲道經鎮南关(今陸南关)入广西再赴广州。在諒山下車住入华利電車公司，五月二十一日傍晚被法警盤查，即被逮捕。押入

- ① 系接近云南玉皇閣汛的一个越南商場，为杉木大板集散地，有中国侨民数十戶在当地經商。
- ② 身稅即人头稅，有等級之別，各稅繳清方能領“小护照”，得在指定地点住十五天，越期又須繳費，每次法洋一元。
- ③ 当地無固定戶口者，不得領出境护照，以法洋一百元行賄法人，始取得。
- ④ 胡若愚將二人护照上之相片寄由越南法总督加印，分發各边境，故法警有二人之相片。

黑房中兩夜一日，二十三日帶上手銬，武裝送往河內監獄。至五月二十四日李、叶兩人自海防送至河內，隔離禁閉。經法人各別審訊時，于李表東隨帶手摺內發現李濟琛親筆簽名片子一張，証實四人在雲南的工作與廣州有關，遂得彼此見面，同禁一室。

留在內地的一部份同志，路過石屏，將武器分散隱藏，徒手通過。被伍家彬駐守石屏的“招安軍”攔路檢查，發覺旗幟、印信及大批現款，並清獲全部武器。當場捕去楊捷光及箇舊鑛工二人，解赴建水胡若愚部囚禁^①。楊捷光得蒙自道尹陳和亭營救釋放。鑛工二人無人救護，即被慘殺，成為無名英雄。其餘諸人分散各山區躲避。李伯東所住黑子寨，距石屏縣城三十餘里，被伍家彬派人搜捕，全村二十餘戶概被抄搶。計在此運動中李伯東及李表東、張若谷損失現款四萬元以上，武器尚不在內。

獄中瑣事

我們兩個和高岩、叶尙文同禁一室之後，法國人在待遇上開始放寬尺度。早晚膳食由天然棧老文杰送入，直達監房，李表東曾寫報告兩次，託其郵寄廣州，向李濟琛求援，嗣後禁止出入，即無法對外通信。但我們所住房間，門不加鎖，在監獄範圍內尚得隨時自由行動或歌唱。氣候特別炎熱時，並通知法國人安裝電風扇。其他借閱香港出版的中國報紙及需要文具、樂器、生活必需品，先將字條交管獄人傳送出鐵門外，均可照買送入。凡此種種，都是由李濟琛簽字的名刺被發現後才得到的優待。

我們被法國人審訊過許多次。最初，法人想把我們引渡回雲南，經我們引用國際法反駁作罷。繼而又以為我們與江映樞有關係，江的隊伍李紹宗將滇越鐵路總稽查巴都綁去，迫令聯名寫信給江、李二人釋放。連寫兩次，均不生效。為此，我們在獄中集體寫成《越南冤獄記》一冊，回雲南後，由昆明《雲南新報》發表。審訊中照例由法人俄谷任翻譯，語言不通時，可用筆談。亦得坐下受審。我們屢次以國事

① 江映樞失敗後，避于建水縣“關洞”，胡若愚派兵圍攻，建水始有胡部駐軍。

犯不应囚禁，与其爭論。但法国人答复是：云南尚懸掛五色旗，政局沒有明朗化。所以广州外交部請釋放，云南請引渡，都不便照办。还說：唐繼堯尚有偵探在河內，为了保护我們，才安置在監獄里。

監獄的範圍，相当寬闊。里面陈設着一具令人恐怖的杀人工具，以木为架，高約七尺，中懸一大鋤刀。監牆四周裝有通电的鉄絲網。关在里面的越南人，几乎全部出外做工。天黑鎖入房內，再鎖上“压脚枋”。所謂“压脚枋”，是在一長排的厚板床的边沿，裝置連續不断的木枋，每枋剖为兩半，下半釘牢在床上，上半可以开閤。中間鑿八个圓孔，一塊压四人。犯人臥下后，將兩足或一足压在孔內，即不能活动。有时少数革命青年想从貓街偷至中国，尙未过界，被捕送入，管理更为严密。一次有黎文靖及黎文輝兩弟兄，“放風”时用中国文字傳話，据說：在河內監禁几天，还要解到傀儡皇帝——保大所在地判刑，他們把保大形容成蠢如鹿豕的一个“大呆人”。他們說：越南人多数認識中国字，但法国不許讀中国的新書报。並說：越南青年像他弟兄的人很多，都希望中国革命成功，获得帮助，越南革命也才有成功的可能。

“倒唐”尾聲

我們被囚禁的四个多月中，唐繼堯已在云南嘔血病死，巴都亦已安全回到河內，龙云与胡若愚、張汝驥之間，龙、胡等与唐繼堯所遺武力之間，數度火併，發生混战。最后胡若愚及張汝驥退出云南，龙云取得省政府主席位置。留在昆明的董竹亭等請求龙云照会駐滇法領事轉知越南法总督，至十月初將我們釋放。

川陝区革命根据地資料选輯

黃自敬輯

前言：《川陝区革命根据地資料选輯》在这次刊出之前，經四川省博物館領導上准許拍攝革命文物照片，又承重慶市博物館大力支持拍攝《紅色战士叢書第十种》、《川北穷人》报、《戰場日报》及《通江县第四区第一乡苏維埃政府》印鑑；以及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的支持拍攝《川陝訪問分团工作報告提綱》、《有关川北革命根据地一些資料彙集》的照片。一併在此誌謝。

《川陝区革命根据地資料选輯》的能够輯成，还应当感謝許多捐出資料的紅軍和苏維埃干部，烈、軍家屬，因为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在白色恐怖之下，千方百計保存了这些珍貴的历史資料，实物和佈告、标語。

很明显，这个資料选輯仅是川陝区革命文物一小部份，因此希望保存有这一方面資料的同志們也能把你們所珍藏的材料介紹出来。又資料中有些四川土語，輯者分別加以注釋。 选輯者 1957年7月

川陝边老根据地概述

选自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訪問团川陝訪問分团

《工作報告提綱》（1951年10月4日）

川陝边老根据地絕大部份在川北：計有巴中、通江、南江、平昌、閬中、蒼溪、南部、仪隴、营山、达县、蓬安、宣汉、万源、开江、广元、劍閣、昭化、旺蒼等十八县；在陝南有：宁强、鎮巴、西乡等三县；川东有：城口、渠县、开县、大竹、梁山（即梁平）等五县。其中通江、南江、巴中、旺蒼、万源、平昌、城口七个整县，仪隴、广元、昭化、閬中的大部份为巩固的根据地，其他各县佔据部份地区为当时的游击区。

全部老根据地，縱橫三千里，人口七百万，这块地位于秦嶺与大巴山的脚下，叢山峻嶺，地势險要，土地貧瘠，田少人多，人民勇敢勤

劳，除耕田用畜力以外，其他一切劳动全靠人力，妇女全部参加生产，並且不少担任主要劳动，在国民党与封建地主阶级長期統治之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四川軍閥割据混战时代，刘湘、楊森等各有七十多种苛捐杂稅，再加地租高利貸的剝削，人民劳动一年不得温飽。正如川北一首民歌所描写的：“尖尖山，二陡坪，苞谷紅苕脹死人，茅草棚棚笆笆門，要想吃干飯万不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爭取活命，为了推翻国民党軍閥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統治，远在1928年，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最著名的如王維舟、李家駿等同志领导的万源、城口、宣汉、达县一帶的农民起义游击活动；于江震等同志领导的南部、仪隴、蓬安一帶的农民运动。从农民运动中發展起来的农民游击队，形成最初的革命武装。最盛时曾發展到三万人。

1932年，徐向前將軍领导的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西征，过秦嶺，越巴山，进入四川境内，与原有本地革命武装会合，革命形势随之便猛烈地發展起来。紅軍与优势敌人打过無数次仗，取得無数次胜利，根据我們此次找到的当时紅軍文件的記載：1932年12月25日，紅軍攻下通江城，击潰田頌堯部一营。1933年1月1日打下南江城，消灭田之第二路刘汉雄部。1月23日佔領巴中，大敗田頌堯第三路罗迺瓊部与第一路李偉如部共八个团于恩歌嘴(民胜)、清江渡，敌伤亡一千以上，俘虜六七百。同时向万源进击的紅軍，在竹峪关打垮刘茂恩，贏得入川后第一次偉大胜利。接着于1933年2月7日成立川陝省苏維埃政府于通江城，跟着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川陝省委会，领导川陝苏区。紅軍所到之处，羣众蜂起响应，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維埃，踊躍参加紅軍。一月之内川陝数十万羣众，团结于苏維埃旗帜之下。其时，蔣介石委田頌堯为“川陝边区剿匪督办”，田頌堯于1933年2月中旬，傾其全力来犯，于是开始了第二次战役，紅軍由于处于劣势，遂採取收紧陣地、誘敌深入的战术，且战且退，在僕家梁、高壁砦、中魁山、青蜀(?)崗)樑、余家坪、筒地坝等地，給敌严重打击后，于2月28日放棄長池，3月8日放棄巴中，3月18日放棄南江，坚守竹峪关、龙凤場、麻杂石、得胜山、杀牛坪、屈家山、察光山、馬鹿寨、官路口、貴民关、碑坝(?)長千里之線，待敌进而歼之。得胜山之役，兩

次击潰李偉如全部，並消灭由洪口进犯之刘存厚一个团。蘭草渡紅軍一营，大敗楊森的混成旅夏炯部三团。4月26日，敌全線进攻。杀牛坪紅軍两个連与敌人五个团作战，斃杀敌一千五百余人；貴之岩、火明埡之战，紅軍一連歼敌一团。至此，进攻之敌，被全線击退，伤亡逾万，被消灭在十团以上。敌虽失去进攻能力，但尚未完全消灭，紅軍遂于4月29日放棄通江，收紧陣地于九子坡、鷄子嶺、陰龙山、小通江子东岸一線，誘敌深入，而敌人因死伤大，粮草缺，后方受到另一軍閥的威胁，故不敢再进。5月中旬，刘存厚八团，进据竹峪关，威胁紅軍后路，紅軍乃移主力一部。5月17日將敌全部击潰，追进60里，敌人死伤二千多名。此时，田部之左縱队向紅軍右翼迂进，紅軍乃轉师西进。5月21日，敌全線击潰，乘胜大举反攻，將敌王銘章部五团、刘汉雄部三团、覃世科旅三团、何瞻如部兩团，共十三团兵力全部包圍在余家灣繳槍。26日收复通江。29日佔觀光山、八庖埡，左翼亦乘胜反攻。29日进佔通江，連佔得胜山、清江渡，追敌至巴中城河东岸，將敌全部消灭，共歼敌人十三团，繳获長短槍七千支，机关槍三十挺，冲鋒机槍二百架，大小迫击砲百余尊，敌伤亡二千余，俘虏四千，活捉敌旅長楊傑、覃世科等二名，团长舒士林、□大红等二名，击伤敌旅長楊选福，团长張克純、胡傑、謝安华、邱訪如、熊九秀等数名，敌遭此大敗后，增調其后方留守部队約五、六团人，决死守巴河西長池、三家坝之線，障天險可守，但士气如山崩。6月12日，紅軍一連，夜击三家坝，將敌击潰，乘胜渡河取天險之华鑿山，敌全線潰退，紅軍猛进，左翼随佔旺蒼坝，逼兵广元城，中路进到嘉陵江东河，逼近蒼溪，左翼进到閬中、仪隴附近，敌潰不成軍，風聞紅軍即远逃。苏区大大开展，羣众更大大發动，除通、南、巴之外，發展到广元、蒼溪、閬中、仪隴、营山、宁强等地。1933年“八一”紀念日，川陝省苏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代表約三千人)，举行于巴中城，紅四方面軍的偉大胜利从此开始。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紅軍主力在后方一面扩軍整頓，一面發动羣众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劲头很大，踊躍参加紅軍，当时紅軍一个連有多至三百人。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正当中央紅軍冲破国民党四次“圍剿”之后不久，蔣介石奉帝国主义的命令，正

在佈置五次“圍剿”。时四川軍閥混战暂时停息，蔣介石委刘湘为“四川省剿匪总司令”，领导各軍閥力量，向我进攻。于是沒有多久，大战又开始了，刘湘为首，以楊森、田頌堯、刘存厚等分三路进攻。此次战役中，苏維埃区域曾一度縮小至周圍百多里的面积，后来紅軍举行反击，在通江以北空山坝消灭田頌堯兵力六个旅，在达县消灭刘存厚两个旅全部，刘存厚本人連褲子都来不及穿，仅帶了六、七个兵跑脫了。这次繳获了刘存厚的兵工厂、造幣厂，紅軍随之出击，苏区扩大到廿余县，解放了七百多万工农羣众，組織十万多地方武装，紅軍扩大五倍以上。刘湘此次惨敗以后，即組織六路进攻，取得蔣介石的資助，並使用飞机作战，这次战役時間最長，敌人动用的兵力最大；但紅軍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仍然取得惊人的胜利。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即1933年12月底至1934年2月底，便消灭了他的主力大半，范紹增的第十二旅、王陵基的第七旅及郝耀廷部全被消灭，伤亡总計在万人以上。在消灭刘湘当中，紅軍学会夜战，敌人畏之如虎，称为“夜老虎”。1934年“五一”节前，紅軍打垮刘湘四千，斃敌一千余，繳槍七百余支。“五一”节时，全苏区各主要城鎮、乡場，热烈举行庆祝大会，举行武装示威，繼續深入动员消灭刘湘，直至1934年7月竹峪关反击战，始全部粉碎敌人六路圍攻，消灭罗澤洲大部，田頌堯全部，刘湘、楊森、廖玉辰各一部，共九个多旅，繳槍五万支，从此苏区更臻巩固扩大。正当这个期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毛主席亲自领导中央紅軍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性大轉移，举行了名震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長征；紅四方面軍亦于1935年3月离开川陝边区根据地，向四川、西康兩省的边境轉移。1935年6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方与中央紅軍会合，組織左右兩路軍北上，于1935年9月到达松潘附近毛兒盖一帶地区。这时候，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国燾(后来公开叛变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違抗毛主席和中央的命令，拒絕由川西北北上抗日，擅自率領左路軍南下，向西康方面退縮。1936年6月，紅二方面軍从湘、鄂、川、黔边区突圍，到达西康的甘孜，与四方面軍会合；四方面軍的同志們違反了張国燾的意志与二方面軍一起作了北上的

轉移。張國燾的陰謀雖然失敗了，紅四方面軍却因此受了很大的損失。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出川時估計約十四萬人，1936年10月到達陝北後只剩了幾千人。

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邊區歷次的偉大勝利與人民羣眾的熱烈支援是分不開的，人民羣眾把自己最優秀的兒女輸送到紅軍中去，妻子送郎，父母送子，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這就是使紅軍不斷的得到補充壯大，從入川時的萬餘人，最後發展到十四萬。在每一個戰鬥中，羣眾自動節省糧食、蔬菜慰勞軍隊，青年人參加游擊隊，維持治安，老太婆、老頭子們自動不分白天黑夜的給紅軍運糧。在打到達縣的時候，隨軍的民工把兵工廠的大機器，所有的勝利品，在很不好走的道路上，都把它搬運回後方。

紅軍的勝利直接保護了蘇區人民的利益，同時也鼓舞了白區人民的革命鬥爭。打垮了劉湘後，重慶、成都的羣眾，拒絕使用劉湘的票子，銀行到處關門，各地羣眾自動組織抗捐軍。游擊隊、紅軍的聲勢，震動整個四川。

紅軍在川陝根據地前後二年有餘，不僅在軍事上取得無數次的勝利，而且着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紅軍的中心區域通、南、巴羣眾吃鹽困難，紅軍開出不少鹽井，而且組織了合作社。在通江設立的兵工廠、造幣廠、銀行，均有相當規模。此外，設立工农醫院、工农學校、紅軍中的童子團，專門搞歌舞戲劇。其他各種羣眾，各按系統組織起來，如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婦女會、運輸隊、擔架隊。省、縣、區、鄉、村各組政權則採用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由人民直接選舉。在這裡培養出來的革命幹部，現在散佈在全國各地，這一切都說明川陝老根據地人民是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對革命是有光榮的貢獻的。

紅色战士叢書 (第十种)

1934年5月23日紅卅一軍政治部油印

引 言

本叢書的第十种,仍是补續第九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从鄂豫皖出發長途西征,直到現在的艰苦胜利。

一、轉移陣地

为要分散敌人力量,各个击破与彻底消灭敌人計,为要巩固鄂豫皖苏区,开展西北革命后方,所以留大部份的紅軍和数十万赤色地方武裝在鄂豫皖繼續灭敌,以一部紅軍于十月初突出京汉铁路而大举西征。十月中到棗陽新集,又遇匪第一、第八十、八十三、四十四及独立四十二旅,大战兩日夜,將敌打垮,获自动步槍、机关槍各五十多架,步槍好几千支。

二、長途远征 (一)

自在棗陽、新集打敗敌人之后第二天,又在棗陽土桥舖,一小时内將刘鎮华匪部六十五、六十七兩师完全击潰,我軍再經過鄂、豫、皖、陝边一帶,过浙川、厚坡,由桃河直上,走南化塘到漫川关,又遇敌第一、第四十四、五十六师,小战兩日夜,再过山陽、商州,推进柞水。11月底,全軍过秦嶺,逼近長安,击潰楊虎臣匪軍第十七师及警衛团于長安南五十里之子午鎮,又击潰伪第一师独立旅全部于長安南七十里之徬徨鎮。

三、長途远征 (二)

因見川陝边的空虛,决乘虛南进。12月3日,再过秦嶺,下佛坪,走华陽。10日到达汉中。在这轉战万里,远途長征的中間,且战且息,苦虽然苦,为解放整个工农穷人的苦,沒有一個人觉得苦的表现,尽都談笑自若,歌唱而行。到汉中神仙村时,又消灭赵□山匪部兩团。

四、紅四方面軍入川

12月11日，全軍渡漢水，屯扎上元關、鍾家溝一帶約十餘日。隨即過巴山入川，堅決要開創川陝赤區。25日，我先頭部隊佔據通江城，川陝廣大工农羣眾蜂起雲湧的起來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1933年1月1日佔領南江，23日佔領巴州，2月7日成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於通江城；不久又成立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會，領導川陝赤區，從此而掀起整個的西北革命的浪潮。

五、消滅田頌堯主力

昨年3月中，川戰停息，田頌堯集中全力（約五兵團）向我軍進犯，我軍每次給敵人各路各師以極嚴重打擊。但因山地作戰，陣地太寬，擊潰敵人甚易，完全消滅敵人即難。於是採用收緊陣地的戰略，放棄通、南、巴三縣城，誘敵深入，好圍困消滅之。5月23日，全綫反攻，將田頌堯主力完全消滅，田逆所剩下的殘兵敗將，不過十二、三團人了，敵傷亡三千多，逃散的千多，活捉匪司令楊傑、旅長覃世科各一名，團長以下的官兵四千多。

六、一年中開展廿多縣蘇區

自消滅田頌堯主力之後，西面蘇區發展到嘉陵東岸，連佔南部、儀隴、蒼溪、閬中、廣元等縣城。昨年9月中向南進攻，消滅楊森匪部主力大半，佔領營山城，南面蘇區發展到渠縣、廣安等縣境。10月初又向東進攻，不到五天內，把劉存厚匪部完全消滅，接連打下萬源、宣漢、開江、綏定。自紅四方面軍入川來不到一年多的光景，開創了廿多縣的蘇區。

七、佔領綏定府

自消滅劉存厚主力以後，我軍於10月12日佔領綏定城，奪獲敵人整個兵工廠、造幣廠、無線電兩架、軍衣十幾萬套、其他物質無數。這一勝利不但動搖了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而且使帝國主義驚慌，駐

在重慶、萬縣一帶的帝國主義教師、領事，都逃往宜昌、上海。

八、紅軍數量上擴大五倍以上

紅四方面軍到川陝邊來，不但消滅了田頌堯、楊森、劉存厚等六十團以上的兵力和開展廿多縣的蘇區，而且在紅軍本身的數量上擴大了五倍以上。紅四軍、九軍、卅軍、卅一軍的完全充實，和新成立了紅卅三軍。

九、紅軍戰鬥力的加強

紅軍不但在數量上擴大五倍以上，而且在不斷的同敵人殘酷作戰中，戰鬥力大大加強了。尤其是最近，在加緊軍事學習的熱烈聲浪中，對瞄準、射擊、夜戰、工事、拋炸彈等均有很大的進步（當然不能使我們滿足），正在向鐵的紅軍道路上大步邁進着。

十、消滅劉湘戰爭中的勝利

正因為我軍不斷地獲得偉大勝利，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它死亡加速的時候，指使走狗劉湘軍閥來拚命進攻川陝赤區。自昨年十二月間與劉湘部隊直接作戰到現在，快將半年了，自馬鞍山一戰活捉匪司令郝耀庭、旅長張邦本之後，每次給敵人以嚴重打擊。劉湘的主力師，各團都被我軍打垮過，繳獲槍枝在五千以上，俘擄與擊斃敵官兵約兩萬多人。

同志們，由於我們過去的堅苦鬥爭，獲得了許多勝利，留下無產階級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但是最後的最殘酷的戰爭，仍然在我們面前。努力呀！百倍努力吧！

有關川北老根据地一些材料彙集（摘要）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編印 1951年8月8日

川陝蘇區之著名戰役

1. 核桃樹戰役（通江）：系 1932年12月為入川之第一次戰役。

2. 南江大河口尖山战役: 1932年12月解放南江、巴中, 歼灭田頌堯一个旅, 打垮两个旅。

3. 大、小驢馬战役(通江、南江交界处): 1933年6月打垮田頌堯部卅余个团。

4. 达县战役: 1933年9月打垮刘存厚。

5. 竹峪关战役: 1934年9月粉碎敌人六路围攻, 敌人投降两个团。

6. 宁强战役: 1935年1月, 歼敌一个团, 敌人投降两个团。

7. 閬中解元战役: 1935年2月歼罗澤洲全部, 繳槍四千余支。

8. 劍門关战役: 1935年3月23日, 打开了長征道路。

9. 江油战役: 1935年4月, 打垮敌人四个团, 繳槍二千余支, 打开了長征道路。

10. 茂县包坐战役: 1935年9月歼敌一个师, 打开了进腊子口的出路。

現存重要革命史蹟

蒼溪县东北某地有“赤化全川”大标語; 通江县麻抓石、王坪、毛浴鎮等地石山上有“赤化全川”大字标語; 通江上梁河口附近王坪, 过去四方面軍总医院設于此, 有烈士墳, 有石人石馬, 二十五軍軍長牺牲葬于此, 有师級干部牺牲葬于此, 此外造幣厂、兵工厂亦設于此; 旺蒼县某地有卅一軍政治部主任墳地, 須寻覓。

川北窮人 第25期(摘要)

1933年6月24日油印(第一版)

中国共产党川陝第二次党大会于廿三日開幕

中国共产党川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已經在昨日(本月廿三日)開幕, 此次會議意义非常偉大, 最要紧的是切实整頓和扩大党的組織, 加强每个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新的胜利条件下, 动員千万羣众, 扩大与加强紅軍, 改造与巩固苏維埃, 团结羣众在共产党的週圍,

扩大革命战争，彻底消灭四周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 《川北窮人》报編者

中国共产党川陝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廿三日开幕，每一个到会的同志必須了解当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現在川陝省正处在一个新的胜利的局面，党的任务是將这新的胜利推到更大的胜利道路上去。

在胜利的局面下，要苏維埃政权巩固，必須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去动员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

任务非常簡單，要乘胜消灭田頌堯、蔣介石和許多發財人，必須很多的武装队伍，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动员成千成万几十万的劳苦群众参加紅軍，創造一个很好的有阶级觉悟，成份好的紅軍，这是第一。

第二要动员成千成万群众在苏維埃领导之下活动，镇压一切反动势力。

第三要建立許多新組織，广泛的发展工农兵群众参加斗争。白区与苏区都要加紧去做，才能順利的执行，要依靠党和团的組織领导，工会与□□組織能在党□苏維埃□□的□□，便在如何健全他的领导，扩大他的組織，使他在群众中能起决定的领导作用，使群众更清楚的为苏維埃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

加入了共产党便要好好学习共产党的理論，必須增加每个同志为共产主义的了解，共产党不仅料理許多事情，而是有理論的政党。

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解这些严重的任务，彻底揭□□□，提出更多的办法，□□□□□大转变！

国民党正式出賣內蒙古及灤东

日使有吉来华与汪精衛开始談判

日公使有吉来华后，現正与国民党行政院長汪精衛开始談判，国民党南京政府决以镇压反日运动及出賣內蒙古的察哈尔、綏远及灤东为談判的先决条件。北平、天津名义上是归中国管理。从此內蒙

三千万劳苦羣众在国民党的無恥出卖下，要同东三省热河一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压迫；只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才能得到解放。（紅色中华社电。1933年6月20日）

五千万金元棉麦借款

由美帝国主义借給国民党进攻紅軍

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

国民党在进攻紅軍遭受惨败后，財政破产已达極点，为了最后挣扎进行新的进攻，挽救他的狗命。南京政府已經向美帝国主义借款五千万美元，表面名义棉麦借款，实际是增加許多武器来屠杀工农民众和进攻紅軍。这一笔款子国民党已經拿出卖全国的航空权做为代价，上海、南京及各大城市的工农民众已紛起反对。

中国共产党川陝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斗争綱領

（昌浩同志的提議）

- 一、發动全川陝的劳苦羣众彻底消灭田（頌堯）、刘（存厚）、楊（森）殘部，准备消灭再来川陝的軍閥及胡宗南部。
- 二、坚决巩固川陝赤区，赤区一寸土地也不讓敌人侵佔。
- 三、成立赤江、紅江、赤北、万源、巴州、南江、長赤、广元、閬中、鎮西十个县委。
- 四、兩月內扩大一万紅軍，最近完成五千，举行扩大紅軍运动週。
- 五、成立赤江独立师，各县独立团，各区游击队，把田匪送来的五千支槍完全拖起来“不空一支槍”。
- 六、迅速分配土地，推广耕种，赤区一寸土地不要荒廢。
- 七、兩月內集中三万石粮食，最近完成五千石到一万石，建立适中粮站。
- 八、严格改造苏維埃工作，要坚决把这次与田匪斗争，受打击不投降，不消極的工农分子由羣众选他出来負責。
- 九、工作应絕對深入到乡村中去，到羣众中去，到羣众斗争中去

領導羣众。

十、徹底肃清赤区内的反动民团与土匪。

十一、实行赤区羣众普遍軍事化，健全赤衛軍、少先队、童子团，准备大批火药、土槍、土砲，修筑各路要隘关卡以自衛。

十二、成立川陝少先队、模范师与警衛师。

十三、开展赤区經濟来源，建立对外貿易，恢复各市場貿易。

十四、集中大批食鹽、布匹、油与現金，扩大銀行的威信。

十五、扩大党在羣众中的信仰与領導，建立各种組織中的党团，切实領導工作。

十六、成立党员自願軍一团，实行党员軍事化。

十七、开展羣众的普遍教育，扩大彭楊学校，恢复苏維埃学校，各县設立列宁学校，各区設立小学或工农教育所。

十八、开展反帝的广大宣傳，募捐援助工农义勇軍。

十九、徹底实行代耕制，与伤亡撫卹条例，改善医院生活。

二十、广大培养当地干部。

川北窮人 第九期（摘要）

1933年2月16日赤江、紅江县苏維埃油印

中国共产党川陝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召集，到会五百余人，于“二七”紀念日举行开幕典礼。首由中央代表張□□宣佈开幕（登大会生活），討論一週，非常热烈，有重要的決議，产生川陝革命最高的临时省委和各县委来領導全川陝的革命斗争。

戰場日报 第29期第二版（摘要）

1933年5月21日 西北革命軍委总政治部版

中国店員、手工艺工人代表大会，“五一”于中央首都开幕，誓死为苏維埃中国的胜利而战……大会号召全中国百万店員、手工艺工人团结起来，武裝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联合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羣众参加与帮助自己的工农紅軍，团结全中国的劳苦工农与英勇战斗的义勇軍的

士兵，坚决的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維埃政权在全中国胜利而斗争。

捷 报

1933年10月25日 西北軍委政治部油印

佔領綏定府並繳获無綫电台兩架

前日我軍在徐家消灭反动民团、会匪大胜利

我軍昨在周口击潰楊森殘匪兩团

我軍佔領綏定府繳获胜利品非常之多，并得無綫电台兩架，前日我軍之一部与地方武装在徐家击斃該地反动民团和会匪一千余人，活捉过来一百多，繳获無數，少数殘匪四处逃散。

我軍昨日在逢安周口击潰楊森殘匪兩团，繳槍二百余支，斃匪無數，並夺回敌大旗数面。

我百战百胜的紅軍到处接連胜利，赶快扩大新紅軍，争取彻底消灭刘湘的更大胜利。

捷 报 (13.101)

西北革命軍事委员会參謀部印 7月10日

一、敌李家钰、楊森、潘文华三部，約六团兵力向我通江后山之三华頂、三平寨、营盤梁进攻，当被我軍之各一部击潰，斃敌五百余人，夺获手提槍三架、步槍四十余支，俘敌二十余，我軍伤亡只二十余人。

二、我游击部队昨晚夜襲新場坝对河之大高山敌曾南甫部，俘敌二名，斃敌数十，夺获步槍四支、子彈三百余发、炸彈百余个，我軍毫無損失。

三、我三十一軍之一部，日前向朱家坝、碑坝、銀矿山一帶游击，当將邓錫侯部之譚、朱二司令所部及民团全部击潰，夺获步槍二十六支，迫击砲彈、子彈、炸葯等軍用品甚多，俘虜数十，斃敌百余，殘敌向老林深山乱窜逃命。

同志們！快快起来組織游击队，乘胜彻底消灭扰乱赤区的殘敌呀！

目前形势与川陝省苏維埃的任务

——川陝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決議

1933年8月12日川陝省苏維埃政府

大会指出：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偉大成功，資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終結和危机的更加加深，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漲，以及中国苏維埃紅軍的空前胜利，国民党統治的急剧崩潰破产，全国反日、反帝以及工农兵斗争的高潮，一省和数省革命正在这許多胜利中逐漸完成，这种胜利指明，只有苏維埃才是工农劳苦羣众唯一救自己救中国的道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能領導苏維埃得到胜利的政党，这一形势需要每个工农弟兄都担起当前的历史任务，去开展川陝苏維埃运动的新局面。大会誠懇的号召全川陝的工农弟兄一致坚决的武裝起来，扩大革命战争，消灭当前的敌人——国民党軍閥刘湘、田頌堯，直到消灭整个川陝国民党的統治，为全川陝省苏維埃的胜利而斗争。爭取苏維埃在川陝兩省的首要胜利，这也就是順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爭取全中国苏維埃胜利的基本工作。

大会認為：川陝省苏維埃过去半年中，工作上已有了很大的成績，在共产党領導之下，苏維埃动員了广大羣众配合紅軍行动，参加革命战争，消灭了田頌堯的大半，赤区扩大了几□□里，紅軍增加了一倍以上。大会根据在这些胜利中的任务，認為必須糾正过去一切工作上的缺点，切实的广泛的动員全川陝苏区及週圍白区的千万工农羣众，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刘湘的新进攻，巩固和扩大川陝苏区，是目前川陝省各級苏維埃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大会决定目前的紧急战斗任务是：

第一、到处向羣众宣傳，刘湘、田頌堯这班狗强盜又要来抓穷人了，鼓动大家打强盜，女劝男、老劝少、鼓励工农和劳苦青年到紅軍里去，創造二十万鉄的紅軍，在最近一月內要輸送二万新紅軍到前線去托鎗，同时要加紧把地方武裝，游击队、赤衛軍、战斗連、少先队……等組織好，到处要□做工事、架鎗、架土砲、加紧站崗戒严，學習軍事，

实行全苏区的軍事化,加紧組織担架队、运输队、衛生队配合紅軍行动。

第二、沒分田的地方赶快分,已分田的地方赶快以各乡为單位組織查田突击队,加紧查田运动,召集各乡各村羣众大会,討論这个工作。省苏、县苏的土地委員要多負責指导这个工作,坚决反对地主窃取土地,富农窃取好的土地,一切好田好地都要分給雇工、貧农,中农土地不动,紅軍、游击队员分土地有优先权,切实执行苏維埃禮拜六制度,組織广大羣众的代耕队,进行替紅軍家屬代耕。秋收已到眼前了,各級苏維埃要立刻加紧秋收秋耕,号召並組織广大苏区公民武裝起来,保护秋收,不讓有一顆谷子被敌人搶去;同时組織地方武裝,大举向白区游击。收割豪紳地主的谷子分給穷人,發动白区羣众的秋收斗争,在秋收前后必須加紧耕种,多点秋粮(苦蕎、花蕎)、冬粮,不讓苏区有一寸土地放荒。

第三、坚决执行劳动法令,保护工人階級的利益。大会認為目前最主要的是馬上实行:(1)工作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2)增加工資,最低限度增加百分之四十;(3)保护女工、童工,女工不得做重活路,十三岁以下的兒童不得做工;(4)实行社会保險,介紹工作,救济失業等,各級苏維埃的劳工委員必須負責和工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切实檢查和督促各級苏維埃执行劳动法令的程度,反对过去把劳工委員当成打柴挑水的錯誤观念。

第四、立刻执行財政、經濟、粮食各項政策,充实革命战争的力量,这是目前苏維埃最中心的工作。必須向广大羣众解釋收公粮,实行累进稅的意义,按照公粮条例、工农稅务局条例进行,大大的發展苏区合作社运动和对外貿易,开发苏区富源,进行苏区的經濟建設,改善苏区工农生活。

第五、对于暗藏在苏区里边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坚决肃清,一切破坏苏維埃法令,破坏紅軍,侵犯工农利益的行为,不能容許他繼續下去,各县要迅速將保衛局和各区的保衛局代表健全起来,有計劃的破获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同时要積極宣佈反革命的罪惡,揭破一切反革命的無恥造謠,其目的只是哄了穷人去做奴隶。發动广大羣众

自動起來參加肅反，不讓蘇區有一個反動分子在蘇區存在和活動的可能，來鞏固赤區。

第六、廣泛的發展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應當是發展社會教育，各處都辦工餘學校、俱樂部、識字班、讀報班，加緊識字運動，使蘇區工农大眾能識字，有計劃的建立各地的列寧小學。建立出版工作，大批的出版共產主義的書籍。同時為了適應蘇維埃的需要，大會決定要省蘇維埃文化委員會馬上成立蘇維埃學校，培養文化和其他各種專門人材。

第七、為了完成上項緊急戰鬥任務，就要健全各級蘇維埃組織，首先是肅清混入在蘇維埃里一切地主、富農、保正、甲長和地痞流氓分子。發動廣大工农羣眾審查和批評蘇維埃的工作，以羣眾的力量去把這些分子趕出蘇維埃，吸引鬥爭精神好、成份好、不怕得罪發財人的工农分子到各級蘇維埃來做工作。特別要根據此次大會決定一切條例，建立蘇維埃各部工作，密切蘇維埃上下級的關係和指導，建立省蘇對各县以及县對各區的巡視制度。

大會將通過了各種具體的決議之外，並成立了新的省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里边包括了川陝省區工农羣眾中最堅決勇敢的戰士，這便是更加強固了省蘇的領導，順利執行這次大會決議的基本條件，各县出席大會的代表必須立刻回去召集各县、各區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各鄉、各村工人、雇工、貧苦农民的羣眾大會，報告這次大會的決議，發動廣大羣眾討論並切實執行這些決議，擁護新的省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領導。

同志們，偉大的歷史任務，我們已經肩到肩頭上了，我們不鬥爭就不行，要干就要干成功，蘇聯弟兄的成功，便是我們的指路碑，只有我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奮鬥，才能把我們全川陝的工农弟兄從地獄的生活里面挽救出來，才能使我們現在已經得到的利益不致再被國民黨土匪搶掉。

干部必讀 106期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五年〔1935年〕三月 日川陝省苏維埃政府

徹底轉變肅反沒收与征發工作

在日前我們徹底消灭川敌殘部和剿灭蔣介石主力的战斗中，为要巩固原有赤区，大大开展和扩大赤区，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全力的爭取广大羣众来消灭敌人。因此，为要充实我們的力量来完成扩大三十万铁的紅軍和充实目前現有的各个独立团与更扩大与建立新的地方武裝，就必须大大改善羣众的生活，發动羣众斗争，巩固对工会貧农团的領導，这样来密切与羣众的联系。

三月十九日，省委召集的七县委書記、保衛局長的联席會議及三月二十三日各級政治部政務科長与各县保衛局長联席會議上，徹底的檢查了过去工作的缺点，尤其是肅反、征發及沒收工作中的錯誤，一致認定过去錯誤的迅速轉變是我們今后改善与羣众联系的主要前提。因此，必須要严格的根据階級路綫基础上来肃清过去一切妨碍我們与羣众联系的各种錯誤傾向的殘余。

以下特別提出地方关于肅反、沒收、征發工作的基本路綫，各政治部、处必須研究与傳达这些佈告的內容，並保證其完全执行。为要徹底粉碎“川陝会剿”而迅速完成赤化全西北的事業，全力爭取羣众的主要是依靠这一工作的完全实现。 这是战斗的任务！！

(一) 川陝省苏維埃政府肅反四大約法

1. 凡是破坏工农利益、破坏苏維埃法令的真正豪紳、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头目及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能逮捕。逮捕人要有証据。除現行犯得立即逮捕外，其余要报告当地最高苏維埃机关常委会与紅軍政治机关主任批准后才能逮捕，区、乡苏不准关案子，不准打案子，逮捕的案子要于一天到三天內送县苏，由县苏常委会与当地紅軍政治最高机关主任或政治委員負責，分交保衛局与革命法庭或政治部处理。

2. 凡以上真正反革命的現行犯有確實證據，得由蘇維埃或紅軍政治機關負責召集羣眾就地正法外，其他一般反革命案犯必須經縣蘇常委會及師級以上政治部批准，或公開審訊後才能判決處理，處死刑者必得省蘇常委會批准，未到罪大惡極不處死刑者，則應處禁閉、做工生產，准其悔過自新。

3. 無名報告不生效，故意陷害、招搖撞騙、公報私仇的，罪加一等。故意借肅反為名擅自拷打、亂行逮捕與亂振^①窮人及錯殺窮人者，則處重刑與死罪。

4. 如被人陷害或遭受冤抑，可到縣、省革命法庭或工农監察委員會上訴申冤。

(二)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肅反執行條例

1. 在羣眾面前，堅決揭破反革命的罪惡，要有羣眾的參加來肅反，肅反目的是要肅清與鎮壓其反革命頭目，奪取其被欺騙與被壓迫的羣眾。

2. 破壞工农利益與破壞蘇維埃法令的反革命現行犯與反動頭目，窮人得向蘇維埃報告或送交蘇維埃或送交武器者重賞。

3. 被脅從加入反動團體或反動武裝組織(蓋天黨、聖母團、扇子會、木刀會、烟戶團、清共團、義勇隊、自願隊……等)的雇工、貧农、中农，只能改過，一律不究，依旧得到土地利益，其家財不能侵犯，仍受蘇維埃保護。

4. 除現行犯外，無論個人或其他革命機關，均無擅自捕人之權(逮捕人主要由蘇維埃政權機關常委會、保衛局長、革命法庭主席及政治機關主任、政治委員負責)，被逮捕者即送縣蘇，區蘇以下不能關案子、打案子，更不能殺人，縣級處決案犯須得省級批准。

5. 凡階級異己分子(地主、富农剝削分子)組織反動團體的，繳槍投誠，並堅決幫助蘇維埃政府肅反者，得減刑或免刑，肅反有功者有賞。

^① 四川方言 zhen 或 zheng，意為壓迫或迫害。

6. 一般案犯必由革命法庭公审(並有羣众代表参加)考驗、判決,处死刑者要詳佈罪狀,未到死刑者,依其案情定罪或釋放,仍在生活上受一般待遇,不得任意虐待,貧农、中农要好些待遇,並加紧其政治教育。

7. 一切無名报告概不生效,故意陷害、假公报私者罪加一等,無故逮捕与乱振穹人者处以極刑。

8. 凡反革命案犯逮捕后,其土地家財由苏維埃与革命法庭派人看管,在未判決其死刑以前,不得沒收之,絕對禁止一切挾嫌乱自沒收行为。

必須使个个人知道,肃反工作是为了解放羣众,保护穷人利益,保障革命胜利的,害怕肃反的就不是革命分子,肃反不依階級路綫就是帮助反革命。

(三) 川陝省苏維埃政府佈告

1. 反革命的头目与現行犯必須严厉鎮压。

2. 个人無私自捉人之权。

3. 地主,富农未参加反革命活动者,可在苏維埃法令監督下生活。

4. 反动首□□要繳槍投誠並能破坏反动組織,可減除死罪。

5. 中农、貧农、雇农被反动胁迫,可改过自新,仍旧享有原土地及公民权利。

6. 县以下不能关案子、打案子。县革命法庭与县保衛局不得到省苏批准,不能解决案子。

7. 除苏維埃政权机关与政治部、处机关外,其余革命团体及紅軍經理处、医院、參謀处与事务工作人員,均無捉人、打人之权(反革命現行犯与軍事上現行犯除外),違者重懲。

8. 要有确实反革命証据才能逮捕,除現行犯外,逮捕要經過当地苏維埃最高机关常委会或政治部、处主任批准。

9. 無名报告与挾嫌誣陷以反革命治罪。

10. 槍决反革命案犯,要大大宣佈他的罪狀。

(四)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

1. 不准私亂沒收
 2. 不准侵犯中農
 3. 不准打害窮人
- } 亂行沒收者，捆送蘇維埃處罰。
4. 不准隨便捉人——亂捉亂關的嚴辦；
 5. 不准烤打案子——錯殺一人者抵命；
 6. 不准無名報告——無名報告者無效；
 7. 不准挾仇誣害——挾仇誣害的反座；
 8. 不准招謠撞騙——招謠撞騙的有罪。

(五)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關於沒收征發****1. 沒收方面：**

(1) 沒收要經過當地最高政權機關的常委協同該地紅軍的政治機關負主要責任的批准後執行(如無政治機關時，則由縣蘇常委負責批准並保證其正確)，沒收物質除軍用品交給紅軍外，大部或全部分給羣眾。

(2) 對反動首領的財物，應由打反動的羣眾與當地窮人共同分受，對反動首領威脅下的羣眾的財物，一律不許侵犯。

(3) 凡違犯蘇維埃法令判處死刑的人，須由革命法庭判決宣佈，沒收其財物時，得由革命法庭通知該地蘇維埃，依照判決情形沒收分給羣眾。

2. 征發方面：

(1) 為正確深入反富農鬥爭，堅持以雇工、貧農為支柱，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及糾正過去繳獲中的錯誤起見，在原赤區內暫時一律停止征發，征發的目的是為滿足羣眾與革命戰爭的需要，並抑制富農經濟優勢。

(2) 征發的一般方式：

一、由省蘇明令宣佈，或由縣蘇呈請省蘇批准後，臨時執行之。

征發时应給富农以被征發証；

二. 若未經省苏宣佈重复征發, 不得作第二次征發；

三. 紅軍在赤区内一般的不得施行征發, 如遇特殊情况时, 得由师、团政治部、处与县苏会商, 並呈准上級决定后执行, 在战区和新苏区則由师政治部主任以上負責批准, 並發給被征發証, 在同一时期內, 他部分不得再向諸被征發者征發, 征發时最好須有当地之工农羣众, 或羣众团体建議和参加, 征發之物分一部分給羣众。

(3) 一切私人(如紅軍的个别分子及地方各級的工作人員), 概不得擅自征發, 違者定以革命紀律惩办。

(4) 凡中农、雇工、貧农、工人之財物, 絕對不許侵犯, 違者以破坏羣众利益治罪。

3. 各机关和个人所需要的物質, 必須用金錢或物質購換。

4. 本法令自通过之日即一体执行。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五年三月 日

川陝省苏維埃政府佈告

——沒收工作六大約法

一. 沒收川陝一切軍閥、豪紳、地主、卖国賊、汉奸、团总、区正及反动头目的一切財產、粮食、衣物, 分給穷人。

二. 服从苏維埃一切法令, 不参加任何反革命活动的商人老板可在苏区自由營業, 按法只征收統一累进稅, 不得沒收。

三. 严禁無組織的私自沒收, 一切沒收工作归該地最高政权机关常委組織之沒收工作委員會負責办理。

四. 所沒收之財產、房屋及一切羣众必需品, 大部以至全部由当地劳苦羣众公开分受。

五. 如軍事必須用品(如槍彈、煤油、電池……), 交給当地紅軍最高机关。

六. 凡不遵守本約法私自沒收及侵害工农利益者, 由雇工、貧农捆送交县以上革命法庭严重惩办。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五年 月 日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

一. 沒收軍閥、地主、豪紳、反動頭目的財產、糧食、衣物分給窮人。

二. 沒收要經過當地最高蘇維埃常委會批准（必要時須經當地政治部機關同意）。

三. 服從蘇維埃法令，不參加反革命的商人，可在蘇區自由營業，不得沒收。

四. 沒收的東西，軍用品繳紅軍，日用物品分給羣眾。

五. 反動頭子的東西，由打反動頭子的羣眾和當地窮人共同分受。

六. 被反動脅從去的中農、貧農、雇農家內財產、衣物，任何人不得沒收或侵犯。

七. 對富農不能一般沒收，只能由省蘇明令宣佈時，方可實行征發，個人不得私自征發，目前在蘇區內暫時停止對富農征發。

八. 如有私自沒收或侵犯中農、貧農，破壞羣眾利益的，由羣眾捆送革命法庭懲辦。

佈 告

各地經濟公社、合作社，只准各務各業外：

一. 不准沒收征發；二. 買雇一律付錢；三. 不准捉人關人；四. 不准估買估賣；五. 運輸隊要給錢；六. 多多販賣農具；七. 路上食宿出錢。

如不遵守上列各項，定以蘇維埃法律嚴厲處辦，重者處以極刑。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政字 2097 號）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見圖）

——平分土地辦法

一、沒收豪紳地主土地 把連^①平均分給窮人

① “把連”二字是川北方言，即完全或全部的意思。在川陝蘇區的許多佈告中，時常使用方言，目的是使羣眾容易看懂或听懂。

- | | |
|------------|----------|
| 二、富农所有好田好土 | 也要沒收分給穷人 |
| 三、中农土地不能沒收 | 人多田少还要补足 |
| 四、首先分給雇工貧农 | 按照人口勞力平分 |
| 五、参加紅軍分好田地 | 家屬还要实行代耕 |
| 六、富农如不扯拐搗乱 | 留給坏田坏地自耕 |
| 七、地主田地抖散分配 | 原佃頂好不耕原田 |
| 八、分田要照收成計算 | 田地肥瘦配搭均匀 |
| 九、田地分配給了誰个 | 粮食鴉片即归誰人 |
| 十、立馬召集羣众大会 | 立馬分田加紧春耕 |

主 席 熊国炳

副主席 余洪远

祝义亭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五年 月 日

农民斗争綱領(見圖)

1. 反对豪紳地主掌握乡村政权及利用民团武裝压迫农民。
2. 农民要有自己的政权！苏維埃政权！
3. 农民要有保护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武裝組織(赤衛軍、游击队等)！
4. 不繳地主的租稞,反对高利貸。
5. 無条件的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平均分配給农民耕种。
6. 普及农村教育,提高羣众文化程度。
7. 除貿易往来貨賬外,一切陈旧賬項及欠豪紳地主的賬目一律不还。
8. 反对国民党軍閥政府一切苛捐杂稅、厘金关卡！
9. 反对富农,不許富农参加苏維埃政权及工农兵武裝組織革命团体里面。
10. 增加雇农工錢,改善雇农待遇,減少工作時間。
11. 反对虐待雇农,生活要与老板平等。

12. 反对監督雇农工作及辞退雇农。
13. 規定工作範圍，反对其他額外勞役。
14. 雇农生病时老板应給医药費妥为服侍，反对在病期內辞退雇农及扣除工資。
15. 雇农在休息時間有讀書娱乐的自由。
16. 雇农应有为自己謀利益的独立組織——雇农工会，老板辞退雇农，事先应报告，經工会之許可方可执行。

紅卅四軍政治部 印

捷 报 (13103)

我軍今日接三連四的大胜利

三十四团兩連人夜摸鎮巴降头山击潰赵匪全部

三六八团兩营人完全消灭刘湘第一师第一旅

我軍兩排垮敌兩团

今夜十一时接前方快电，我紅四軍三十四团兩連人夜摸敌人，將鎮巴县之降头山□赵寿□全部击潰，繳获机关鎗兩架，步槍百余支，子彈軍用品甚多，活捉赵匪士兵一百余名，打死無算。

今□□□快电：我紅軍三六八团兩营將刘湘第一师第一旅完全消灭。

捷 报

大举反攻敌人第二次偉大胜利 大胜利，偉大胜利

我軍分兩路进攻楊国楨旅 左路軍攻克龙池山、元山

寺 右路軍攻克黑鉢山、潦叶岩、塔子山 殘敌被我中央

突破已望風逃窜 繳获無線电兩架、机关鎗、迫击砲、步槍

不計其数 我追击部队即达罗文坝

我軍分兩路繼續向敌猛攻。今晨三时，我左路軍即將天險障地之龙池山攻克，右路軍亦相繼攻克黑鉢山，□楊国楨旅全部三团完全被击潰向三教孝、長坝乱窜。左路軍乘胜追击，当將刘存厚殘部及范紹增、王治易之各一部一併击潰，元山寺即被佔領。計繳获無線电兩

架、重机关槍和迫击砲二十余門、步鎗、子□□□□□不計其數，其數尚在清查中，斃敵千余人，俘虜極□□□□□攻克黑鉢山后，即乘勝將胡蘆砦、潦菜砦、塔子□□□□兩辰、陳蘭亭部之各一部擊潰，直抄至大沙壩。當□□□亭部包圍，繳獲不計其數正在統計。我軍正向羅文壩猛追中，詳情報。

全體戰士們！赤區和白區工农羣眾們！

劉湘振川里窮人和白色士兵，振了二十年了，現在他罪惡貫盈死期快到了。

同志們！努力努力還要努力！進攻，進攻，還要進攻！

快快打到綏定、宣漢，活捉唐瘟豬！打到重慶、萬縣！活捉劉湘時，打倒賣國賊劉湘！廢除苛捐雜稅！土地歸農民！沒收劉湘千萬家財，發清二十一軍白色士兵欠餉！增加工資、八小時工作！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救四川、救中國的紅軍萬歲！紅軍勝利萬歲！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八月十六日

川陝全省紅軍家屬代表大會決議

11月4日省字1985號

我們的兒子、我們的丈夫和兄弟，都在前方英勇作戰，都是光榮的紅色戰士，我們都是蘇維埃政權下面最光榮的公民，誓死擁護蘇維埃到底！

在消滅劉湘戰爭當中，我們得了偉大勝利，劉湘受了致命打擊，可是還沒把劉湘打盡，我們要繼續百倍努力，團結全川陝工农，不怕困難，堅決鬥爭，硬要徹底消滅劉湘，粉碎川、陝、鄂三省會剿，爭取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勝利！

我們要做全蘇區公民的模範，要積極把後方工作擔負起來！

一、我們要武裝起來，全體加入赤衛軍、少先隊，我們要宣傳個個窮苦青年起來自動參加紅軍，宣傳窮人送最後一個兒子參加紅軍，武裝保衛我們窮人的蘇維埃；

二、我們用自己的勞動來耕種自己的田地，並督促蘇維埃政府

切實執行代耕制度，重新分配土地，紅軍家屬要分好田好地，加緊秋耕、點冬糧，不讓一寸土地放荒；

三、我們努力參加蘇維埃各種工作，擔任蘇維埃的代表主席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擔任合作社和文化教育工作，參加擁護紅軍委員會來管理自己的事情；

四、我們要加入工會、貧農團，加入女工農婦協會，加入反帝擁蘇大同盟和各種革命團體，並經常參加各種革命團體的工作；

五、我們要幫助和慰勞我們自己的紅軍做鞋、做襪、送小菜，擁護紅軍，幫助醫院工作，自動參加運輸隊、擔架隊，配合紅軍行動；

六、我們要經常寫信給前方戰士，至少每月一次，鼓勵我們的兒子、丈夫和兄弟勇敢殺敵，從前方回家的馬上送他們到前線去，不讓留在家里，一條心消滅劉湘，粉碎敵人的圍剿；

七、我們要積極參加肅反工作，自動捉團正、甲長、反動偵探和隱藏蘇區振勞人的奸細，參加保衛連和偵探隊工作，鞏固我們的蘇維埃工作；

八、我們要個個人學習識字、讀報，自動組織識字班、讀報組。

紅軍家屬代表大會口號大綱

紅軍和窮人是一家人！ 慶祝紅軍打垮全四川的軍閥！ 紅軍的勝利就是窮人的勝利！ 鞏固戰勝劉湘的勝利！ 徹底消滅劉湘！ 打破川陝鄂會剿！ 消滅敵人是窮人自己的事！ 窮人一條心上前線消滅敵人！ 消滅四週敵人，窮人才得太平！ 猛烈擴大卅萬鐵的紅軍！ 送最後的一個兒子參加紅軍！ 弟勸兄、妻勸夫、參加紅軍！ 宣傳個個窮苦青年來參加紅軍！ 窮人都自動來參加紅軍！ 做鞋做襪擁護紅軍！ 切實優待紅軍家屬！ 分好田好地給紅軍家屬！ 實行代耕！ 撫卹傷亡！ 努力參加蘇維埃各種工作！ 徹底平分土地！ 加緊秋耕！ 肅清一切反動！ 衝破五次圍剿！ 驅逐帝國主義！ 打倒國民狗黨！ 武裝擁護蘇聯！ 蘇維埃四川萬歲！ 蘇維埃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工農紅軍萬歲！

(省字 1976 號)

公糧條例 (見圖)

一、推翻了国民党、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取消了苛捐雜稅，組織了工农与自己的苏維埃政权机关、苏維埃公務人員和紅軍以及社会保險，必有一种保障生活的規定，省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會議決在自动原則上、在数量規定範圍內，羣众捐助粮食，这就叫做苏維埃公糧。

二、这公糧規定的数量範圍，是由每个成年、老年、小孩，在每年吃穿俸够，还有剩余的粮食来决定：

甲、成年 收谷在五措以上者，应納苏維埃公糧五升，六措以上納七升半，七措以^①上納一斗，八措以上納一斗二升五，九措以上納一斗五升，十措以上納一斗八(五措以下通通不納公糧)；

乙、老年小孩 由四措以上納五升，五措以上納七升半，六措以上納一斗，七措以上納一斗二升五，八措以上納一斗五升，九措以上納二斗(四措以下不納)；

丙、富农 由三措以上納五升，四措以上納七升半，五措以上納一斗，六措以上納一斗二升五，七措以上納一斗五升，八措以上納二斗。

三、如完全系旱地，即納包谷、麦子、豌豆或雜糧，可分兩季繳納，秋收納五分之三，春收納五分之二(包谷措数以淨米米^②包谷)。

四、公糧的分配，以十分之四作苏維埃公務人員及来往運輸队吃，以十分之四作紅軍吃，以十分之二作社会保險(即發給沒生产能力的鰥、寡、孤、独、廢疾者吃)。

五、公糧集中，以区为單位，每区設置倉庫保存，苏維埃必經常派人看守。

六、公糧升斗的大小及輕重以每斤二十兩，以每升 100 兩(即五斤)，每斗五十斤，按照兩斗即一措計算。

① “措”字是 1933 年川陝苏区的計糧單位，1 措 = 2 斗 = 10 斤 = 200 兩，合現在市稱十二斤八兩。

② “淨米米包谷”一句中的“米米”，是名詞，在四川土話中常見，与米字意义相同，“淨米米包谷”是去过包谷心的純包谷米。

七、本条例自公佈之日施行。

川陝省苏維埃政府

苏維埃組織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 概要說明

1933年2月15日南江县苏維埃政府翻印

南江县第一次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維埃临时組織大綱，但各級的苏維埃还不能詳細的了解与灵活的运用和执行，至目前各級的組織非常不統一与紊乱，甚至苏維埃还不能很快的在羣众的要求之下迅速的建立和执行，因此川北苏区有制定临时苏維埃的組織法与加以說明的必要。

一、什么是苏維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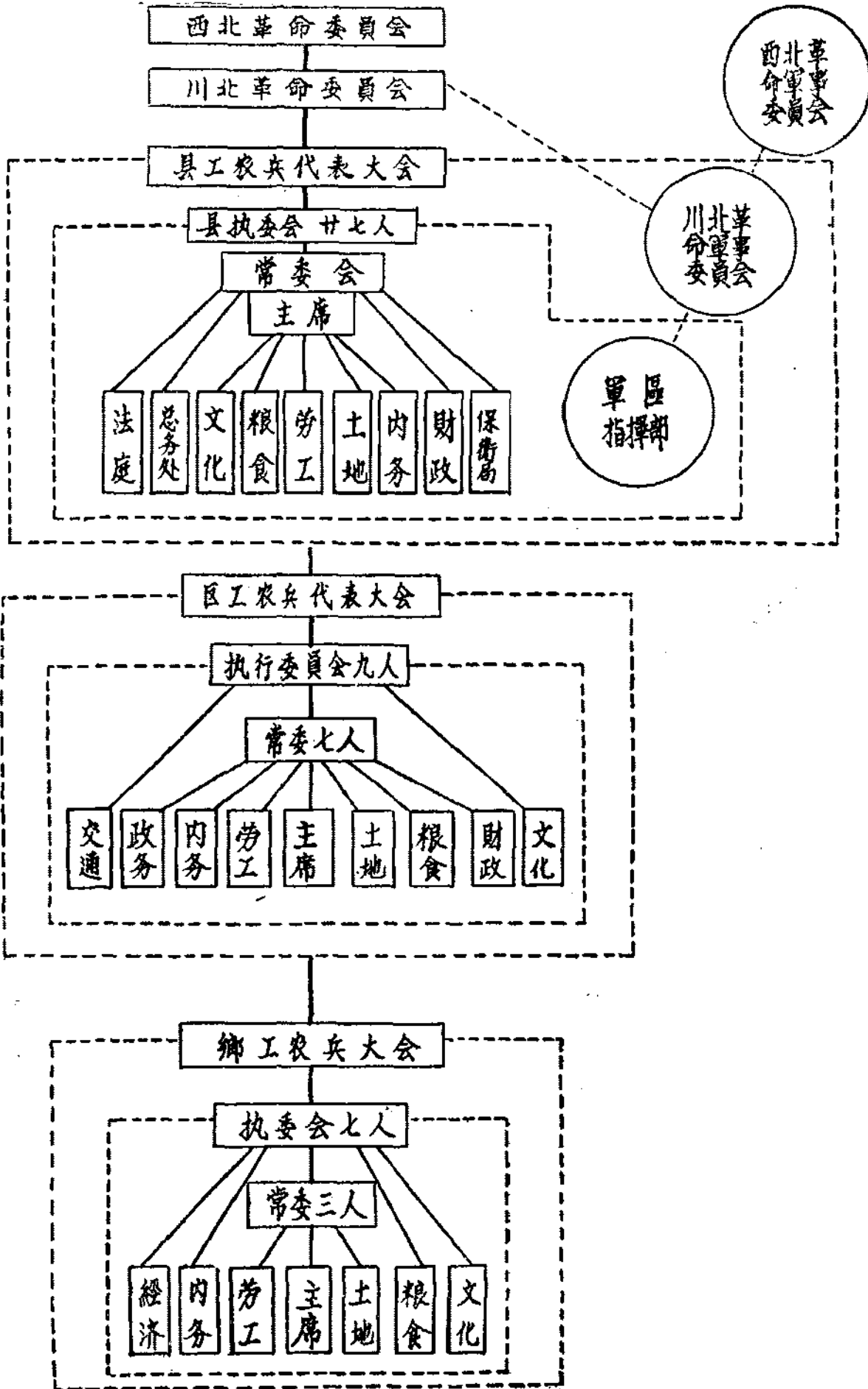
苏維埃是工农代表會議，即是我們工农兵的政权，苏維埃政府，就是我們工农兵穷苦大众的政府。

我們穷苦的工农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紳、地主、資产階級的反动統治，得到徹底的解放，就要建立我們穷苦工农羣众的政权——苏維埃来領導这一階級斗争，因此苏維埃政权也就是領導我們穷苦工农羣众起来斗争的战斗机关。

过去豪紳、地主、資产階級能够压迫剝削我們穷人，就是因为政权握在他們那般狗东西的手上，我們穷苦工农兵从地下翻轉来，只有把政权夺到我們工人、农民、紅軍兵士及一切穷苦大众的手里。在苏維埃政权之下，只有我們工人、农民、紅軍兵士及一切穷苦大众有权选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农、僧侶及一切剝削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权利的。选举人無論何时皆得有撤回被选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要保証苏維埃区域的工农民主專政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劳动法令，順利的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華的統治，达到全中国的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只有無产階級才能領導广大农民与穷苦羣众，完成根本的任务。

起来！为我們工农兵的苏維埃政权来斗争。

二 各級蘇維埃的組織系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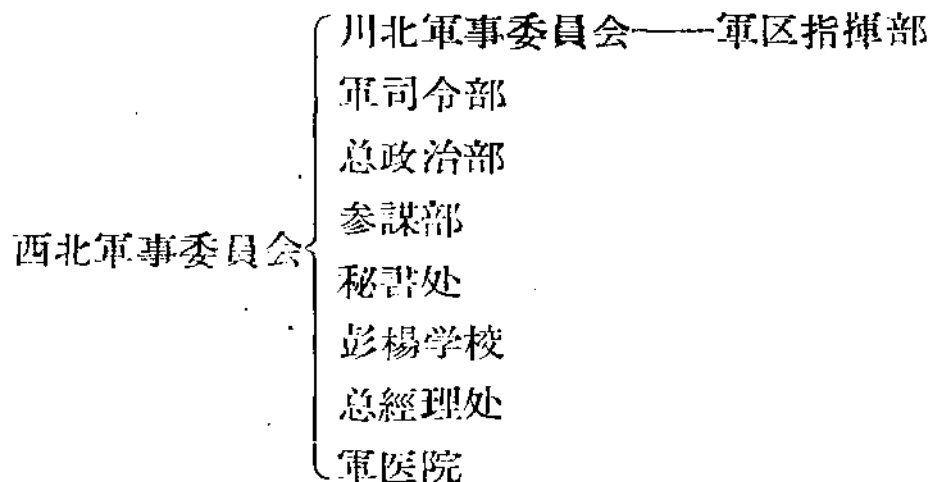
三、工作概要說明

(甲) 关于中央集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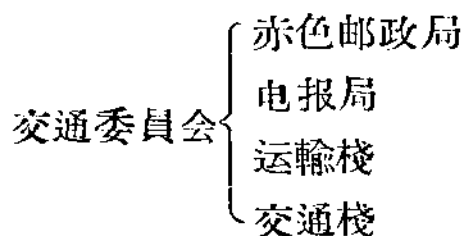
1. 外交委员会 由西北革命委员会設立並辦理全西北苏区外交事項(其條例另定之)。

2. 軍事委员会 統一全西北軍事指揮下設川北革命軍事委员会軍司令部、总政治部、參謀部、秘書处、彭楊学校、經理处、軍医院，各部都有組織大綱和工作條例，各县設立軍区指揮部，指揮部設正指揮一人，副指揮一人，統一全县軍事指揮，直接由軍事委员会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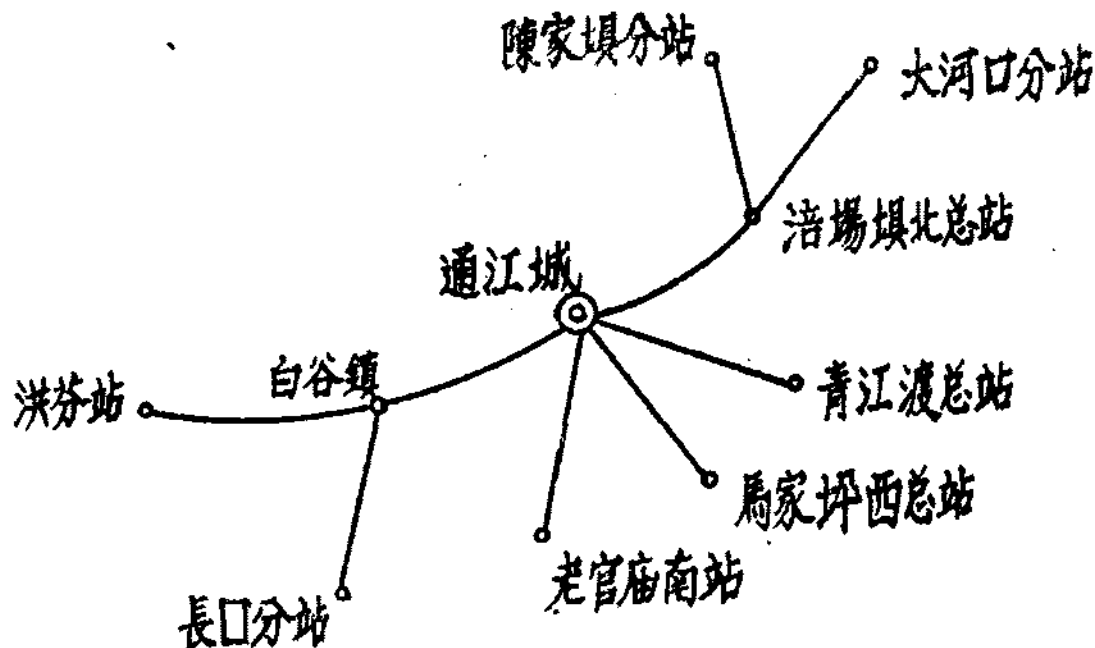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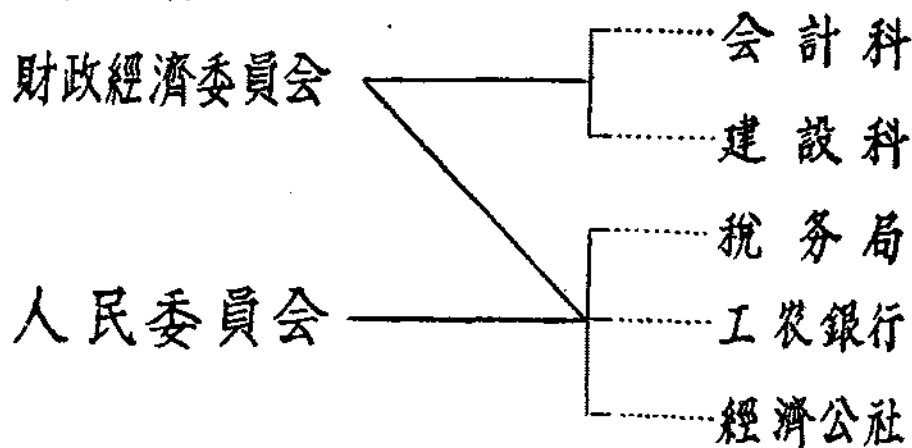
3. 交通委员会 辦理西北区交通事項，下設赤色郵政局(計劃另定)、電報局(計劃另定)、交通站(特別是驛站的建立)、運輸棧，集中騾馬專管運輸事項。



目前交通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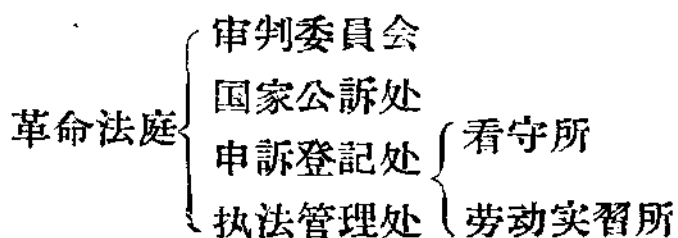
4. 財政經濟委員會 下設立會計科，管理銀錢收支，有多的款子則存放銀行，審查各地賬目，規定預算、決算，要特別注意節省；建設科，辦理蘇維埃經濟建設事項和經營白耳山，開鹽井，辦鍋廠、鐵廠，修築道路等；稅務局，征收統一累進稅，按照財政經濟所出的佈告、章程征收；工农銀行、經濟公社。但銀行、稅務局、經濟公社除由財政經濟委員會管理外，還要受人民委員會指揮和監督。



5. 政治保衛局 按照政治保衛局的工作條例去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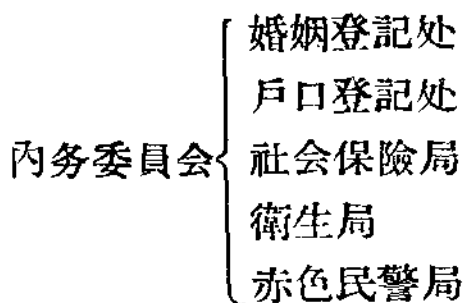
6. 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委員會以正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及其他兩個委員組織之。革命法庭下設二審判，委員會的委員可以擴大數十個，由各地羣眾選舉，如某鄉蘇、某工廠較好的可叫他選舉一人為審判員，不脫離生產，有事臨時召集，不好的審判委員，由革命法庭取消其職權。國家公訴處，研究犯人的證據，應判什麼罪，由國家公

訴員提起公訴。申訴登記處要有人告狀，按照登記規則登記后，定審判日期和審判該案件的委員會，交主席批准后，通知原告、被告按期到法庭審判。執法管理處管理看守所監獄勞動實習所等。



(乙) 關於地方分權的：

7. 內務委員會 下設婚姻登記處，按照婚姻條例登記(條例另定)；戶口登記處，按照戶口登記條例登記，登記蘇維埃下每個人民的新執照(證書條例另規定)；社會保險局，按照工作條例辦理社會救濟事業(工作條例另定)；衛生局，辦理飲食清潔衛生登記，防疫衛生檢查，水井檢查……維持社會上一般秩序，管理宿娼、喝酒、打人、小偷、討飯的事項。



8. 土地委員會 管理水利和設沒收分配科，辦理土地調查登記，發給土地使用証及規定新發展蘇區內的土地迅速沒收分配，實際辦理及土地培養等問題(另規定有條例)。

9. 糧食委員會 管理糧食儲蓄，事先將糧食好好的儲藏，注意糧食的節省，及種子儲藏，按期收藏各種較好的種子，如谷麥、黃豆、蕎麥、紅薯、高粱、包谷、花生、棉花……，以免臨時弄不着種子。糧食調查統計，第一調查統計赤區糧食多少，第二調查赤區每日需要糧食多少，第三調查非蘇區那些地方有糧食多，並調查用什麼方法可以運輸到赤區來，糧食運輸棧按照路程規定棧口，集中騾馬、手車、布袋及運輸糧食的東西，以便好臨時動手其運輸工作。

糧食委員會 { 糧食儲藏
種子儲藏
糧食調查統計
糧食運輸

10. 文化教育委員會 下設學校教育科，整理和創辦列寧小學，開辦蘇維埃學校與培養各種急需的專門人材，審查學校教師等。社會文化科辦理讀報班、識字班、音樂隊、俱樂部、新劇團、化裝講演、通俗演講所及一切社會文化事業和出版、編輯、審查等。

11. 勞工委員會 依照勞動法令執行管理失業工人救濟，向僱主和資本家抽保險費，使工人有其保障，工作介紹，宣佈勞資條約無效，規定工作時間等。

以上工作概要說明，是指西北革命委員會內各部門來說，以明概要，各縣委員會亦可照運用來建立各種委員會工作，但在目前革命戰爭激烈當中廣大的工农羣眾應學習管理蘇維埃政權，許多工作都是要鼓着革命的勇氣來創造，但特別要注意的在艱苦鬥爭中不要造成一種機關工作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切实來建立各部門的實際工作，當幹部缺乏的時候，一方面大膽提拔積極勇敢的工农分子來參加蘇維埃工作，一方面有一個人可兼做數部門工作，但工作系統不要紊亂。

四. 各級蘇維埃工作人員與工資的暫行條例:

1. 縣蘇維埃廿七人，常委十一人，由軍區指揮部指揮長、保衛局局長、財政、內務、土地、勞工、糧食、革命法庭及文化、總務處長、縣蘇主席組織之，縣蘇常委十一人均須脫離生產，每人每月工資六元（伙食費均在內），各部如須工作人員，經過常委或執委會會議，可酌量增加，但脫離生產者不得超過十人，工資酌給，不得超過五元。

2. 區蘇執委十三人，候補二人，常委七人，由主席、土地委員、勞工委員、糧食委員、財政、內務、文化委員七人組織之，常委七人均須脫離生產，每月工資五元（伙食費在內），各部在必要時可增加工作人員，但不得超過四人，工資不得超過五元。

3. 鄉蘇執委七人，加上二個候補，主席、土地、勞工、文化、糧食、內務、財政。常委三人，由主席、勞工、土地三人組織之。脫離生產的只有常委三人，工資每人每月四元（伙食在內），必要時可增加工作人員，但不得超過二人，工資每人每月不得超過四元。

4. 村蘇設主席、土地委員、勞工委員，三人均須參加生產，村蘇不能起火。

5. 軍區指揮，保衛局則另定之。

6. 目前各級蘇維埃剛在組織時，則暫由蘇維埃政府供給膳食照扣，一俟組織就緒，當在停止，由各工作人員自備。

7. 在各交通區站，可設紅軍招待處，專招待來往的紅軍的食宿，各級蘇維埃所設場所由財政經濟委員會可設立工农飯店，專備工作人員食飯，或由工农集体合作。

紅七十三師政治部印 1933年2月10日

對新發展赤區的宣傳大綱

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員會宣傳部印 1933年8月24日 政1830號

（一）窮苦弟兄們，大家都眼見了吧！劉湘、鄧錫侯、楊森、田頌堯、李家鈺、羅澤洲等匪首到赤區來簡直不是人干的活路，地主、豪紳、團正、甲長跟了劉湘一路回來，到處振捐、逼租、抽夫、抽丁、強奸婦女、吊打窮人，窮人糧食都被倒盡，小豬小牛搶吃干淨，各處被屠殺的窮人總在几万，關了牢里的也有几千，這些窮人都是因為出不起款子，^①“拷”不起租，所以才被關被殺，劉湘等匪首是四川人民的公敵，他把四川賣給英、日帝國主義，振窮人款子，弄了槍砲來殺窮人，思想起來，真是痛心。一切事實都打破了劉湘的一切造謠欺騙。再沒有窮人相信劉湘的欺騙了！只有打劉湘等匪首才是生路！

（二）在劉湘沒到赤區來以前，紅軍在我們這個地方窮人都分到田地，得到政權，沒有出一個錢的款子，沒有人抽夫拉丁，紅軍就和家里人一般親愛。只有紅軍才是窮人自己的軍隊！只有蘇維埃政權下，

① “拷”字讀若“印”或“應”，在四川方言中是動詞，當作“量”字講，此處假借，與“交”字義同，“拷不起租”即“交不起租”，但含有實物地租的意義在內。

穷人才有日子过!

(三) 刘湘垮台了, 紅軍正在跟了刘湘勾子后面捻, 我軍已經克复通江城、□坪、麻杂石、老官庙等地, 东路紅軍連佔罗文坝、石窩場、土地堡、鎮龙关、黄金口、普光寺一帶陣地, 西南各路紅軍正向巴中、南江进攻, 綏、宣、巴、南(黃按: 指綏定、宣汉、巴中、南江)立馬可下, 不久將直下兩开、梁、大(黃按: 指开江, 开县、梁平、大竹等地), 打到重庆去活捉刘湘!

(四) 穷人莫要把刘湘看大了, 刘湘振穷人, 振得天怨人怒, 穷人都要吃刘湘的肉, 他的士兵个个反对他, 紅二方面軍又在打他的勾子, 刘湘这次惨敗, 好槍、好彈都已繳尽, 穷人再努一把力就可完全消灭刘湘!

(五) 紅軍是穷人自己的軍隊, 保护穷人的利益, 全四川全中国的穷人都拥护紅軍, 紅軍百万都是一条心, 又有共产党的領導, 所以紅軍能够打胜仗, 紅軍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穷苦弟兄再沒有三心二意, 快快和紅軍一路去打刘湘!

(六) 穷苦父老兄弟姊妹! 你們莫要信發財人和刘湘等匪首的□□, 紅軍打刘湘就是为的救四川穷人, 欢迎穷苦弟兄大家回来安居乐业, 紅軍过去的行动你們都知道, 振穷人的是紅軍的仇敌, 是穷人都都是紅軍的亲兄弟!

(七) 我們現在的章程是:

1. 取消刘湘等匪首所派的一切捐款; 2. 以前分好了的田地, 田地分給誰还归誰所有; 3. 田上的谷子, 田分給誰, 谷子归誰收; 4. 保护穷人和紅軍家屬; 5. 撫卹被白匪害的苏維埃委員和共产党員的家屬以及紅軍家屬; 6. 严拿团正、□長、反动头子, 穷人被迫加入反革命团体或被拉去替白匪放哨的, 一概不究既往; 7. 欢迎穷苦革命学生到苏区做文化工作。

(八) 紅軍只杀团正、甲長, 不杀一个穷人, 紅軍只杀反革命头子, 欢迎被迫穷人自首!

穷人大家自动起来捉反动头子, 捉团正、甲長, 捉国民党头子, 捉清共团头子, 肃清反革命, 穷人过安逸日子。

(九) 窮人們快快回家來安居樂業！打谷子、點冬糧，跟了發財人劉湘跑沒有好處！快快開大會成立自己的蘇維埃政府，保護窮人自己的利益！快快參加紅軍到前方去，活捉劉湘，青年窮苦弟兄成營成連的參加紅軍！快快參加游擊隊、少先隊、赤衛軍來保衛地方！快快分田分地，以前分好了的，田分給誰，便歸誰所有；田分給誰，谷子歸誰收。快快組織割谷隊。將谷子割回家來，不要丟一顆在田里！快快參加運輸隊、担架隊，配合紅軍行動！快快肅清反革命，不讓一個反革命藏在這地方，嚴拿偵探、坐探，嚴拿清共黨、國民黨等反革命頭子，歡迎被迫窮人自首！積極勇敢的工人、雇工、貧農，大家來加入自己的共產黨！

(十) 紅軍打劉湘為的是：

1. 全四川窮人子子孫孫不出款子，不被拉夫；
2. 平分土地，全四川窮人有田地種，不出款子，自耕自救；
3. 消滅賣國賊劉湘，好去打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
4. 消滅劉湘，進一步消滅四川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赤化全川，消滅五次“圍剿”，爭取蘇維埃中國！

我們川陝赤區，現在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壓迫，打倒了地主、豪紳的剝削，我們已經得到土地政權，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和紅軍一路為全川農工的解放奮鬥到底，為鞏固赤區奮鬥到底！為赤化全川奮鬥到底！為蘇維埃中國奮鬥到底！

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宣傳部 8.24 (政 1820)

徹底消滅胡宗南政治保障計劃 秘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年七月十二日印

我們歷來勝利的威風，並繼續而又獲得打過嘉、涪、岷江大勝利了，尤其是與中央西征軍兩大主力會合，更是中國工农紅軍偉大勝利的開始，同時即是中國反動統治階級更快的走上垮台的時期，過去敵人被我們鐵錘打得山崩似的，力量削弱了大半，我們並在过去一切戰爭中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戰鬥力日益增漲和加強，在整個中國兩個階級力量對比上，革命的力量是佔了絕對的優勢。此次紅四方面軍與中央西征軍兩大主力會合，使蘇維埃運動在全國內更有極大

的推动,是奠定了赤化西北与爭取苏維埃新中国的前提,因此,在我們战斗任务上是要乘着兩大主力会合的胜利,敌人积极潰敗瓦解,全国羣众激烈起来反帝反国民党热烈斗争的时候。首先要来將号称蔣介石主力,紅軍手下的敗將胡宗南徹底消灭,以便消灭整个国民党軍閥,並且是拥护苏联以更实际的行动,所以消灭胡宗南是有極大的意义。为实现这一战争之全部胜利,虽然在軍事上要有准备的条件,同时在政治上亦少不了一个大的动員,故特定出这一政治保障计划来,更順利的达到这次战争之圓滿目的。

I、动員

1. 各团馬上要利用在軍事上稍有可能的时间进行一次全团較大的支書指导員以上的會議,討論这次战争的意义如何去进行全体动員。

2. 政治处工作人員要專門开一次会研究动員的办法,立馬分工下連去做动員工作。

3. 每支要举行一次支干会,將这次战争的意义,我們的任务,以及要做的一些实际工作计划好,馬上召集一次全支會議,將这些事情切实透过每个党、团员,並去切实执行。

4. 立即进行战委会执委会,特別要將每个委員的工作緊張起来,召集一次全体战士大会,使个个战士都能了解这一战争意义,鼓起他們的勇气与决心,使他們一致磨拳擦掌的踊躍起来。

5. 各部在五天之内無論如何要將会师的意义七种文件完全討論完,並要使个个战士都了解,尤其是党、团员要了解非常清楚,同时要將紅軍报和赤化全川报上关于消灭胡宗南的动員文字亦要討論記得,並要緊張执行。

6. 以营为單位召集班、排長會議,向战士說明如何积极做准备工作。(黃按:以下几句原件作补遺,这里把它补充进来,不用补遺)在此一帶地方比較寒冷,地土潮湿,吃的大多是杂粮、青稞等,故要特別注意衛生。

II 准 备

1. 各政治部、处要立即进行印刷一批对地方羣众和白兵的宣傳品,分配到各营連。
2. 設法收买大批粮食和牛羊,赶快制成干粮分發各班尽可能的攜帶。
3. 找葛藤化树皮,收买麻及牛尾毛等,每人至少要打三双草鞋。

III 战前的事

1. 支部会要很簡單的进行一次,專門透过这次战争的任务和党、团员应起的领导作用。
2. 临时召集全体战士来談一次話,說明这次战争的目的,我們应如何奋勇,鼓起每个战士的勇气。
3. 政治部、处工作人員要很好的分工,那个招呼火綫上的救护,那个招呼俘虏,以免临时慌張。
4. 按照敌兵苦处,編成口号到火綫上喊,动摇敌人軍心,並要定出最鼓励的口号,以便在冲锋配战时高呼,提高我們战士再接再厉的精神。
5. 在战区内要大大动员当地羣众帮助燒茶煮飯,运输和担架工作。

IV 战 后

1. 所有的彩号要很快的收集起来抬送医院上药,並派人給以很好的安慰,牺牲的同志要立馬派專人找棺材来安埋好;
2. 將所有俘虏完全收集到一塊,加以特別优待,並給以好的宣傳,同时要很快的將內面官長划分出来;
3. 地方工作人員馬上分工到附近各处宣傳羣众,調查一切情形和号召羣众回家營業;
4. 各部即速进行一次會議,將这次战争的經過詳細研究一下,並作一大的鼓励;
5. 通知各部要教育全体战士与羣众友爱,特別要顧及政治影响! (完)

1927年宜兴秋收起义

严学熙

一九二七年春夏間，蔣介石、汪精衛国民党叛卖了革命。中国共产党繼續战斗，高举革命大旗，举行武装抵抗。“八一”起义之后，党又领导了各地秋收起义。我利用假期，調查到一些江苏宜兴秋收起义的资料，簡述如下：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在宜兴每亩土地增收特捐2元，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滿，宜兴党组织就领导农民起义反抗。11月1日，万鎰、史家楨兩同志召集农民开会，上午十点多鐘，在南門内宜兴中学以农民协会名义宣佈起义。数千农民背着鋤头釘耙，手持紅旗，頸系紅布，高呼“反对特捐”，“打倒土豪劣紳”口号，从四面八方向伪县政府集中。枪声一响，起义正式开始，伪县府衛队和商团大部被繳械；水警队企圖頑抗，很快地被起义农民击潰了。伪县长周亞南、伪公安局長張大綱、国民党县党部和其他头目均狼狽逃避。起义农民佔領了宜兴县城，到二日为止，搗毀了三十多个土豪劣紳的住宅，逮捕土劣朱宝仙、徐祝三、徐蔭軒、潘瑞生、張錦濤等数人，当众宣佈其罪狀，判处死刑，立即槍決。

起义农民佔領宜兴县城整整兩天，国民党从無錫調来了十三軍第一师的一个营和水警一队，伪民政厅长鈕永建聞訊后馬上命令苏州“游击队”乘淺水艦赶赴宜兴，还派出了飞机一架进行偵察，国民党使用了水、陆、空军与宜兴商团、水警队的殘部，对起义农民进行殘酷的鎮压。

为了不作無謂牺牲，保持革命的有生力量，万鎰、史家楨等指揮农民撤离宜兴县城。反革命在宜兴又复辟了，白色恐怖籠罩着宜兴，被捕的起义农民全被拖到伪县政府門前不問情由一律慘遭槍杀，可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起义失败后退到农村的共产党员和起义农民仍坚持武装斗争，到处襲击反动軍队和商团，予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兩月后，宜兴县长胡觉艳不得不再度向“滬宁綫苏、常鎮警戒司令”急电求援，电文說：“据探报，距城四十里，共党秘密集会，希圖再举，危急万狀，乞轉国民政府軍事委员会派兵救援，以免复亡……”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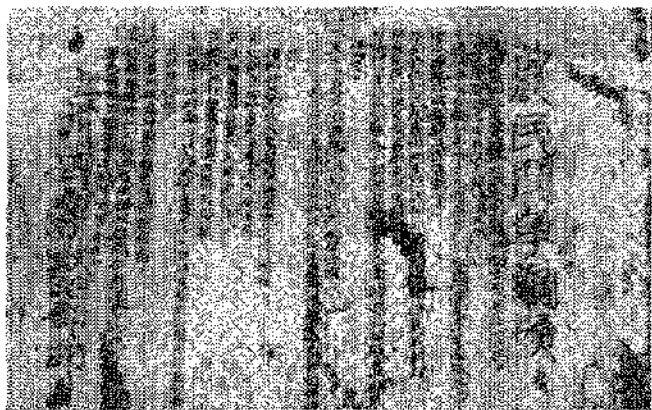
宜兴起义后不几天，無錫也成立了农民革命軍，發动了一次大起义。接着江陰、常熟等县亦展开了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后方，支援了“八一”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1927年11月1日这个可歌可泣的日子將永远留在宜兴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里。

川陝區革命根據地文獻

(以下十六種均與日敵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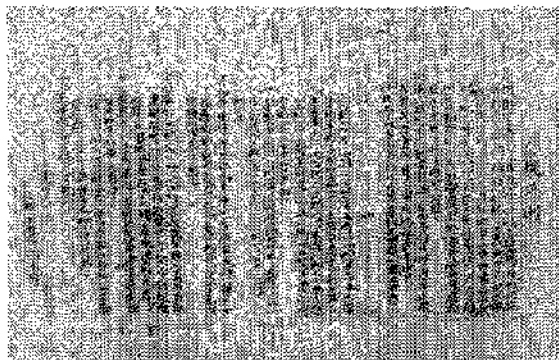
農民斗争綱領

原件 43.8 公分 × 82.8 公分，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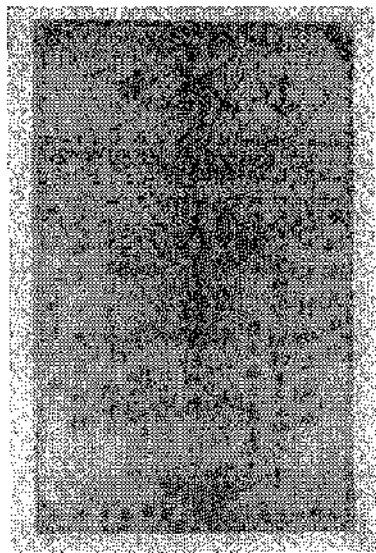
公糧條例

原件 23.0 公分 × 13.8 公分，四川省博物館藏。



平分土地办法

原长 54.7 公分 × 47.8 公分，四川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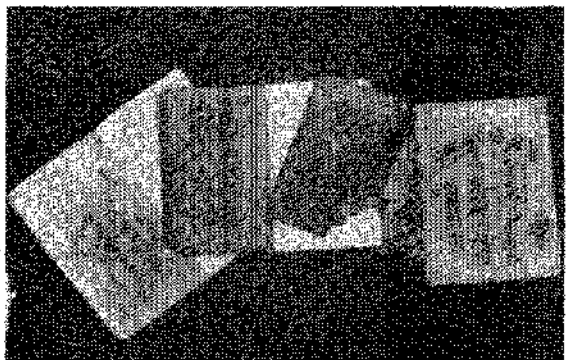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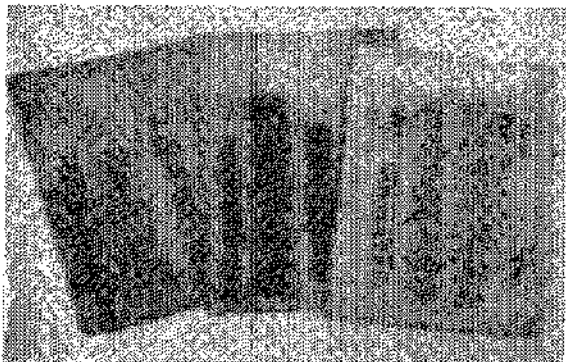
土地使用証

原长 29.2 公分 × 13.8 公分。

四川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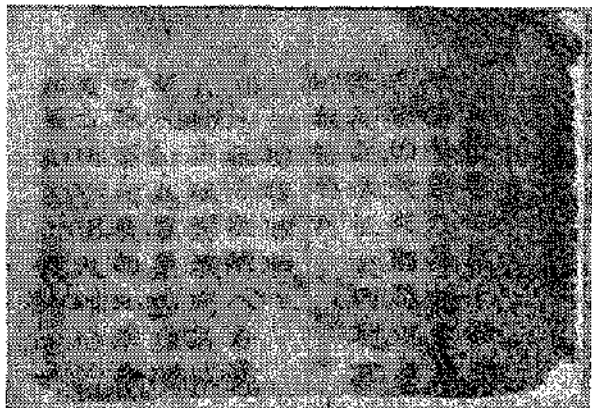
川陝蘇維埃政府印發的文件

原件藏四川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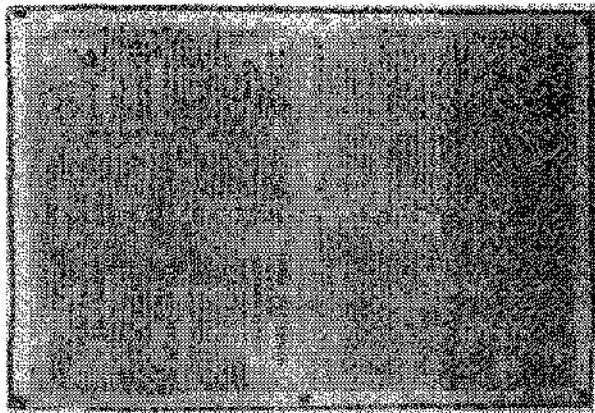
“紅色战士叢書”

原件 12.8 公分 × 9.1 公分，重慶市博物館藏。



“川北竊人”

原件 54 公分 × 36.5 公分，重慶市博物館藏。



紅軍家屬優待証

原長 2.2 公分 × 3.5 公分，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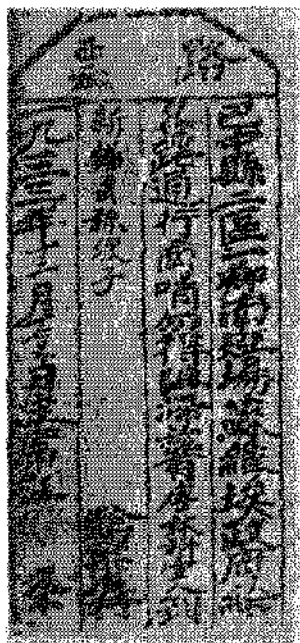
印政府埃維志

印人，現存重慶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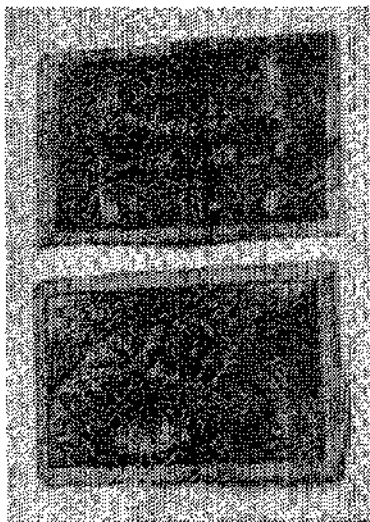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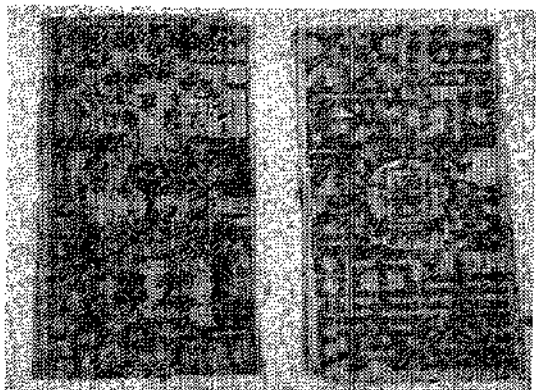
路票

原長 22.8 公分 × 10 公分，
四川省博物館藏。



工農銀行壹串布幣

原長 1.8 公分×2.5 公分，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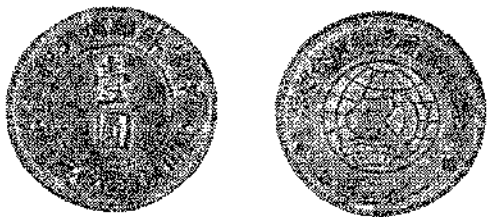
工農銀行壹串紙幣

原長 15.0 公分×8.5 公分，
四川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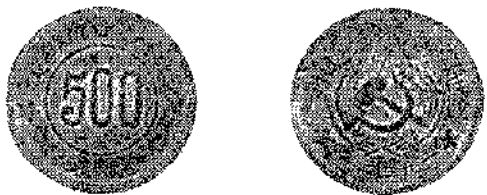
川 陕 区 的 硬 币

原六、原陕西民俗博物馆藏。

硬 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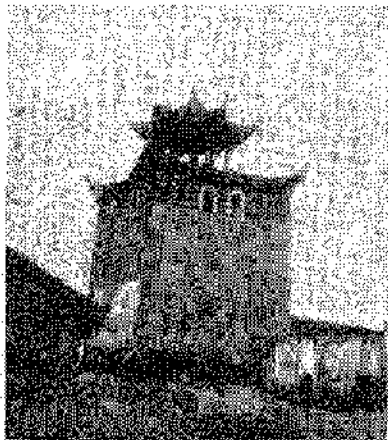
五 百 文 硬 币



二 百 文 硬 币



1.



貴州白旗起義

遺跡

(保養行署)

1. 起義軍在貴安兵站山麓建築的
圍城(1863年)。

2. 起義軍總部保界林在貴山麓的
遺址。

3. 為祖元墓，在安順城北門外，
是當年起義軍的起義人民的墓之一。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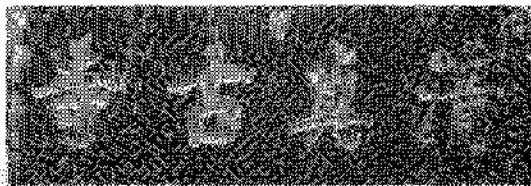


3.



4. 起義軍總司令部在貴山麓新
建寺廟的遺址，是起義軍總司令部，貴
山麓的起義軍司令部被毀的紀念。

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材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档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 四、凡保有下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数量較大、郵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杂志或單册印行。
-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3

1958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58年 第3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以陽文①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本刊徵求下列資料

1. 二十世紀之支那、新广东、新湖南、醒獅(1905年5期以后)、復報(10期及12期以后)、漢幟、國民報、新紀元、河南、四川、滇話、越報、洞庭波、第一晉話報、揚子江、夏聲(9期以后)、粵西、豫報、江西、漢風、天義報、雲南(17、21、22、23号)、浙江潮(11、12号)及辛亥前后的其它报刊。
2. 有关“五四运动”的原始文件、回忆录及書刊。
3. 有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时期的革命文献(包括档案、回忆录、調查記、人物傳記等)。
4. 有关北洋軍閥、国民党新軍閥的派系斗争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結的各种資料。
5. 辛亥革命以后到1949年、各种革命的报纸什誌。

近代史资料 (双月刊)

1958年 第3期 总20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352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总发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京) 1— 6,800

1958年6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元

本刊代号: 2—147